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8n0224

# 道行般若經

後漢 支婁迦讖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1 道行品
  - 2 難問品
  - 3 功德品
  - 4 漚拘舍羅勸助品
  - 5 泥犁品
  - 6 清淨品
  - 7 嘆品
  - 8 持品
  - 9 覺品
  - 10 照明品
  - 11 不可計品
  - 12 譬喻品
  - 13 分別品
  - 14 本無品
  - 15 阿惟越致品
  - 16 怛竭優婆夷品
  - 17 守空品
  - 18 遠離品
  - 19 善知識品
  - 20 釋提桓因品
  - 21 貢高品
  - 22 學品
  - 23 守行品
  - 24 強弱品
  - 25 累教品
  - 26 不可盡品
  - 27 隨品
  - 28 薩陀波倫菩薩品
  - 29 曇無竭菩薩品
  - 30 囑累品
- 卷目次

- 001
- 002
- 003
- 004
- 005
- 006
- 007
- 008
- 009
- 010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6.R2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.tw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24 [Nos. 220(4 or 5), 225-228, cf. 229]

## 道行般若經序

釋道安撰

大哉智度！萬聖資通，咸宗以成也。地合日照，無法不周，不恃不處，累彼有名，既外有名，亦病無形，兩忘玄莫，喟然無主，此智之紀也。夫永壽莫美乎上乾，而齊之殤子；神偉莫美於凌虛，而同之[仁-二+肙]滯；至德莫大乎真人，而比之朽種；高妙莫大乎世雄，而喻之幻夢。由此論之，亮為眾聖宗矣。何者？執道御有，卑高有差，此有為之域耳；非據真如、遊法性、冥然無名也。據真如、遊法性、冥然無名者，智度之奧室也。名教遠想者，智度之蘧廬也。然在乎證者，莫不[貝*賓]其生無而惶眩；存乎邇者，莫不忿其蕩冥而誕誹。道動必反，優劣致殊，眩誹不其宜乎！不其宜乎！要斯法也，與進度齊軫，逍遙俱遊，千行萬定莫不以成。眾行得字而智進全名，諸法參相成者，求之此列也。具其經也，進咨第一義以為語端，退述權便以為談首；行無細而不歷，數無微而不極；言似煩而各有宗，義似重而各有主。璅見者慶其邇教而悅寤，宏哲者望其遠標絕目。陟者彌高而不能階，涉者彌深而不能測，謀者慮不能規，尋者度不能盡。既窈冥矣！真可謂大業淵藪，妙矣者哉！然凡諭之者，考文以微其理者昏其趣者也；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 者也。何則？考文則異同每為辭，尋句則觸類每為旨 ；為辭則喪其卒成之致，為旨 則忽其始擬之義矣。若率初以要其終，或忘文以全其質者，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。從始發意逮一切智，曲成決著八地無染，謂之智也，故曰遠離也。三脫照空，四非明有，統鑑諸法，因後成用，藥病雙亡，謂之觀也。明此二行，於三十萬言，其如視諸掌乎。顛沛草次，無起無此也。佛泥曰後，外國高士，抄九十章，為道行品。桓靈之世，朔佛齎詣京師，譯為漢文，因本順旨 ，轉音如已，敬順聖言，了不加飾也。然經既抄撮合成音投，音殊俗異，譯人口傳，自非三達，胡能一一得本緣故乎？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，古賢論之，往往有滯。仕行恥此，尋求其本，到于闐乃得，送詣倉垣，出為放光品。斥重省刪，務令婉便，若其悉文，將過三倍。善出無生，論空持巧，傳譯如是，難為繼矣。二家所出，足令大智煥爾闡幽。支讖全本。其亦應然。何者？抄經刪削，所害必多。委本從聖，乃佛之至戒也。安不量末學，庶幾斯心，載詠載玩，未墜于地，檢其所出，事本終始，猶令折傷玷缺[病-丙+((日/月)*戈)]然無際。假無放光，何由解斯經乎？永謝先哲，所

蒙多矣！今集所見為解句下，始況現首，終隱現尾；出經見異，銓其得否，舉本證抄，敢增損也。幸我同好飾其瑕謫也。
道行般若經卷第一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## 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品第一

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摩訶比丘僧不可計，諸弟子舍利弗、須菩提等；摩訶薩菩薩無央數，彌勒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等。
月十五日說戒時，佛告須菩提：「今日菩薩大會，因諸菩薩故，說般若波羅蜜，菩薩當是學成。」
舍利弗心念言：「今使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，自用力說耶？持佛威神說乎？」
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語舍利弗言：「敢佛弟子所說法、所成法，皆持佛威神。何以故？佛所說法，法中所學，皆有證、皆隨法，展轉相教，展轉相成，法中終不共諍。何以故？時而說法，莫不喜樂者，自恣善男子、善女人而學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佛使我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，菩薩當從中學成。佛使我說菩薩，菩薩有字便著菩薩有字，無字何而法中字菩薩，了不見有法菩薩，菩薩法字了無，亦不見菩薩，亦不見其處，何而有菩薩當教般若波羅蜜，作是說般若波羅蜜？菩薩聞是，心不懈怠，不恐不怯不難不畏，菩薩當念作是學，當念作是住。當念作是學，入中心不當念是菩薩。何以故？有心無心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有心無心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心亦不有，亦不無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處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而心亦不有亦不無，亦不能得，亦不能知處者？如是亦不有，亦不無，亦不有有心，亦不無無心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亦不有有心，亦不無無心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為佛學佛而學者，不說空身慧空身慧而說最第一。菩薩從是中，已得阿惟越致，學字終不復失般若波羅蜜。如是菩薩以在般若波羅蜜中住，欲學阿羅漢法，當聞般若波羅蜜，當學、當持、當守；欲學辟支佛法，當聞般若波羅蜜，當學、當持、當守；欲學菩薩法，當聞般若波羅蜜，當學、當持、當守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法甚深，菩薩如學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我熟念菩薩心不可得，亦不可知處，亦不可見何所，是菩薩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能及說，亦不能逮說菩薩字，菩薩無有處處，了不可得，亦無而出，亦無如入，亦無如住，亦無如止。

何以故？菩薩字了不可得故，無如住、無如止，作是說般若波羅蜜，菩薩聞是心不懈倦，不難不恐不畏，以入阿惟越致中悉了知，不可復退。
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色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住色中為行識，住痛痒思想生死識中為行識。不當行識，設住其中者，為不隨般若波羅蜜教。何以故？行識故，是為不行般若波羅蜜；不行者，菩薩不得薩芸若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，得般若波羅蜜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色不受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受；不受色者為無色，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者為無識。般若波羅蜜不受。何以故不受？如影，無所取、無所得故不受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一切字法不受，是故三昧無有邊、無有正，諸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薩芸若不受。何以故？菩薩不當持想視薩芸若。設想視者為不了，為如餘道人不信薩芸若。何以故？反謂有身，正使餘道人信佛。信佛已，反持小道入佛道中。入佛道中已，不受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受，不受已亦未曉，尚未成，亦不見慧，亦不於內見慧，亦不於外見慧，亦不於餘處見慧，亦不於內痛痒思想生死識見慧，亦不於外痛痒思想生死識餘處見慧，亦不於餘處脫，以學成就佛了知，從法中以脫去，謂法等一泥洹。菩薩莫作是行，莫內外視法，吁與般若波羅蜜等，一切無所受、無所從，誰得法？無所持、無所收，亦無所泥洹想。是故菩薩般若波羅蜜亦不受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受，亦不中道般泥洹，悉具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佛十八事，是故菩薩般若波羅蜜。菩薩已入般若波羅蜜中行，當作是視：何所是般若波羅蜜？在何所般若波羅蜜中法了不能得、了不能知處？是故般若波羅蜜菩薩當作是念，聞是不懈不却不恐不畏不難，知是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，菩薩當了知如是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何因曉般若波羅蜜？色離本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離本識，般若波羅蜜離本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菩薩設使出是中，便自致薩芸若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。菩薩出是中，便自致薩芸若，何以故？薩芸若無所從生，無所從生如是，菩薩疾近作佛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於薩芸若中無所罣礙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菩薩精進作是語：『設使行色為行想，設生色行為行想，設觀色行為行想，設滅色行為行想，設空色行為行想，設識行立欲得為行想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行為行想，生識行為行想，觀識行為行想，滅識行為行想，空識行為行想。』如是菩薩為反行

想，作是守行者，為不守般若波羅蜜，為不行般若波羅蜜。若想行者，菩薩護行，當莫隨其中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行色，不生色行，不觀色行，不滅色行，不空色行；不痛痒思想生死識行，不生識行，不觀識行，不滅識行，不空識行；不行色，不色想行，不色生行，不色觀行，不識滅行，不識空行；亦無見亦無行，亦無見行，無行無見，亦復無行，亦無止行。如是為無見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無所從來亦無所持，菩薩摩訶薩一切字法不受字，是故三昧無有邊、無有正，諸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知。菩薩摩訶薩隨三昧者，疾得作佛。」
持佛威神，須菩提說是語，菩薩皆得阿惟越致字，前過去佛時得作佛，隨三昧亦不見三昧，亦無有三昧想，亦不作三昧，亦不念識三昧，亦不想識坐三昧，亦不言我三昧，已隨是法者無有疑。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所三昧隨行？菩薩已得阿惟越致字，前過去佛時得作佛，可得見三昧處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可得見也。舍利弗！善男子亦不知亦不了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以故不知不了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亦不得三昧，亦無有三昧，亦不得字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如我所說，空身慧作是為諸菩薩為隨般若波羅蜜教，菩薩作是學，為學般若波羅蜜也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菩薩學如是，為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舍利弗問佛言：「如是為學何法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為學無所學法。何以故？法無所逮得，莫癡如小兒學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誰能得是法？」
佛言：「無所得，是故得無所得法。莫癡如小兒學者，謂有字不能得，欲學習入法中，適為兩癡耳，亦不知亦不曉，亦不了法。何以故？學字是色，欲得是致，是故不了法，所念亦不逮。如是不曉不信故，不於法中住，反呼有身，是故癡如小兒學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作是學為不學？」
佛言：「作是學為不學，佛不作是學為學，佛得作佛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天中天！若有問者是幻，為學佛得作佛。或作是問，當何以教之？」
佛言：「我故自問，若隨所報之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幻與色有異無？幻與痛痒思想生死識有異無？」
須菩提報佛言：「爾天中天！幻與色無異也，色是幻，幻是色，幻與痛痒思想生死識等無異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須菩提所想等，不隨法從五陰字菩薩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菩薩學欲作佛，為學幻耳。何以故？幻者當持，此所有當如，持五陰幻如，色色六衰五陰如，幻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作是語字六衰五陰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有新學菩薩，聞是語得無恐怖？」
佛言：「設使新學菩薩，與惡師相得相隨，或恐或怖；與善師相得相隨，不恐不怖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所菩薩惡師者，當何以知之？」佛言：「其人不尊重摩訶般若波羅蜜者，教人棄捨去遠離菩薩心，反教學諸雜經，隨雜經心喜樂，復教學餘經，若阿羅漢、辟支佛道法，教學是事，勸乃令諷誦，為說魔事魔因行壞敗菩薩，為種種說生死勤苦，言：『菩薩道不可得。』是故菩薩惡師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所菩薩善師，何行從知之？」佛言：「其人尊重摩訶般若波羅蜜，稍稍教人令學成教，語魔事令覺知、令護魔，是故菩薩善師也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何因為菩薩？何故正字呼菩薩？」
佛言：「諸經法悉學悉曉，了知諸經法，爾故字為菩薩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悉曉了知諸經法，爾故字菩薩。何以故復呼摩訶薩？」
佛言：「摩訶薩者，天上天下最尊，爾故字摩訶薩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我亦樂聞何以故為摩訶薩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若樂聞者，佛當為若說之。摩訶薩者，悉自了見悉了知，十方天下人、十方所有悉曉了知——知人壽命，知有惡無惡、樂不樂、有志無志，悉曉了知——見為說法，如是無所著，爾故字為摩訶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請問摩訶薩者，何所字摩訶薩？設是菩薩心無有與等者，無有能逮心者，諸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心。佛心如是，心無所著，心無所出、無所入。設佛心無所出、無所入，為無所著心，爾故復為摩訶薩正上無有與等者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因菩薩心無所著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心無所生，爾故無所著。」
邠祁文陀弗白佛言：「何因呼菩薩為摩訶僧那僧涅，摩訶衍三拔致？佛說號如是，爾故為摩訶僧那僧涅，摩訶衍三拔致？」
須菩提復白佛言：「何因菩薩摩訶薩為摩訶僧那僧涅？何從知菩薩摩訶薩為摩訶僧那僧涅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心念如是：『我當度不可計阿僧祇人悉令般泥洹，如是悉般泥洹，是法無不般泥洹一人也。』何以故？本無故。譬如幻師於曠大處化作二大城，作化人滿其中，悉斷化人頭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寧有所中傷死者無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無。菩薩摩訶薩度不可計阿僧祇人，悉令般泥洹，無不般泥洹一人也。菩薩聞是，不恐不畏不悉不捨去就餘道，知是則為摩訶僧那僧涅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我從佛聞，念其中事如是，不為摩訶僧那僧涅。何以故？作是為者，無有作薩芸若，無所供養，人無作者，為何等所人作摩訶僧那僧涅？色無著無縛無脫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。」
邠祁文陀弗謂須菩提：「色無著無縛無脫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。何謂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色無著無縛無脫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。」
邠祁文陀弗言：「何謂色無著無縛無脫？何謂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？」
須菩提語邠祁文陀弗：「色如幻，無著無縛無脫，痛痒思想生死識如幻，無著無縛無脫，無有邊，無著無縛無脫。譬如空，無著無縛無脫，無所生，無著無縛無脫，是故菩薩摩訶薩摩訶僧那僧涅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因為摩訶衍三拔致？何所是摩訶衍？從何所當住衍中？何從出衍中？誰為成衍者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摩訶衍，摩訶衍者，無有正也，不可得邊幅。」
須菩提問佛言：「我欲知衍從何所出生？從三處出，自致薩芸若中住，亦無有從中出生者，亦無有甫當來出者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正使生已，甫當來出者，假令有兩法者不可得法，設不從得者，復從何法出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摩訶衍，於天上天下人中，正過上無有與等者，衍與空等，如空覆不可復計阿僧祇人，摩訶衍覆不可復計阿僧祇人，爾故呼摩訶衍，摩訶衍者。亦不見來時，亦不見去時，亦不見住處，亦不中邊見，亦不於是聞見，亦無所見，亦不於三處見，字如是。天中天！爾故為摩訶衍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爾故為摩訶衍。」
邠祁文陀弗白佛言：「尊者須菩提，佛使說般若波羅蜜，乃至說摩訶衍事為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得無過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若說般若波羅蜜不過也，適得其中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亦不念彼間，亦不於是間念，亦不無中央念，色亦無有邊，菩薩亦無有邊，色與菩薩，不可逮、不可得，一切菩薩，不可得不可逮，何所是菩薩般若波羅蜜？當何從說？菩薩都不可得見，亦不可知處，當從何所說般若波羅蜜？菩薩轉復相呼菩薩？云何天中天想如字耳，何如為意？意無處處，意無形形，意本是形法。何等為色？色不可得見，亦無有身，是中何所有色者。痛

痒思想生死識，識不可得見，菩薩亦不可得見，菩薩識了不知處處，亦不可見，一切菩薩了無有處，了不可見，何所為菩薩般若波羅蜜？如是說菩薩，都不可得見，亦不可知處處，了無所有，當從何所法中說般若波羅蜜？爾故字為菩薩。
「如是如是，字想亦無，字亦無想，何所為意？意誰字？意至本，本意生，意是無形。何因是識？不可得持，至本亦無所持，何因有識？如是法形，形亦無有本，設無有本，法亦無誰作，亦無有本，本無有本，當何從說？般若波羅蜜，亦無有異處，亦無有本，菩薩法亦無所得，有行菩薩聞是，不恐不畏不難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，行般若波羅蜜法。當熟思惟如是，是時為不入色。何以故？色無所生為非色，設爾非色為無色，亦無有生，從其中無所得，字為色。法中本無，無是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視法思惟深入法，是時亦不入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何以故？識無所生，為非識故，亦不出識中，亦不入識中，法中計了無所有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我聽須菩提所說法中事，如是菩薩無所出生。設菩薩無所出生者，菩薩如，用何等故，謙苦行菩薩道？設用十方天下人故，何能忍是謙苦？」
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我亦不使菩薩忍是謙苦也。行菩薩之道者，菩薩自念：『我不錄是謙苦行。』何以故？菩薩心不當作是念言：『我忍謙苦心未曾有念。』是不當作是念，為用不可計阿僧祇人故，欲令安隱，念之如父，念之如母，念之如子，念之如身無異，常當慈念之。菩薩當作是持心，一切菩薩不見，亦不知處，如是內法外法，當作是念，當作是行。菩薩作是行不為忍謙苦。舍利弗！設使如是所語，菩薩不見出生，菩薩為無所出生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菩薩無所出生，薩芸若亦無所出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薩芸若無所出生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菩薩如是所語，菩薩不見出生，菩薩為無所出生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菩薩無所出生，薩芸若亦無所出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薩芸若無所出生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薩芸若無所出生，悉逮得禪亦無所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悉逮得禪亦無所生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是中菩薩無所生，菩薩為無所生，薩芸若亦無所生；薩芸若法為無所生，悉逮得禪具足亦無所生；悉逮得禪法亦無所生，是為無所逮得菩薩，為無所逮得薩芸若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無所生法逮得無所生，亦無所生法逮得，亦無無無所生逮得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無無無所生逮得無所生法，是故無所生逮法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設使無所生法生，復無無所生，是故無所生逮得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設使須菩提無所生，無無所生，是故無所生。須菩提無所生。」
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無所生無所生樂聞。舍利弗！無所生樂，是故為樂。」
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無所生聞是為聞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聞是語。」
須菩提語舍利弗：「無無所語，是為語無所語，是為樂無所樂，是故語，是故樂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於法中第一尊。何以故？如尊者須菩提，隨所問則報。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佛弟子所說法，十方亦不知，所化來時，隨所問則解。何以故？十方法亦不知所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從何所法中度菩薩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從般若波羅蜜中生。說是法時、若讀時，菩薩信不疑，菩薩當知之，有隨是法不增，不隨是法不減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隨是法亦不增，不隨是法亦不減，隨法教一切人，隨法者不失一切人，皆使得菩薩摩訶薩。何以故？一切人悉學法，其法俗如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舍利弗！所解法如舍利弗言無異。何以故？人身當諦念，當作是了知，人身若干種空，其念亦若干種空。當了知是人身難了知，所念難了知。舍利弗！菩薩當作是學！當作是行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難問品第二

爾時釋提桓因與四萬天子，相隨俱來共會坐；四天王與天上二萬天子，相隨來共會坐；梵迦夷天與萬天子，相隨來共會坐；梵多會天與五千天子，相隨來共會坐。諸天子宿命有德，光明巍巍，持佛威神、持佛力，諸天子光明徹照。釋提桓因白須菩提言：「賢者須菩提！是若干千萬天子大會，欲聽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。云何菩薩於般若波羅蜜中住？」
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是若干千萬天子樂者，聽我當說。」
須菩提持佛威神、持佛力，廣為諸天子說般若波羅蜜：「何所天子未行菩薩道，其未行者今皆當行。以得須陀洹道，不可復得菩薩

道。何以故？閉塞生死道故。正使是輩行菩薩道者，我代其喜，我終不斷功德法，我使欲取中正尊法，正欲使上佛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勸樂諸菩薩學乃爾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須菩提當報恩，不得不報恩。何以故？過去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皆使諸弟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，怛薩阿竭時亦在其中學，如是中法令自致作佛，用是故，當報佛恩。我亦復作是說般若波羅蜜，菩薩亦當復受菩薩法，我復勸樂，我皆受已、皆勸樂已，菩薩疾逮作佛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當所問者聽所問，菩薩云何住般若波羅蜜中，持空法菩薩於般若波羅蜜中住。拘翼！菩薩摩訶薩摩訶僧那僧涅摩訶衍三拔致，色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，須陀洹不當於中住，斯陀含不當於中住，阿那含不當於中住，阿羅漢不當於中住，辟支佛不當於中住，佛不當於中住。有色、無色不當於中住，有痛痒思想生死識、無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，有須陀洹、無須陀洹不當於中住，有斯陀含、無斯陀含不當於中住，有阿那含、無阿那含不當於中住，有阿羅漢、無阿羅漢不當於中住，有辟支佛、無辟支佛不當於中住，有佛、無佛不當於中住。色無無常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無常不當於中住，色若苦若樂不當於中住，色若好若醜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若苦若樂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若好若醜不當於中住，色我所非我所不當於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我所非我所不當於中住，須陀洹道不動成就不當於中住，須陀洹道成已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須陀洹道七死七生便度去，是故須陀洹道不當於中住。斯陀含道不動成就不當於中住，斯陀含道成已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斯陀含道一死一生便度去，是故斯陀含道不當於中住。阿那含道不動成就不當於中住，阿那含道成已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阿那含道成已，便於天上般泥洹，是故阿那含道不當於中住。阿羅漢道不動成就不當於中住，阿羅漢道成已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阿羅漢道成已，便盡是間無處所，於泥洹中般泥洹，是故阿羅漢道不當於中住。辟支佛道不動成就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辟支佛道成已，過阿羅漢道，不能及佛道，便中道般泥洹，是故辟支佛道不當於中住。佛道不當於中住。何以故？用不可計阿僧祇人故作功德，以不可計阿僧祇人，我皆當令般泥洹正於佛中住，是故佛道不當於中住。」
舍利弗心念言：「佛當云何住？」
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問舍利弗言：「云何佛在何所住？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佛無所住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心無所住止，不在動處止，亦無動處止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菩薩當作是學，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住亦不可住，當作是住，學無所住。」
是時諸天子心中作是念：「諸閱叉輩尚可知所念，閱叉若大若小所語悉可了知，尊者須菩提所語了不可知。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謂諸天子言：「是語難了，亦不可聞，亦不可知。」
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：「是語當解，今尊者須菩提深入深知。」
須菩提復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語諸天子言：「已得須陀洹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出去；已得斯陀含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去；以得阿那含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去；已得阿羅漢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去；已得辟支佛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去；以得佛道證，若於中住不樂因去。」
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：「尊者須菩提所說乃爾，當復於何所更索法師如須菩提言者？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語諸天子言：「法師如幻，欲從我聞法，亦無所聞，亦不作證。」
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：「云何法作是，聞人如是？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，語諸天子言：「幻如人，人如幻乎？我呼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道悉如幻，正使佛道，我呼亦如幻。」
諸天子語須菩提：「乃至佛道亦復呼如幻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乃至泥洹亦復如幻。」
諸天子問須菩提：「乃至泥洹泥洹及泥洹亦復如幻？」
須菩提語諸天子：「設復有法出於泥洹，亦復如幻。何以故？幻人、泥洹賜如空，無所有。」
舍利弗、邠祁文陀羅弗、摩呵拘私、摩呵迦旃延，問須菩提：「何等為般若波羅蜜相？從何等法中出？」
須菩提報言：「從是法中出阿惟越致菩薩，是為般若波羅蜜相。如是諸弟子聞法，悉具足疾成阿羅漢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般若波羅蜜中說相如是，從法中無所出。何以故？法中無所有、無所聞、無所得，如法比丘，無所聞法，無所得法，從是法中無所受。」
釋提桓因心念言：「尊者須菩提所說為雨法寶，我寧可作華持散尊者須菩提上。」
釋提桓因則化作華散須菩提上。須菩提心則了知，言：「是華不出忉利天上，我曾見是華，是華所出生散我上者，化作耳、化成耳。此華化華，亦不從樹出，釋提桓因所作華，用散我上者，從心樹出，不從樹生也。」

釋提桓因謂須菩提言：「此華無所從出生。尊者須菩提！不從心樹出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說言：『是華無所從出生，亦不從心樹出。』為非華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尊者須菩提深知說不增不減，作是說法。如尊者須菩提教也，菩薩當作是學。」須菩提語釋提桓因：「拘翼！是語無有異，菩薩當作是學入法中，菩薩作是學者，為不學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為學佛道，為學薩芸若道。作是學者，為學不可計阿僧祇經卷，不生色學，不生痛痒思想生死識學，不學受餘法，亦不學受，亦不學失，不學失為學薩芸若，為出薩芸若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學是學亦不受亦不失，為學薩芸若，為出薩芸若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作是學亦不受亦不失，學是為學薩芸若，為出薩芸若。」
釋提桓因問舍利弗：「般若波羅蜜菩薩當云何行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當問尊者須菩提。」
釋提桓因問尊者須菩提：「持何威神恩當學知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持佛威神恩當學知。拘翼！所問：『般若波羅蜜菩薩云何行？』亦不可從色中行，亦不可離色行，亦不可從痛痒思想生死識中行，亦不可離痛痒思想生死識行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亦非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般若波羅蜜亦不離痛痒思想生死識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摩訶波羅蜜無有邊無有底，波羅蜜云何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摩訶波羅蜜，無有邊波羅蜜，無有底波羅蜜，摩訶波羅蜜了不可得，無有邊波羅蜜了不可見，無有底波羅蜜了不可得底，人無底復無無底，無底復無無底，波羅蜜等無底復無無底，波羅蜜無底復無無底，亦無有中邊，亦無有本端，了不可量、了不可逮知。拘翼！從法中底，波羅蜜底無底復無無底。復次拘翼！法無底復無端底，無有中邊無有盡時，底索無底，復無無底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云何？尊者須菩提！何以故人無底，波羅蜜無底？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是事都盧不可計，正使計倍復倍，人無底，波羅蜜無底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何緣爾人無底、波羅蜜無底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於拘翼意云何，何所法中作是教人本所生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無有法作是教者，亦無法作是教住置，設使有出者但字耳，設有住止者但字耳，但以字字著言耳；有所住止處但字

耳，了無所有，但以字字著言耳。人復人所，本末空、無所有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於拘翼意云何，人可得見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人不可得見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何所有作意者？何所人底？正使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壽如恒邊沙劫盡度人，人展轉自相度，其所生者寧有斷絕時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無有斷絕時。何以故？人無有盡時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人無有底，般若波羅蜜無底，菩薩學當作是了，當作是知，行般若波羅蜜法如是。」
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一

道行般若經卷第二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功德品第三

爾時諸因坻天、諸梵天、諸波那和提天、諸伊沙天、諸那提乾天，同時三反作是稱譽法：「賢者須菩提所說法甚深，怛薩阿竭皆從是生。其有聞者，若諷誦讀有行者，我輩恭敬視如怛薩阿竭，我輩恭敬視菩薩摩訶薩持般若波羅蜜者。」
佛語諸天人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昔我於提和竭羅佛前，逮得般若波羅蜜，我便為提和竭羅佛所受決言：『却後若當為人中之導，悉當逮佛智慧，却後無數阿僧祇劫，汝當作佛，號字釋迦文，天上天下於中最尊，安定世間法極明，號字為佛。』」
諸天人同時白佛言：「甚善，菩薩摩訶薩，天中天！行般若波羅蜜自致到薩芸若。」
爾時佛在眾會中央諸天中坐，佛告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：「今四部為證，欲天、梵天、阿會亘修天皆證知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有學般若波羅蜜者，其有持者，其有誦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魔若魔天終不能得其便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人若非人終不能得其便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不得橫死。拘翼！忉利天上諸天人，其有行佛道者，未得般若波羅蜜，未學者、未誦者，是輩天人，皆往到善男子、善女人所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、誦者，若於空閑處，若於僻隈處，亦不恐、亦不怖、亦不畏。」
四天王白佛言：「我輩自共護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、誦者。」
梵摩三鉢天及梵天諸天人俱白佛言：「我輩自共護是善男子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、誦者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我自護是善男子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、誦者。」釋提桓因復白佛言：「難及也有學般若波羅蜜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心無所動搖，般若波羅蜜其受者，為悉受六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其受般若波羅蜜者，為悉受六波羅蜜。復次拘翼！般若波羅蜜學者，持者、誦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且聽。拘翼！我說上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下語亦善，當念聽我所說。」
釋提桓因從佛聽言受教。
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我法中有嬈者、有害者、有亂者，欲嬈者、欲害者、欲亂者，其人稍稍起惡意，欲往未至，中道亡；欲嬈者、欲害者、欲亂者，其後所作終不諧。何以故？用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故，持故誦故，其人稍稍齎惡來，未至便屈還，其後所願終不得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為悉自見，得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誦者，譬若，拘翼！有藥名摩舐，有蛇飢行索食，道逢虫，蛇欲噉虫，摩舐藥香即到虫所，蛇聞藥香即還去。何以故？藥力所却，蛇毒即歇，藥力所厭如是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、持者誦者，其有欲害者便自亡，般若波羅蜜威神所却，般若波羅蜜力所厭也。」

佛言：「設有謀作者，從所來處，便於彼間自斷壞不復成，四天王皆擁護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入般若波羅蜜者、思惟者，自在所為，所語如甘露，所語不輕，瞋恚不生，自貢高不生，四天王皆護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誦者，所語無有異，所語如甘露，所語不輕，瞋恚不起，自貢高不生。何以故？用學般若波羅蜜故，不受自瞋恚，不受自貢高，不受自可。是善男子。善女人心自生念：『若有鬪諍起，常當身遠離。』不喜是事，面自慚自念：『是曹惡者不可近。』自念：『我索佛道，不可隨瞋恚語，疾使我逮得好心。』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為悉自見善般若波羅蜜學者，持者誦者。」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能過諸惡上去，自在所作，無有與等者。」
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復次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般若波羅蜜學者，持者誦者，或當過劇難之中，終不恐不怖，正使入軍不被兵。」

佛言：「我所語無有異。拘翼！如佛言無有能害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當是時若誦若持般若波羅蜜若念，正使死來至，若當於中死，若怨家在其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語無有異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終不於中橫死，正使在其中，若有射者、若兵向者，終不中其身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者，極大祝人中之猛祝。學是祝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不自念惡，亦不念他人惡，都無所念，善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，為護人民蜎飛蠕動，學是祝者疾成佛道也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般若波羅蜜書已，雖不能學、不能誦者，當持其經卷，若人、若鬼神不能中害，其有宿命之罪不可請。譬若，拘翼！初得佛之處，四面若有人，直從一面來入；若鬼神、若禽獸，無有能害者。若鬼神、若禽獸，欲來嬈人、欲來害人，終不能中。何以故？用佛得道處故，佛威神所護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天中天，皆為人中尊，悉於其中作佛；甫當復出索佛道者，皆當於其中得佛道。若有人入是處者，不恐不怖無所畏懼，般若波羅蜜者如是。般

若波羅蜜所止處，一切諸天人民、阿須倫、鬼神、龍，皆為作禮恭敬護視，用是故般若波羅蜜威神所護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若有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書者、持經卷者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若般泥洹後，持佛舍利起塔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，如是其福，何所為多者？」
佛言：「我故問汝。拘翼！隨所樂報我。云何，拘翼！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薩芸若成，是身出見，怛薩阿竭從何法中學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？」
釋提桓因報佛言：「怛薩阿竭從般若波羅蜜中學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不用身舍利，從薩芸若中得佛，怛薩阿竭為出般若波羅蜜中。如是，拘翼！薩芸若身，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；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薩芸若身，薩芸若身生；我作佛身，從薩芸若得作佛身；從薩芸若生我般泥洹後舍利，供養如故。若有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學持誦行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好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薩芸若則為供養。以如是，拘翼！般若波羅蜜寫已，作是供養經卷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從其法中得功德無比。何以故？薩芸若者，則為供養已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閻浮利人，不供養承事般若波羅蜜者，是曹之人為不知其尊耶？供養般若波羅蜜者，其福尊無比。般若波羅蜜者，當取供養之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云何，拘翼！閻浮利人中有幾所人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？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閻浮利人少，所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者少少耳，及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至行佛道者復少少耳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少少耳人。至有索佛道、行求佛道者甚多，至其然後作佛少少耳。如是不可計阿僧祇人，初行求佛道，至其然後從其中出，若一若兩，在阿惟越致地住耳。如是，拘翼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行求佛道，會後成佛如是。」
佛言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者誦經者，當為作禮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曉般若波羅蜜中事故少有。過去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過去時菩薩行佛道者，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學成，我時亦共在其中學。怛薩阿竭般泥洹後，諸菩薩摩訶薩悉當受是般若波羅蜜。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怛薩阿竭般泥洹後，取

舍利起七寶塔供養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——持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。如是，於拘翼意云何，善男子、善女人作是供養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也。」
佛言：「置是塔。拘翼！若復有閻浮利滿中七寶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佛言：「置閻浮利所作事。拘翼！滿四天下七寶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——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佛言：「置四天下塔。拘翼！譬如一天下，復次一天下，如是千天下，四面皆滿其中七寶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佛言：「復置千天下。拘翼！如是中二千天下，四面皆滿其中七寶塔，若有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
佛言：「復置是中二千天下。拘翼！若三千天下，四面皆滿其中七寶塔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盡形壽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。云何，拘翼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佛言：「復置是三千天下七寶塔。拘翼！若三千大國土中薩和薩，皆使得人道，了了皆作人已，令人人作七寶塔，是輩人盡形壽供養，持諸伎樂、諸華、諸搗香、諸澤香、諸雜香、若干百種香、諸繒、諸蓋、諸幡，復持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，如是等薩和薩，及三千大國土中薩和薩，悉起是七寶塔，皆是伎樂供養。云何，拘翼！其功德福祐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作是供養者，其福祐功德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極安隱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自歸作禮承事供養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天中天薩芸若，則為供養作禮承事自歸，為悉供養至。」
佛言：「置是三千大國土中七寶塔，復如一恒邊沙佛國土，一一薩和薩悉起作七寶塔，皆供養一劫，復過一劫，皆持天華、天搗香、天澤香、天雜香、天繒、天蓋、天幡，都盧天上天下諸伎樂持供養。如是，拘翼！其福祐功德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得福多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拘翼！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從法中得福極多，不可復計，不可復議，不可復稱，不可復量，不可復極。何以故？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、薩芸若。如是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。如是，拘翼！功德所致，福祐所致，及前世功德所致，佛福祐所致。」

佛言：「百倍恒邊沙佛國中薩和薩，皆起七寶塔，不在計中，千倍不在計中，百千倍不在計中，萬億倍不在計中，無數倍不在般若波羅蜜供養計中。」
爾時四萬天人與釋提桓因，共來大會，諸天人謂釋提桓因言：「尊者當取般若波羅蜜，當諷誦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當學，拘翼！般若波羅蜜，當持經卷，當諷誦。何以故？阿須倫心中作是生念：『欲與忉利天共鬪。』阿須倫即起兵上天。是時，拘翼！當誦念般若波羅蜜，阿須倫兵眾即還去。」
釋提桓因因白佛言：「極大祝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，極尊祝般若波羅蜜，無有輩祝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極大祝般若波羅蜜，極尊祝般若波羅蜜，無有輩祝般若波羅蜜。拘翼！持是祝者，過去諸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皆從是祝自致作佛；甫當來諸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皆學是祝自致作佛；今現在十方諸佛，皆起是祝自致作佛。拘翼！是祝故出十誡功德，照明於天下，四禪、四諦、四神足、般遮旬，照明於世間，菩薩摩訶薩從般若波羅蜜中，生十誡功德，世間悉遍至，四禪、四諦、四神足、般遮旬，悉照明於世間；今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未出世間時，菩薩悉照明，四禪、四諦、四神足、般遮旬。譬如月盛滿時，拘翼！從空中出照明於星宿。如是，拘翼！菩薩行功德盛滿亦如是。怛薩阿竭未出世間時，菩薩為出照明，菩薩摩訶薩皆從漚恕拘舍羅般若波羅蜜中出，當作是知。「復次，拘翼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般若波羅蜜學誦者，為至德悉具足。」
釋提桓因問佛言：「天中天！何謂至德悉具足？」
佛言：「其人終不中毒死，不於水中溺死，不為兵刃所中死。若時有縣官起，若橫為縣官所侵，當誦念般若波羅蜜，若坐若經行時，縣官終不能危害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所擁護故。若復有餘事，悉當誦念般若波羅蜜，往至彼間，若王所、若太子傍臣所，便與共好語，與共談言，與共笑歡喜。何以故？用學般若波羅蜜故，念善思善，一切人民蜎飛蠕動，悉令其善，持等心閔傷慈哀，用是故，人見之悉起立。如是，拘翼！若有索方便者，不能危害。」
爾時有異道人，遙見佛大會，稍稍前行欲壞亂坐，稍來至佛所，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「當云何盡我壽常在佛邊受誦般若波羅蜜？異道人欲亂我、斷是法。」釋提桓因從佛所聞般若波羅蜜即受誦，彼異道人即遙遠遠繞佛一匝，便從彼間道徑去。
舍利弗作是念：「是中云何令異道人從彼間道徑便去？」
舍利弗心所念，佛即知。佛語舍利弗：「釋提桓因念般若波羅蜜，如是異道人便還去，異道人無有善意來，都盧持惡意來故，是弊魔

便作是念：『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與四部弟子共坐，欲天、梵天及諸天人，悉復在其中會，無有異人，悉菩薩摩訶薩受決者會，當為人中之將，自致成作佛，我當行欲壞亂之。』弊魔乘一轅之車駕，四馬稍稍前行至佛所，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『弊魔乘四馬之車來欲到佛所，是弊魔車馬無異，非國王洴沙，四馬車不類；亦非國王波斯匿，四馬車不類；亦非釋種，四馬車不類；亦非墮舍利，四馬車不類；是弊魔所作。晝夜弊魔常索佛便，常亂世間人。』釋提桓因常作是願：『我會當念般若波羅蜜，常念常持心諷誦究竟。』釋提桓因心中誦念般若波羅蜜，且欲究竟，弊魔便復道還去。」

忉利迦翼天人，持天華飛在空中立，便散佛上及散四面，言：「般若波羅蜜斷絕甚久，閻浮利人乃得聞、乃得見。」便復持天華若干種，四面散佛上。

佛言：「其有行般若波羅蜜者，守般若波羅蜜者，亦不為魔及魔官屬所得便。」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是輩人其福祐功德不小，聞般若波羅蜜者，何況乃學持誦念，學已持已誦已，取學如是，用是法住，其人前世時見佛般若波羅蜜耳聞者，何況乃學持誦，學已持已誦已，行如中事，如是法住具足，則為供養怛薩阿竭已，是人如是。何以故？薩芸若從是行般若波羅蜜。譬如，天中天！欲得極大寶者，當從大海索之；欲得薩芸若珍寶成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者，當從般若波羅蜜中索之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從其中出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、薩芸若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無有說檀波羅蜜者，亦不說尸波羅蜜，亦不說羼提波羅蜜，亦不說惟逮波羅蜜，亦不說禪波羅蜜，亦無有說是名者，但共說般若波羅蜜者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」

佛語阿難：「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難！不作布施，當何緣為檀波羅蜜薩芸若？不作戒，當何緣為尸波羅蜜？不作忍辱，當何緣為羼提波羅蜜？不作精進，當何緣為惟逮波羅蜜？不作一心，當何緣為禪波羅蜜？不作智慧，當何緣為般若波羅蜜薩芸若？」

阿難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不行布施，不為檀波羅蜜薩芸若；不行戒，不為尸波羅蜜；不行忍辱，不為羼提波羅蜜；不行精進，不為惟逮波羅蜜；不行一心，不為禪波羅蜜；不行智慧，不為般若波羅蜜薩芸若，為非般若波羅蜜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阿難，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。譬如極大地，種散其中同時俱出，其生大株。如是，阿難！般若波羅蜜者是

地，五波羅蜜者是種，從其中生，薩芸若者從般若波羅蜜成。如是，阿難！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極大尊，自在所教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所說善男子、善女人功德未竟。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者誦者，云何？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我不說行者功德未竟，我自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我說是供養功德耳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我身自護視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我護是供養功德耳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誦般若波羅蜜者，若干千天人到經師所聽法，不解於法中。諸天人適欲問法師，天神語之，用慈於法中故，其人即自了知，諸天所不解者便自解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功德悉自見知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，於四部弟子中說時，其心都盧無所難，若有形者，若欲試者，終不畏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所擁護故，其所欲形試者便自去。」
佛云：「我了不見人當般若波羅蜜者，人亦不見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所厭伏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無有敢輕者，心亦不恐，不怖懼，亦無所畏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所作功德悉自了見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父母皆重，若沙門道人皆哀，若知識兄弟外家宗親，皆尊貴敬愛之，或時說惡事者，持中正法為解之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所作功德悉自見之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者，天上四天王天上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遶竟以去；忉利天上諸天人索佛道者，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遶竟已去；鹽天上諸天人，索佛道者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遶竟已去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心當作是知：『十方無央數佛國，諸天人、諸龍、阿須倫、諸閱叉鬼神、諸迦樓羅鬼神、諸甄陀羅鬼神、諸乾陀羅鬼神、諸摩睺勒鬼神、諸人諸非人，都盧賜來到是間，問訊法師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繞竟各自去，皆賜功德無異；兜術陀天上諸天人，索佛道者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繞竟以去；尼摩羅提羅憐耨天上諸天人，索佛道者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繞竟已去；波羅尼蜜和邪拔致天上諸天人，索佛道者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繞竟已去；梵天上諸天人索佛道者，梵迦夷天、梵弗還天、梵波[病-丙+盍]天、摩呵梵天盧天、波利陀天、[病-丙+盍]波摩那天、阿會亘修天、首呵天、波栗多修呵天、阿波摩修天、修乾天、

惟呵天、波栗惟呵天、阿波修天、惟于潘天、阿惟潘天、阿陀波天、須甍天、須甍祇耨天、阿迦膩吒天等，天上諸天人，皆往到彼所，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遶竟已各自去；及諸阿迦膩吒天，尚悉來下在諸天輩中，何況拘翼。三千大國土諸欲天人、諸色天人，悉來問訊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遶已畢竟各各自去。』

「是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彼所止處，當完堅無有嬈者，除其宿罪不請，餘不能動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其功德悉受得，是時諸天人來當知之。」

釋提桓因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當作是了知，諸天人來到是間，聽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承事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當作是知：『諸天人來受般若波羅蜜，作禮承事。』何用知諸天人來時？或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歡喜踊躍意喜時知諸天人來，以知當捨去，若天、若龍、若閱叉鬼神、若甄陀羅鬼神，來到彼間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鬼神香以為曾知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小鬼神當避起去，大鬼神來前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常當淨潔身體，用淨潔身體故，鬼神皆大歡喜，小天見大天來到避去，大尊天威神巍巍，其光重明稍稍安徐往，是天人至師經所，入至經所已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則踊躍歡喜，所止處悉當淨潔住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病終不著身，所止處常安隱，未常有惡夢，夢中不見餘，但見佛，但見塔，但聞般若波羅蜜，但見諸弟子，但見極過度，但見佛坐，但見自然法輪，但見且欲成佛時，但見諸佛成得佛已，但見新自然法輪，但見若干菩薩，但見六波羅蜜種種解說，但見當作佛，但見餘佛國，但見了了佛尊法無有與等者，但見某方某國土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若干百弟子、若干千弟子、若干萬弟子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在其中說法。

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夢如是，見已安隱覺，身體淨潔且輕，不欲復思食，身自軟美飽。

「拘翼！譬如比丘得禪，從禪覺，軟心不大思食，自軟美飽。如是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覺已不大思食，自想身軟美飽。何以故？拘翼！鬼神不敢近氣故，欲取佛者其功德悉自見，欲取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，當持當誦，正使不學不持不誦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但書寫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或時閻浮利地上怛薩阿竭舍利滿其中施與，般若波羅蜜書已舉施與，欲取何所？」

釋提桓因言：「寧取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，天中天！從中出舍利供養，般若波羅蜜中出舍利，從中得供養。如我有時與諸天共於天上坐，持異特座，乃至自我座，敢有天人來至我所承事我，我未及至座所，我不坐上時，諸天人皆為我坐，作禮繞竟已便去，是坐尊釋提桓因，於是間坐受法，忉利天上諸天人為作禮。如是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出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舍利，薩芸若之智慧從中出生，身用是故。天中天！兩分之中取般若波羅蜜。除是閻浮利地上滿其中怛薩阿竭舍利，正使天中天三千大國土滿其中舍利為一分，般若波羅蜜經為二分，我從二分中取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從中出舍利供養所致。譬如負債人，天中天！與王相隨出入，王甚敬重之，無有問者，亦無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邊有威力故。天中天！從般若波羅蜜中出舍利，從中出供養，是經，天中天！如王，般若波羅蜜譬如是王雄猛得供養，怛薩阿竭舍利從薩芸若中出生得供養。如是，天中天！薩芸若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，當作是知，兩分中我取般若波羅蜜。

「般若波羅蜜受持者，譬如無價摩尼珠。天中天！有是寶，無有與等者。若持有所著，所著處者，鬼神不得其便，不為鬼神所中害。若男子、若女人，持摩尼珠著其身上，鬼神即走去；若中熱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熱即除去；若中風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風不增，即除去；若中寒，持摩尼珠著身上，其寒不復增，即除去；夜時持摩尼珠著冥中，即時明；熱時持摩尼珠，所著處即為涼；寒時持摩尼珠，所著處即為熱；所至處毒皆不行，餘他輩亦爾。中有為蛇所齧者，若男子、若女人持摩尼珠示之，見摩尼珠毒即去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摩尼珠極尊，若有人病——若目痛、若目冥——持摩尼珠近眼，眼病即除愈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摩尼珠德巍巍自在，持著何所，著水中水便隨作摩尼珠色，持繒裹著水中，水便如摩尼珠色，正使持若干種繒裹著水中，水便如摩尼珠色，水濁即為清，摩尼珠德無有比。」

阿難問釋提桓因：「云何，拘翼！天上亦有摩尼珠？閻浮利地上亦有摩尼珠？」

釋提桓因語阿難言：「天上亦有摩尼珠，閻浮利地上亦有摩尼珠，不足言，如我所說，異閻浮利地上寶輕耳，不如彼珠德尊十倍百倍千倍萬倍億億萬倍，我所語摩尼珠者，有所著處，若篋中、若函中，其光明倍徹出，正使舉珠出去餘處，續明如故，般若波羅蜜、薩芸若之德，至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般泥洹去，舍利供養如故，薩芸若、舍利遍分布天下，供養如故。

「復次，阿難！十方無央數佛國現在諸佛欲見者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當行般若波羅蜜，當守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拘翼！過去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，為人中之將，自致成作佛；如是出生甫當來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悉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，為人中之將，自致成作佛；復如十方無央數佛國今現在諸佛，亦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，為人中之將，自致成作佛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摩訶波羅蜜，天中天！一切人民蜎飛蠕動之類心所念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從般若波羅蜜悉了知。」
佛言：「用是故，菩薩摩訶薩晝夜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但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餘波羅蜜耶？」
佛言：「都盧六波羅蜜皆行，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，於菩薩摩訶薩最尊，菩薩與布施，般若波羅蜜出上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，分布諸經教人，不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也。拘翼！譬如閻浮利地上種種好樹，若色種種各異，葉葉各異，華華各異，實實各異，種種枝椏其影無有異，其影如一影相類。如是，拘翼！五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，般若波羅蜜出薩芸若，種種展轉相得無有異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極大尊德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不可計德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無有極與等者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若有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若有書經與他人者，其福何所為多者？」
佛言：「我故問，若拘翼！自恣說。云何，若有怛薩阿竭舍利自供養，復分布與他人令供養；若復有舍利自供養，亦不分與他人。其福何所多者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天中天！善男子、善女人自供養舍利，復分布與他人，其福大多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書般若波羅蜜，持經卷，自歸作禮承事供養——名華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繒綵、華蓋、旗幡——復分布與他人，其福大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法師所至到處輒說經法，其德其福甚大多大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持十戒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為讀之，其福倍益多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置四天下諸小國土、中國土，千國土、二千國土、三千大國土，如恒邊沙佛國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持十戒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為讀，其福倍益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行四禪、四諦、四神足及行般遮旬。云何。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為讀，其福倍益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置閻浮利四天下小國土、中國土，千國土、二千國土、三千大國土，如恒邊沙佛國人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行四禪、四諦、四神足及行般遮旬，皆令成得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轉倍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大甚多，大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為讀，其福轉倍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授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自學，其福甚倍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若有人自學般若波羅蜜解中慧，其福甚倍多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云何學般若波羅蜜，學解中慧，其福甚倍多？」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云何學般若波羅蜜解中慧？」
佛言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不曉學。何以故？有當來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喜樂學般若波羅蜜，反得惡知識教枝梜般若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問佛言：「何等為枝梜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言：「甫當來世比丘，得般若波羅蜜欲學，惡知識反教學色無常、行色無常，作是曹學行般若波羅蜜，痛痒思想生死識學無常，行識無常，作是曹學行般若波羅蜜。拘翼！是為枝梜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壞色無常視，不壞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視。何以故？本無故。拘翼！般若波羅蜜當黠慧學，其福倍益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置閻浮利地上三千大國土，如恒邊沙佛國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令得須陀洹道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為讀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須陀洹道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故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教令得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皆令成就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轉倍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為讀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薩芸若德成法德，一切從般若波羅蜜中學成佛，便出生須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羅漢道、辟支佛道。
「置閻浮利，拘翼！置三千大國土，如恒邊沙佛國中人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令得須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羅漢道、辟支佛道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者，持經卷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為讀，其福倍益多。何以故？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學，得成薩芸若、成法德，用是故得佛，出生須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羅漢道、辟支佛道，用是故其福轉倍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都盧皆使行佛道，已信入佛道，學佛道心已生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為說，及至阿惟越致菩薩，書經卷授與之，其人當從是學，深入般若波羅蜜中學智惠般若波羅蜜，轉增多守無有極智悉成就，得其福轉倍多。置閻浮利，拘翼！三千大國土及如恒邊沙佛國中人，皆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皆發意行佛道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與他人使書，若令學、若為說，及至阿惟越致菩薩，書經卷授與，其人當從是學，深入般若波羅蜜中學智慧般若波羅蜜，轉增多守無有極智悉成就，得其福轉倍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都盧皆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皆發意求佛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與他人使書，為解說其中慧、教令學，及至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，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授與使入黠慧中，其福轉倍多。置閻浮利三千大國土及至恒邊沙佛國中人，皆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皆發意求佛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與他人使書，令學入黠慧中者，若有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，持般若波羅蜜經卷，為書授與使學入黠慧中，其福轉倍多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閻浮利人都盧皆令行阿惟越致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教入般若波羅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從是輩中若有一菩薩出，便作是言：『我欲疾作佛。』正使欲疾作佛，若有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書授與者，其福轉倍多。
「置閻浮利三千大國土乃至恒邊沙佛國中人，都盧皆令行阿惟越致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教入般若波羅蜜中。云何，拘翼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若有一菩薩從其中出，便作是言：『我欲疾作佛。』正使欲疾作佛，若有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書授與者，其福轉倍多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極安隱菩薩摩訶薩，疾近佛般若波羅蜜，若教人、若授與人，其福轉倍多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其得般若波羅蜜疾近佛者，近佛座。」
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拘翼！當所為尊弟子，菩薩摩訶薩作是受，疾作佛。所為作者，當如佛弟子從中出，是輩人不索佛道者，菩薩摩訶薩不當於其中學六波羅蜜，不學是法不得作佛，隨法學疾作阿耨多羅三耶三佛，在所問。」
道行般若經卷第二

道行般若經卷第三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勸助品第四

爾時彌勒菩薩謂須菩提：「若有菩薩摩訶薩，勸助為福，出人布施、持戒，自守者上，其福轉尊。極上無過菩薩摩訶薩勸助福德。」
須菩提謂彌勒菩薩：「復有菩薩摩訶薩，於阿僧祇剎土諸佛所而作功德，一一剎土不可計佛，其般泥洹者，乃從本發意已來，自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成至阿惟三佛者，乃至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者，然後至于法盡，於是中所作功德，其功德度無極。及諸聲聞作布施、持戒，自守為福，於有餘功德自致無餘，諸有般泥洹佛，於其中所作功德，至有淨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脫身、脫慧所現身，佛法極大，哀不可計。佛天中天所說法，於其法中復學諸所有功德，乃於諸般泥洹佛所作功德，都計之合之，勸助為尊，種種德中為極是上。其勸助者，是為勸助。勸助已，持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以是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署是菩薩有德之人，持心能作，是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乃至作是心欲有所得。」
彌勒菩薩語須菩提：「其不作是求，乃能有所得。其作思想者，以為無黠。生是意。用思想悔還，用信悔還，但用無黠故還墮四顛倒——無常謂有常，苦謂有樂，空謂有實，無身謂有身——以故思想悔還、心悔還、信悔還。菩薩不當作是念心有所求。於所求無處所，云何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彌勒菩薩謂須菩提：「不當於新學菩薩摩訶薩前說是語。何以故？或亡所信、亡所樂、亡所喜、亡所行，便從是修。當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說之，若久在善師邊者，當為是菩薩摩訶薩可說，聞者不恐不怖不畏，是菩薩摩訶薩能勸助為作薩芸若。持心作是勸助，心亦盡滅，無所有、無所見何等心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。當以何心作之？心無兩對，心之自然乃能所作。」
釋提桓因語須菩提：「新學菩薩摩訶薩，聞是或恐或怖。若菩薩摩訶薩欲作功德者，當云何勸助其福德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須菩提語彌勒菩薩：「當作護是菩薩摩訶薩，於諸佛所，破壞眾惡，而斷愛欲，等行如一，降伏魔事，棄捐重檐，是即自從所有勤苦悉為已盡，其知已脫，心即從計從阿僧祇剎土諸佛般泥洹曰者，於其中所作功德福，於諸聲聞中復作功德，都計之合之勸助為尊，種種德中無過勸助，其勸助者能為勸助，勸助已持作阿耨多羅三耶

三菩。何所是菩薩摩訶薩想不悔還、心不悔還、所信不悔還？正使菩薩摩訶薩，持心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其心無所想者，是菩薩摩訶薩心得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正使心念自了知是心，則為是作，是為想悔還、心悔還、所信悔還。正使菩薩摩訶薩持心了知，當作是學，知盡無所有。知盡者，當持何心有所作？當了知心，何所心法於法有所作？如法者，為隨法已，於作真為是作，即非邪作，是菩薩摩訶薩所作。若有菩薩摩訶薩，於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所作功德，若諸聲聞下至凡人，所作功德，若畜生聞法者，及諸天、龍、閱叉、健陀羅、阿須倫、迦樓羅、甄陀羅、摩睺勒，諸人若非人聞法者，發心所作功德，及初學菩薩道者，都計之合之，積累為上。其勸助者能為勸助，是以極尊，種種德中無過勸助，是故勸助所當勸助，能為勸助，持勸助福用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正使復知是為盡法，於法無所生所滅，無處所，持無所生法，得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法不與法有反，用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故，是為無想不悔還、心亦不悔還、所信不悔還，作是無所求，眾所不逮，是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作。

「若有菩薩摩訶薩，不諦曉了知作福德者。所以者何？於身恍忽，於勸助福亦復恍忽。菩薩了知恍忽無所有，是故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若於諸般泥洹佛所而作功德，持是功德欲作所求，其智自然能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諸佛天中天所知不著想，過去已滅，亦無有想，而不作想，其作想者為非德。菩薩摩訶薩當學漚恕拘舍羅，未得般若波羅蜜者不得入，已得般若波羅蜜乃得入。勿為身作，識用之有滅，以是故無有身。有德之人，有想便礙，反欲苦住。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不樂作是德持用勸助。何以故？用不正故，視般泥洹佛而反有想，以是故為礙，所作功德為不及逮，為反苦住。其不作想者，是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之德。其作想者，譬若雜毒。何以故？若設美飯以毒著中，色大甚好而香，無不喜者。不知飯中有毒，愚闇之人食之，歡喜飽滿，食欲消時，久久大不便身。不知行德者，甚之為難，不曉將護，不曉誦讀，不曉中事，不能解知，作是行德者，為如雜毒之食。佛語善男子善女人：『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，持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脫身、脫慧所現身，及於聲聞中所作功德。』佛天中天所說，若復於辟支佛所而作功德，都勸助之，勸助已持是福德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持所作為想，用是故，譬若雜毒。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，何所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功德，當云何勸助作福，成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是菩薩隨怛薩阿竭教者，是即為作知佛功德所生自然，及其相法所有，持是福作勸助，因其勸助自致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菩薩摩訶薩作是施者，無有過上，終不離怛薩阿竭、阿羅

呵、三耶三佛。作是施者，為不雜毒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所說皆至誠。
「復次，菩薩摩訶薩當作是施，如淨戒，如三昧，如智慧，如已脫，如脫慧所現身；無欲界，無色界，無欲無色界；亦無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；亦無所有，所作施亦復無所有。其作是施為已如法，法亦無所有。作是施者，為成所施，無有雜毒；其作異施者，為作反施。是菩薩摩訶薩所施以如法者，佛天中天所知是則為施，得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所作為如佛，是則為菩薩摩訶薩所施，三千大千國土人，悉念慈哀護等心，無過菩薩摩訶薩上頭所施，是即為極尊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三千大千國土人，悉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便如恒邊沙佛剎人，皆供養是菩薩，震越衣服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如恒邊沙劫供養，隨其喜樂作是布施。云何，須菩提！其福寧多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勸助功德，福過其上不可計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代勸助功德福者，如恒邊沙佛剎不能悉受。」
佛語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若有菩薩持般若波羅蜜者，所作施為過其本所布施上已，無能過勸助所施上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。」
爾時四王天上二萬人，悉以頭面著佛足，皆白佛言：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其功德甚大尊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忉利天上諸天人，持天華、名香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燒香、天繒、華蓋、幢幡、伎樂，持用供養娛樂佛。供養已，皆白佛言：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炎天上諸天人，持天華、名香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燒香、天繒、華蓋、幢幡、伎樂，持用供養娛樂佛。供養已，皆白佛言：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極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兜術天上諸天人，持天華、名香、搗香、澤香、燒香、天繒、華蓋、幢幡、伎樂，持用供養娛樂佛。供養已，皆白佛言：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極大德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尼摩羅提天上諸天人，持天華、名香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燒香、天繒、華蓋、幢幡、伎樂，持用供養娛樂佛。供養已，皆白佛言：

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極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波羅蜜尼和耶拔致天上諸天人，持天華、名香、搗香、澤香、雜香、燒香、天繒、華蓋、幢幡、伎樂，持用供養娛樂佛。供養已，皆白佛言：「極大施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乃作是施，極大尊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富樓天、梵波利產天、摩訶梵天、[ 病- 丙+盍] 天、波利陀天、[ 病- 丙+盍] 波摩那天、阿會亘修天、首訶天、波利首訶天、訶波摩首訶天、首訶迦天、比伊潘羅天、阿比耶陀天、須陀施尼天，乃至阿迦尼吒天等諸天人，悉以頭面著佛足，皆言：「甚善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極為大施之功德。何以故？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於中勸助故。」
佛語首陀衛諸天人：「置三千大千國土中菩薩摩訶薩，乃如恒邊沙佛剎人，悉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復有異恒邊沙佛剎人，都共供養是輩菩薩摩訶薩，震越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供養如恒邊沙劫，隨所喜樂作是施與，若復過是者，不及菩薩摩訶薩勸助之所施，為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，淨戒身、三昧身、智慧身、已脫身、脫慧所現身，及諸聲聞在其中者所作功德，都共計之合之，不及勸助者。若勸助者，以是極尊無能過者。作是勸助，勸助已，持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屬天中天所說，都共計之合之，極尊無過勸助，悉代勸助，勸助已，菩薩摩訶薩從是中得何等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道德之人，當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法無所取，亦無所捨，亦無所知，亦無所得。其法者，為無所生法，亦無有滅法，亦無所從生法，亦無所從滅，於法中了無有生者，法亦無所從有而滅，是者法之所法，我代勸助之，是為勸助，作是施者，疾得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勸助為尊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於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所，代作布施者勸助之，代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而勸助之，代已脫者勸助之，代脫慧所現身勸助之。作是代勸助，其脫者是為布施，其脫者是為持戒，其脫者是為忍辱，其脫者是為精進，其脫者是為一心，其脫者是為智慧，其脫者是為脫慧，其脫者是為脫慧所現身，其脫者是為已脫，其脫者代其勸助，其脫者是為法，是故當來有如其脫者，今阿僧祇剎土諸佛天中天現在者，其脫者是即諸佛弟子，其脫者以過去諸佛弟子，其脫者今現在諸佛弟子，於是法中無著無縛無脫。如是法者，持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所施為從中無有能過者，無有能壞者。是者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勸助之為尊。如

恒邊沙佛剎中菩薩，悉壽如恒邊沙佛劫，恒邊沙佛剎人，都悉供養諸菩薩摩訶薩，震越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乃至恒邊沙劫。須菩提！皆持戒成忍辱，於精進而不懈，於禪悉得三昧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若干巨億萬倍，不如勸助之功德，福最尊出其上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泥犁品第五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者多所成，天中天！因般若波羅蜜無不得字者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為極照明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為去冥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為無所著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為極尊，天中天！無目者，般若波羅蜜為作眼目，天中天！其迷惑者，般若波羅蜜悉授道路，天中天！薩芸若者，即般若波羅蜜是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者，是菩薩摩訶薩母，天中天！無所生無所滅，即般若波羅蜜是，天中天！具足三合十二法輪，為轉是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其困苦者悉安隱之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於生死作護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於一切法悉皆自然，菩薩摩訶薩當云何於般若波羅蜜中住？天中天！」
佛謂舍利弗：「世多羅者，因般若波羅蜜住，其敬佛者當自歸般若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心念：「尊者舍利弗何因發是問？」即時釋提桓因謂舍利弗：「何因尊者乃作是問？」
舍利弗謂釋提桓因：「拘翼！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護，因其勸助功德福持作薩芸若，過菩薩之所作為——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上。譬若如人從生而盲，若百人若千人若萬人若千萬人，無有前導，欲有所至，若欲入城者，不知當如行。如是，拘翼！五波羅蜜者，亦如盲無所見，離般若波羅蜜者，如是欲入薩芸若中，不知當如行。般若波羅蜜者，即五波羅蜜之護，悉與眼目；般若波羅蜜是護，令五波羅蜜各得名字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當云何守入般若波羅蜜中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色者不見所入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見所入，視五陰亦不見所入，是為守般若波羅蜜。」
「如是者，天中天！以為守般若波羅蜜，作是守者為還何法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無所守是為還法，守為般若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不還薩芸若者，亦不能得逮，若所問般若波羅蜜不逮薩芸若，亦不能得還，亦不還守於生死，亦無所還。當云何還？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無所還故能為還。」

釋提桓因言：「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！如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生、無所滅，當所可住無所住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或時作是念，便離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儻有所因，於所因便念般若波羅蜜，知般若波羅蜜空無所有，無近無遠，是故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信般若波羅蜜，為信何法？」佛語須菩提：「信般若波羅蜜者，為不信色，亦不信痛痒思想生死識有，不信須陀洹道，不信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道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摩訶波羅蜜者，天中天！即般若波羅蜜是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云何知摩訶波羅蜜因般若波羅蜜是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於色無大無小，不以色為證，亦不為色作證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大亦無小，於識不以為證，亦不為識作證，便於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致十種力，即不復為弱。薩芸若者，無廣無狹。何以故無廣無狹？薩芸若知於般若波羅蜜無所行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無所有，若人於中有所求，謂有所有，是即為大非。何以故？人無所生，般若波羅蜜與人俱皆自然，人恍忽，故般若波羅蜜俱不可計，人亦不壞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人如般若波羅蜜者，便得成至阿惟三佛，人亦有力故，怛薩阿竭現而有力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甚深，天中天！若有菩薩摩訶薩信深般若波羅蜜者，不說中短亦不狐疑，其人何所來而生是間？為行菩薩道已來幾聞解般若波羅蜜事，隨教入中者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從他方佛剎來生是間，是菩薩摩訶薩於他方供養佛已，從受問聞深般若波羅蜜故，以是復聞般若波羅蜜，自念言：『我如見佛無異。』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可得見聞不？」
佛言：「不可得見聞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是菩薩隨深般若波羅蜜者，行已來為幾聞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是非一輩學，各各有行，若有已供養若干百佛若干千佛，悉見已，於其所皆行清淨戒已。若有於眾中，聞般若波羅蜜棄捨去，為不敬菩薩摩訶薩法。佛說深般若波羅蜜，其人亦棄捨去，不欲聞之。何以故？是人前世時聞說深般若波羅蜜用棄捨去故，亦不以身心，是皆無知罪之所致。用是罪故，若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復止他人不令說之。止般若波羅蜜者，為止薩芸若，其止薩芸若者，為止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。用是斷法罪故，死入大泥犁中，若干百千歲，若干億千萬歲，當更若干泥犁中具受諸毒痛不可言，其中壽盡轉生他方摩訶泥犁中，其壽復盡展轉復到他方摩訶泥犁中生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其罪為隨五逆惡？」

佛謂舍利弗：「其罪雖有所喻，不可引譬，若諷誦說深般若波羅蜜時，其心疑於法者，亦不肯學，念：『是言非怛薩阿竭所說。』止他人言，莫得學是，為以自壞復壞他人，自飲毒已復飲他人毒，是輩人為以自亡失復亡失他人，自不曉知深般若波羅蜜，轉復壞他人，是曹人者不當見之。舍利弗！不當與共坐起言語飲食。何以故？是曹之人誹謗法者，自在冥中，復持他人著冥中，其人自飲毒殺身無異，斷法之人所語，有信用其言者，其人所受罪，俱等無有異。所以者何？用誹謗佛語故，誹謗般若波羅蜜者，為悉誹謗諸法已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願聞誹謗法者，受形何等像類訖，不知其身大如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誹謗法人，儻聞說是事，其人沸血便從面孔出，或恐便死，因是被大痛，其人聞之心便愁毒如自消盡，譬如斷華著日中即為萎枯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願為人故當說之，令知其身受形云何，當為後世人作大明。其有聞者畏懼當自念：『我不可誹謗斷法如彼人。』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為示人之大明，已所因罪，受其身甚大醜惡，極勤苦臭處，誠不可說，其苦痛甚大如久劇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聞是語自足已，不敢復誹謗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常當護身口意，人但坐口所言乃致是罪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是愚癡之人於我法中作沙門，反誹謗般若波羅蜜，言非道，止般若波羅蜜者，為止佛菩薩已，止佛菩薩者，為斷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薩芸若已，斷薩芸若者，為斷法已，斷法者為斷比丘僧已，斷比丘僧者，為受不可計阿僧祇之罪。」

須菩提問佛：「若有斷深般若波羅蜜者，天中天！為有幾事？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以為魔所中，是男子、女人不信不樂，用是二事故，能斷深般若波羅蜜。復次，須菩提！斷般若波羅蜜者，復有四事。何謂為四？隨惡師所言，一、不隨順學，二、不承至法，三、主行誹謗，四、索人短，自貢高。是為四事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少有信般若波羅蜜者，天中天！不曉了是法故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少有信般若波羅蜜者，不曉了是法故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云何深般若波羅蜜少有信者？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色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故為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識之自然故為識。過去色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過去色之自然色故。當來色無著無縛無脫。何

以故？當來色之自然色故。今現在色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色之自然色故。過去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過去識之自然故。當來識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當來識之自然故。今現在識無著無縛無脫。何以故？識之自然故。用是故，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甚深，少有信者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清淨品第六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少有曉者，將未狎習故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般若波羅蜜少有曉者，用未狎習之所致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色清淨，道亦清淨故，言色清淨，道亦清淨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清淨故，言道清淨，是故識亦清淨，道俱清淨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色清淨，薩芸若亦清淨故，言薩芸若清淨，色亦清淨，是故色清淨，薩芸若亦清淨，等無異。今不斷前，前不斷後，故無壞，以是故前為不斷，故言痛痒思想生死識清淨，薩芸若亦清淨，是故薩芸若清淨，識亦清淨，薩芸若清淨，識亦清淨，等無異，今不斷前，前不斷後，故無壞，以是故前為不斷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清淨者，天中天！為甚深。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清淨為極明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清淨無有垢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清淨無有瑕穢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清淨無所有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欲而無欲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色而無色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無所生為無色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有智而無智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智如無智者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於色如有智無有智者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痛痒思想生死識如有智無有智者，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舍利弗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清淨，薩芸若者不增不減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清淨，於諸法無所取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甚清淨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我者清淨，色亦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故曰我清淨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者清淨，道亦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者清淨，薩芸若亦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者清淨無端緒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者清淨無有邊，色亦無有邊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者清淨無有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有邊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須菩提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者，亦不在彼，亦不在是，亦不在中間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知是者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有想者便離般若波羅蜜遠已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有字者便有想，以故著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難及般若波羅蜜，天中天！安隱決於著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所為著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知色空者是曰為著，知痛痒思想生死識空者是曰為著，於過去法知過去法是曰為著，於當來法知當來法是曰為著，於現在法知現在法是曰為著，如法者為大功德，發意菩薩是即為著。」
釋提桓因問須菩提：「何謂為著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心知，拘翼！持是知心施與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者，本清淨，能可有所作？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離諸著為棄本

際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令菩薩摩訶薩知本際為覺著事。復次，須菩提！有著甚深微妙，我今說之，諦聽，諦聽！上中下言悉善。」
須菩提白佛：「願樂欲聞。」
佛言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念欲作想，隨所想者，是故為著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。佛天中天於無餘法代勸助之，是為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於法者而無法故，曰無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以是不可有所作，亦不可有想，亦不可作因緣有，不可見聞，如心可知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其本甚深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本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今自歸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法無作者故得阿惟三佛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諸法實無作阿惟三佛者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無有兩法，用之本淨，故曰為一，其淨者於一切無有作者，乃至無淨，於一切亦無作者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是以離諸著為棄本際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者難了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無有得阿惟三佛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般若波羅蜜不可計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非心之所知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無作者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無有作者故無所著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言：「不想色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想痛痒思想生死識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滿色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滿痛痒思想生死識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色不滿為非色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滿為非識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難及，天中天！於著無所著，是著實為不著。」
佛言：「不著色行者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著痛痒思想生死識行者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於色為不著，於痛痒思想生死識為不著，於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道亦不著。所以者何？以過諸著故復出薩芸若中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所說法甚深難逮，天中天！若所說者不減，不說者亦不減，若所說者不增，不說者亦不增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譬如怛薩阿竭盡壽稱譽空，空不增，若不稱譽空，空亦不減。譬如稱譽幻人者，亦不增，若不稱譽者，亦不減。聞善不喜，聞惡不怒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於法各各諷誦學之，法亦不增不減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甚謙苦行般若波羅蜜，若有守般若波羅蜜者，其不懈不恐不怖不動不還。何以故？守般若波羅蜜者，為守空故，一切皆當為菩薩摩訶薩作禮，用被僧那大鎧故，與空共戰，為一切人故，著僧那鎧與空共鬪，是菩薩摩訶薩被極大鎧，用一切人故而舉空，是菩薩摩訶薩為大勇猛。天中天！用空法故，自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成阿惟三佛。有異比丘心念之，當自歸般若波羅蜜，為無所生法，亦為無所滅法。」
釋提桓因語須菩提：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者，為隨何教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為隨空教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何所為隨空教者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欲寂靜者，是菩薩摩訶薩為知般若波羅蜜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其學般若波羅蜜者，當護幾何間？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云何，拘翼！能見法當所護者不？而言欲護之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不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隨般若波羅蜜教住者，是為以得護，若人若非人終不能得其便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護空者，為隨般若波羅蜜行已。云何，拘翼！能可護響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不能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其法亦如響，以知是者，亦復無想，以無想念為行般若波羅蜜，用佛威神，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、諸釋梵及諸尊天，一切皆來到佛所前為佛作禮，遶竟三匝各住一面。諸四天王、諸釋梵及諸尊天，悉承佛威神，念諸千佛皆字釋迦文，其比丘者皆字須菩提，問般若波羅蜜者，皆如釋提桓因。」
道行般若經卷第三

道行般若經卷第四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嘆品第七

佛言：「彌勒菩薩摩訶薩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，亦當於是處說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彌勒菩薩摩訶薩於是處說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彌勒菩薩摩訶薩於是成阿惟三佛時，不受色說般若波羅蜜，不空色說般若波羅蜜，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說般若波羅蜜，亦不空識說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脫色說般若波羅蜜，亦不縛色說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脫痛痒思想生死識說般若波羅蜜，亦不縛識說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清淨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色亦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故般若波羅蜜清淨。」
佛言：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故般若波羅蜜清淨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空之清淨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故般若波羅蜜清淨。」
佛言：「色清淨無瑕穢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清淨無瑕穢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。」
佛言：「如空無瑕穢，故般若波羅蜜亦清淨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其受學誦般若波羅蜜者終不橫死，若干百天若干千天常隨侍之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說法時，得功德不可復計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得其功德不可復計。若守般若波羅蜜者，其功德出是上去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者，即是珍寶故。於法無有作者，亦無有得法者，亦無有持者。何以故？法甚深故。亦不可見，亦不可得，亦無有得者。須菩提！亦不見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亦不可名，亦無有見，得般若波羅蜜者。所索不可得，亦不見般若波羅蜜，甚深如是亦無有生處，般若波羅蜜無所行，亦無所不行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有持法者，亦無有守法者，如空無所取無所持，無所見，亦不無觀，亦不無見。三千大千剎土諸天子飛在上俱皆觀，便舉聲共嘆曰：『於閻浮利地上再見法輪轉。』」

佛謂須菩提：「無兩法輪為轉，亦不想有一法輪轉，不轉是者即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極安隱摩訶波羅蜜是，於菩薩摩訶薩無所罣礙法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是無有法成阿惟三佛者。何所法輪，惟三佛見法為轉，無所還法為轉，亦無法有恐者，無有法而憂者。何以故？若有兩法，為不可得，何所法憂，亦無法轉者，故諸法如空無所轉，亦無法有還者，乃至諸法亦為無所有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空者無所轉，亦無轉還，亦無想，亦無願，亦無生死，亦無所從生，亦不有轉，亦不轉還。作是說者，是為說法無所說者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有證，作是說法亦不般泥洹，作是說法亦無有盡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無極波羅蜜，如空無有極。天中天！一等波羅蜜者於諸法悉平等。天中天！二恍忽波羅蜜者為本空。天中天！三無上波羅蜜於諸法無所著。天中天！四無人波羅蜜無有身。天中天！五無所去波羅蜜無所至。天中天！六無所有波羅蜜無所持。天中天！七無有盡波羅蜜無有極。天中天！八無所從生波羅蜜無所滅。天中天！九無作波羅蜜無有造者。天中天！十不知波羅蜜無所得。天中天！十一無所至波羅蜜無所到。天中天！十二無垢波羅蜜用淨故。天中天！十三無著波羅蜜無所得。天中天！十四夢波羅蜜無有我。天中天！十五清淨波羅蜜無瑕穢。天中天！十六不可見波羅蜜無有處。天中天！十七定波羅蜜不動搖。天中天！十八無念波羅蜜悉平等。天中天！十九不動搖波羅蜜法不移。天中天！二十無欲波羅蜜本無故。天中天！二十一無所生波羅蜜無所向。天中天！二十二寂波羅蜜無有想。天中天！二十三無恚波羅蜜無有恨。天中天！二十四無人波羅蜜本無故。天中天！二十五不觀波羅蜜法無所從起。天中天！二十六不至邊波羅蜜無所止，天中天！二十七不腐波羅蜜無有敗。天中天！二十八無不入波羅蜜，諸羅漢、辟支佛所不及。天中天！二十九不亂波羅蜜無有誤。天中天！三十不可量波羅蜜無有小法。天中天！三十一無形波羅蜜於諸法無所罣礙。天中天！三十二不可得波羅蜜無所生。天中天！三十三無常波羅蜜不有壞。天中天！三十四無苦波羅蜜諸法不相侵。天中天！三十五無我波羅蜜於諸法無所求。天中天！三十六空波羅蜜於諸法不可得。天中天！三十七無有想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出。天中天！三十八力波羅蜜於諸法為有勝。天中天！三十九不可計佛法波羅蜜於諸法出計去。天中天！四十自然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是。天中天！四十一於諸法亦無自然故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持品第八

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「其聞般若波羅蜜者，皆過去佛時人，何況學持諷誦，學持諷誦已如教住者，是人前世供養若干佛已，今復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學持諷誦如教住，其人從過去佛時問事已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更見過去三耶三佛，從聞深般若波羅蜜，以不疑不恐不難不畏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信受深般若波羅蜜者，當視之如阿惟越致。何以故？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甚深，本用精進信般若波羅蜜故，設有輕般若波羅蜜，其人前世時亦輕般若波羅蜜已。所以者何？用不信樂深般若波羅蜜，為不問佛及弟子之所致。以是故，當知之。」
釋提桓因語尊者舍利弗：「般若波羅蜜者為甚深難及，其有說深般若波羅蜜，若不信者，其人為未行菩薩道，反持作難。自歸般若波羅蜜者，為自歸薩芸若慧已。」
舍利弗語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拘翼！歸薩芸若慧者，以為自歸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從是中出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、薩芸若。薩芸若慧者，是般若波羅蜜之所照明，於般若波羅蜜中住者無不解慧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薩芸若云何行般若波羅蜜？云何於般若波羅蜜中住？云何解般若波羅蜜中慧？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拘翼！乃作是問。今發汝者，皆佛威神之所致。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住色中，如色不住者即為行，於痛痒思想生死識中不住，如是識不住者即為行，於色中不究竟，如色不究竟者，爾故不於色中住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究竟，如識不究竟者，爾故不於識中住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者甚深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者，難得見邊幅，天中天！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色亦甚深不住，如色甚深不住，如是色甚深不住者，是即為解痛痒思想生死識甚深不住，如識甚深不住，如是識甚深不住者，是即為解色亦甚深不隨，如是色甚深不隨，如是色甚深不住，如色甚深不住，是為色甚深不隨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甚深不隨，如是識甚深不隨，如是識甚深不住，是識甚深不住，是為識甚深不隨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天中天！當於阿惟越致菩薩前說之，聞是慧法不疑亦不癡之。」
釋提桓因問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未受決者，於前說之，將有何等異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是菩薩求佛已來大久遠，為已受決，若未受決聞之，便於中受決，亦復不久，若見一佛若見兩佛，便受決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菩薩摩訶薩未受決者，聞是恐畏即捨還去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菩薩摩訶薩求佛道以來大久遠，若受決、未受決者，皆聞深般若波羅蜜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我亦樂喜聞是語，天中天！樂人令得安隱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若樂者，於我前說之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譬若是菩薩摩訶薩，天中天！自見於夢中坐佛座，知今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成至阿惟三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得聞深般若波羅蜜者，是菩薩摩訶薩學已來大久遠，今受決不復久，其功德欲成滿。菩薩摩訶薩當作是知，其得深般若波羅蜜者，其功德欲成滿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乃樂作是說，皆佛威神之所致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譬如男子行萬里，天中天！若數萬里者，到大空澤中，是人遙相見牧牛者、若牧羊者、若見界、若見廬舍、若見叢樹，作是想念：『如見郡，如見縣，如見聚落。』若欲見聞，作是想，稍稍前行且欲近之，不復畏盜賊。菩薩摩訶薩得深般若波羅蜜者亦如是，天中天！今受決不復久，亦不畏當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地。何以故？上頭有想以聞見得深般若波羅蜜。譬若男子欲見大海，天中天！便行之大海，若見樹有樹想，若見山有山想，當知大海尚遠。稍稍前行，不見樹亦無樹想，不見山亦無山想，心亦念知大海且至亦不久，於中道無復有樹亦無樹想，無復山亦無山想，是男子尚未見大海，是應且欲為至，是菩薩摩訶薩當作是知。天中天！若聞得深般若波羅蜜，雖不見佛從受決者，是為今作佛不久。若聞得深般若波羅蜜者，譬如若春時樹，天中天！其葉稍稍欲生，如是不久當有華實。何以故？是樹本之瑞應，想知不久當有葉若華實，閻浮利人者皆大歡喜，曾見是樹，想知不久葉華實當成熟。如是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得見深般若波羅蜜者，其功德欲成滿，今於般若波羅蜜中自致成就，是菩薩摩訶薩當知之，過去世時學般若波羅蜜，其功德欲成滿之所致。以是故，復得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天上諸天無不代喜者，想見過去菩薩摩訶薩受決時，知是菩薩摩訶薩今復受決，不久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譬如女人有娠，天中天！稍稍腹大身重，不如本故，所作不便，飲食欲少，行步不能，稍稍有痛，語言軟遲，臥起不安，其痛欲轉，當知是婦人今產不久。菩薩摩訶薩亦如是，天中天！其功德欲成滿，若得聞見深般若波羅蜜，其念行者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今受決不久，得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若所說者悉佛威神之所致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難及也，天中天！怛薩阿竭！阿羅呵！三耶三佛，悉豫了了署菩薩摩訶薩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晝夜念世間悉使得安隱，傷念天上天下，以是故，自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成作佛時悉為說法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是菩薩摩訶薩，天中天！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當云何行，得成就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觀色過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過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觀色無過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無過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是法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見非法，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所說不可計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色亦不可計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計。不知色者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知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誰當信是者，天中天！是為菩薩摩訶薩行？」
佛謂須菩提：「何所為行，正使菩薩摩訶薩行者為得字耳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於力無所近，於四事無所畏亦無所近，於佛法亦無所近，於薩芸若亦無所近。何以故？力者不可計，四事無所畏亦不可計，佛法亦不可計，薩芸若亦不可計，色亦不可計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計，諸法亦不可計，心亦不可計。正使菩薩摩訶薩作是行者，為無所行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，正使作是行者為得字耳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者，甚深珍寶中王。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者，大將中王。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與空共鬪無能勝者。天中天！從是中不得斷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欲疾書是經者，至一歲乃至竟。何以故？是善男子於珍寶中，多有起因緣至使中斷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於般若波羅蜜中，弊魔常使欲斷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正使弊魔欲斷是經者，會不能得勝菩薩摩訶薩。」
舍利弗問佛言：「持誰威神恩，弊魔不能中道斷之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皆佛威神，及十方阿僧祇剎土現在諸佛，復假威神之恩，諸佛悉共念之，悉共授之，悉共護之，菩薩摩訶薩已為得護佛所授者。舍利弗！弊魔不能得中道斷之。何以故？十方阿僧祇剎土現在諸佛，皆共護般若波羅蜜，若有念說誦者，若有學受書者，皆是諸佛威神之所致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若有念誦者，若持學書者，以為諸佛威神之所擁護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皆是諸佛威神恩，是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者，當知之為護佛所護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若有學持誦般若波羅蜜者，佛以眼悉視之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怛薩阿竭以佛眼視學持誦般若波羅蜜者，最後若書持經卷者，當知是輩悉為怛薩阿竭眼所見已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菩薩至德之人學受持是經者，是菩薩摩訶薩今近佛坐，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最後若有書持是經者，是輩人極尊得大功德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怛薩阿竭去後，是般若波羅蜜當在南天竺。其有學已，從南天竺當轉至西天竺。其有學已，當從西天竺轉至到北天竺。其有學者當學之。」佛語舍利弗：「却後經法且欲斷絕時，我悉知持般若波羅蜜者，若最後有書者，佛悉豫見其人稱譽說之。」
舍利弗問佛：「最後世時，是般若波羅蜜當到北天竺耶？」
佛言：「當到北天竺。其在彼者當聞般若波羅蜜復行問之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作衍已來大久遠，以故復受般若波羅蜜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北天竺當有幾所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者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北天竺亦甚多菩薩摩訶薩，少有學般若波羅蜜者。若有說者，聞之不恐不難不畏，是人前世時聞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以是菩薩至德之人持淨戒完具，欲為一切人作本，多所度脫。是輩人索佛道者，我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今近薩芸若。作是學者，在所生處常學是法，便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極尊貴，魔終無那何，不能動還令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聞是波羅蜜者，以得極尊，勸樂摩訶衍功德，還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雖不見我，後世得深般若波羅蜜者，為已面見佛，說是語無異，是為菩薩行當所施行。其有若干百人若干千人，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當共教之，當共勸樂之，當為說法皆令歡喜學佛道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我勸助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至德學菩薩道，有作是教者，心心展轉相明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有代勸助者，是輩欲行菩薩道者，若干百人若干千人，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當共教之，當共勸樂之，當令歡喜學佛道。是輩善男子、善女人心中踊躍歡喜者，願生他方佛剎，以生異方者，便面見佛說法，復聞波羅蜜，皆悉了了知之，復於彼剎教若干百千人皆行佛道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難及也，天中天！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法無所不了，悉知當來菩薩摩訶薩行，令是輩不懈精進學入六波羅蜜中。」
佛言：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有行是法者，所求者必得，若所不求會復自得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本願之所致，不離是法，雖不有所索

者，自得六波羅蜜。」
舍利弗問佛：「從是波羅蜜中可出經卷耶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深入般若波羅蜜者，於是中自解出一一深法以為經卷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其有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教者，便能教一切人，勸助之為說法，皆令歡喜學佛道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自復學是法，用是故，所生處轉得六波羅蜜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覺品第九(丹覺魔品)

須菩提問佛言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於學中當有効驗。天中天！當何以覺其難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心不樂喜者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心卒妄起者，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書是經時若有雷電畏怖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書是經時展轉調戲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書是經時展轉相形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書是經時左右顧視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書是經時心邪念不一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心不在經上數從坐起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自念：『我未受決在般若波羅蜜中。』心亂便起去，當覺知魔為；菩薩摩訶薩自念：『我字不在般若波羅蜜中。』心不喜樂，當覺知魔為。菩薩摩訶薩自念：『我鄉里郡國縣邑不聞般若波羅蜜，及所生處了不聞是。』其意欲悔便即捨去。其人却後當復更劫數乃有所得，甫當於若干劫中喜學餘經，不住薩芸若。棄捨深般若波羅蜜去，若學餘經者，為以捨本取其末；有學般若波羅蜜者，亦知俗法，復知道法。譬若狗子從大家得食，不肯食之，反從作務者索食。如是，須菩提！當來有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，反索枝掖般若波羅蜜，為隨異經術，便墮聲聞、辟支佛道地。譬若男子得象觀其腳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有德之人，為二輩中有棄深般若波羅蜜去，反修學餘經，得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當覺知魔為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譬若男子欲見大海者，常未見大海，若見大陂池水，便言：『是水將無是大海？』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有德之人，棄般若波羅蜜去，反學餘經，墮聲聞、辟支佛道地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摩訶薩為黠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譬若絕工之師能作殿舍，意欲揆作如日月宮殿令高無不見者，於須菩提意，乃能作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日月宮殿甚高，終不能作。」
佛言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當來行菩薩道者，得聞深般若波羅蜜，不可意便棄捨去，反明聲聞、辟支佛法，於中求薩芸若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譬若男子欲見遮迦越羅者，未見遮迦越羅，反見小王，想其形容被服諦熟觀之，便呼言是為遮迦越羅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甫當來有菩薩得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反不可意便棄去，入聲聞法中欲求薩芸若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譬若男子大飢，得百味之食不肯食之，更食六十味之食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甫當來有菩薩摩訶薩得聞深般若波羅蜜，而不可意，便棄捨去，入聲聞法中，求薩芸若欲得作佛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摩訶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譬如男子得無價摩尼珠，持水精比之，欲令合同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男子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甫當來有行菩薩道者，得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反持比聲聞法，於聲聞法中欲得薩芸若作佛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摩訶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書般若波羅蜜時，若有財利起，聞是言便棄捨去，是菩薩摩訶薩為自作留難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如是得書成般若波羅蜜不？」
佛言：「不能得書成之，是善男子當覺知魔為。」
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多少書是經者，其言：『我書般若波羅蜜。』於是中想聞其決，欲有所得，當覺知魔為，其作想求者為墮魔界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書般若波羅蜜時，意念鄉里，若念異方，若念異國，若念王者，若念有賊，若念兵，若念鬪，意念父母兄弟姊妹親屬，復有餘念。魔復益其念，亂菩薩摩訶薩意，為作留難。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財利——震越衣服、飲食、床臥具、病瘦醫藥——悉具足來，聞菩薩耳令意亂，不得學誦書成般若波羅蜜。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有佛深法，魔從次行亂之，令菩薩摩訶薩不復樂欲得漚恕拘舍羅，便不可意問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我廣說菩薩摩訶薩事，其欲學漚恕拘舍羅者，當從般若波羅蜜索之，其不可般若波羅蜜便棄捨去，為反於聲聞道中索漚恕拘舍羅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為黠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不黠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受經之人欲聞般若波羅蜜，法師身得不安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適安欲與般若波羅蜜，其受經者欲復轉去，兩不和合，亦不得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學經之人來，欲受般若波羅蜜，其心歡悅，法師欲至他方，如是兩不和合，不得學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意欲有所得，若衣服財利，受經之人亦無與心，兩不和合，不得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受經之人無所愛惜，在所索者不逆其意，法師所有經卷而不肯現亦不順解，其受經者便不歡樂，兩不和合，不得學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適欲有所說，其受經之人不欲聞知，如是兩不和合，亦不得聞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若身疲極臥欲不起，不樂有所說，受經之人欲得聞般若波羅蜜，如是兩不和合，不得聞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欲書般若波羅蜜，若欲說時，於眾中儻有來者反說誹謗：『用是為學，多負勤苦。』言泥犁禽獸薜荔甚大勤苦，

語人言：『當早斷生死根。』如是者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欲書般若波羅蜜，若欲說時，其有來人坐於眾中，稱譽天上快樂五所欲悉可自恣，其作禪者可得在色天中，念空寂者可得在無色之天，是皆無常勤苦之法，不如於是索須陀洹道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道，便不復與生死從事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念：『我是尊貴，有來恭敬自歸者，我與般若波羅蜜；若有不恭敬自歸者，我不與之。』受經之人自歸，作禮恭敬不避處難，法師意悔，不欲與弟子經，聞異國中穀貴，語受經人言：『善男子知不？能與我俱至彼間不？諦自念之莫得後悔。』弟子聞其所言甚大愁毒，即自念言：『我悉見經已，不肯與我，當奈之何。』如是兩不和合，不得學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欲到極劇之處，語受經人言：『善男子能知不？其處無穀，有虎狼多賊五空澤，我樂往至彼間。諦自思議，能隨我忍是勤苦不？』復以深好語與共語，弟子悉當厭已心，不復樂稍稍賜還。如是，須菩提！乃作是礙，不得學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法師健行乞丐，多有方略，殊不肯與弟子經，反欲懈墮捨去，便語受經人言：『善男子知不？我當有所至。』則有所問言。如是兩不和合，不得學書成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弊魔常索其方便，不欲令有學誦受般若波羅蜜者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弊魔何因常索其方便，不欲令有學誦受般若波羅蜜者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弊魔主行誹謗，是非波羅蜜，言：『我有一一深經，快不可言，是故為波羅蜜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弊魔主行誹謗之，令新學菩薩輩心為狐疑，便不復學誦書是經。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魔事一起時，令深學菩薩為本際作證，便墮聲聞中得須陀洹道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」
道行般若經卷第四

道行般若經卷第五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照明品第十

佛言：「於般若波羅蜜中，多有起魔因緣者，至使得斷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天中天所說，若有菩薩多有危害。所以者何？用極大尊為難得故，至使有害。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天中天！多有起因緣者，及新學發意者所知甚少，其心不入大法，亦不諷誦般若波羅蜜，是人以為魔所得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如若所言，新發意者所知甚少，其心不入大法，亦不諷誦般若波羅蜜，是為魔所得已，自起魔因緣，至使得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取持學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者，悉是佛威神。何以故？弊魔不能制令得斷。是者以為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之所制持。譬若母人一一生子，從數至于十人，其子尚小，母而得病不能制護無有視者，若母安隱，無他便自養長其子令得生活，寒溫燥濕將護視之，是者即世間之示現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念般若波羅蜜，其所持者，若有諷誦書者，復十方現在諸佛常念般若波羅蜜，是者即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於薩芸若而示現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者，從是中自致得薩芸若，其有以成佛者，若未成佛，甫當成佛，皆從般若波羅蜜自致成阿惟三佛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是薩芸若慧之所致照明，皆從般若波羅蜜，以是故示現世間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於般若波羅蜜中照明於世間。何謂般若波羅蜜照明於世間？何所是怛薩阿竭持於世間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怛薩阿竭持五陰示現世間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云何於般若波羅蜜示現五陰？何所是般若波羅蜜示現於五陰者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無所壞者，以是故得示現，亦無無壞而示現。空者無壞亦無有壞，亦無想亦無願，亦無壞亦無有壞，以是故示現於世間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及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，怛薩阿竭悉曉知，皆是自然人，如是自然人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以般若波羅蜜，曉知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。怛薩阿竭以般若波羅蜜，示現持世間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疾心亂心，怛薩阿竭悉知之。何謂怛薩阿竭悉知之疾心亂心？其法本者，無疾無亂，以是故知之。何謂知疾知

亂？其有當盡者以盡，以是故知之。其有愛欲心者，知是為愛欲心，其有瞋恚心者，知是為瞋恚心，其有愚癡心者，知是為愚癡心。知愛欲心之本，無愛欲心，知瞋恚心之本，無瞋恚心，知愚癡心之本，無愚癡心。是者，須菩提！令我得薩芸若者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怛薩阿竭無愛欲心，用無愛欲心，悉知其心之本，亦無愛欲心。以是故，怛薩阿竭心無有愛欲。何以故？怛薩阿竭無瞋恚心，用無瞋恚心，悉知其心之本，亦無瞋恚心。以是故，怛薩阿竭心無有瞋恚。何以故？怛薩阿竭無愚癡心，用無愚癡心，悉知其心之本，亦無愚癡心。以是故，怛薩阿竭心無有愚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因般若波羅蜜示現持世間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其心廣大無所不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其心廣大無所不知？其心者亦無廣亦無大，亦無去亦無所至來，以是故，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其心廣大無所不知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廣大其心無所不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廣大其心無所不知？其心者，無所從來亦無所住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廣大其心無所不知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無所不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無所不知？其心者，無所住亦無所從來滅，以無餘故無所不知。其心若空故知，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悉知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以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計人、不可計心悉知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？其心者，本淨故亦無有想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？其心者，不可以眼見，如所從來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不可見心悉知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欲得是者致是悉知。何謂怛薩阿竭用人故，因般若波羅蜜知，欲得是者致是？知一切色從不可得獲而生生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得獲而生生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云何知欲得是者因致是？從死至死，是即為色，從死至不死，是亦為色，從不死至不死，是亦為色，亦不有死亦不無死，是亦為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從死至死，是亦為色，識者從死至不死，是亦為色，識者從不死至不死，是亦為色，識者亦

不有死亦不無死，是亦為色。識有人無我世者，是亦為色，無人有我世者，是亦為色，有望無望無我世者，是亦為色，亦不有望亦不無望亦無我世，是亦為色；有望有我有世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是亦為色，無望無我無世無識，是亦為色，亦不無望亦不有望亦無我識，是亦為色，得我世與無世，是亦為色。我世不可極，是亦為色，我世有極無極，是亦為色，我與世亦不有極亦不無極，是亦為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。我與世識亦不可極，是亦為色，我與世識有極無極，是亦為色，我與世識亦不有極亦不無極，是亦為色。是命是身，是亦為色，非命非身，是亦為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知欲得是者因致是。何謂怛薩阿竭知欲得是者因致是？怛薩阿竭知色之本無，如知色本無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。何謂知識？知識之本無。何所是本無？是欲有所得者，是亦本無，怛薩阿竭亦本無，因慧如住。何謂所本無？世間亦是本無。何所是本無者？一切諸法亦本無。如諸法本無，須陀洹道亦本無，斯陀含道亦本無，阿那含道亦本無，阿羅漢道、辟支佛道亦本無，怛薩阿竭亦復本無，一本無無有異，無所不入，悉知一切。是者，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即是本無。怛薩阿竭因般若波羅蜜，自致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，照明持世間，是為示現。怛薩阿竭因般若波羅蜜，悉知世間本無無有異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悉知本無，爾故號字為佛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本無甚深，天中天！是佛菩薩事悉自曉了。誰當信是者？獨有得阿羅漢道者，若阿惟越致，怛薩阿竭成阿惟三佛乃能說之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本無無有盡時，怛薩阿竭所說亦無有極盡。」

時釋提桓因與諸欲萬天子俱，梵迦夷天與二萬天子俱，前至佛所，頭面著佛足却住一面，諸欲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天中天所說法者甚深，云何作其相？」

佛語諸天子言：「且聽作相。著已無想無願無生死所生，無所有、無所住，是者作其相。其相者若如空住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所住相，諸天、阿須倫、龍、鬼神不能動移。何以故？是相不可以手作，色者不能作相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作相，是相若人若非人所不能作。」

佛語諸天子言：「若說是空有作者，寧能信不？」
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不信有作空者。何以故？無有能作空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諸天子！其相者常住，有佛無佛相住如故，如是住者故，怛薩阿竭成阿惟三佛故，名怛薩阿竭即是本無如來。」

諸天子白佛言：「是相者甚深，怛薩阿竭從是成阿惟三佛，其怛薩阿竭所知，無所罣礙慧皆從般若波羅蜜，是者即佛之藏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怛薩阿竭因般若波羅蜜示現持世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恭敬承事是法，自致得成，皆從般若波羅蜜，是故怛薩阿竭之所恭敬，因是得佛故，是為報恩。何謂是怛薩阿竭之所報恩者？怛薩阿竭為從是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成阿惟三佛，皆從是衍為無所著，以是故現於報恩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知識法無有作者，以是故得阿惟三佛，亦不無作，故成阿惟三佛，是為怛薩阿竭報恩故示現般若波羅蜜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於諸法無所望，皆從般若波羅蜜，以是故示現持世間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諸法不可知、不可見，何謂般若波羅蜜出怛薩阿竭示現持世間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所說諸法不可知不可見者，謂諸法悉空，以是故不可知；諸法不可獲持，以是故不可得見。諸法不可知、不可見者，皆從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諸法不可知、不可見，為從般若波羅蜜出怛薩阿竭成阿惟三佛，示現持世間故。色為不可見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見，是者般若波羅蜜示現持世間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謂，天中天！色不可見？何謂痛痒思想生死識為不可見？」
佛言：「不見色因緣生識，是故色為不可見，亦不痛痒思想生死識因緣生識，是故識為不可見。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見，是世間亦不見其相者，亦不見是世間示現所有，皆從般若波羅蜜。何謂是般若波羅蜜示現持世間？其憂世間是亦為空，其憂世間是亦為恍忽，其憂世間是亦為寂，其憂世間是亦為淨，是者即為世間示現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不可計品第十一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極大究竟般若波羅蜜，不可計究竟，不可量究竟，無有與等者究竟，無有邊究竟。」
佛言：「極大究竟般若波羅蜜，不可計究竟，不可量究竟，無有與等者究竟，無有邊究竟，安隱般若波羅蜜，不可計究竟，怛薩阿竭無師薩芸若，是故般若波羅蜜不可計究竟。何等般若波羅蜜不可量究竟？不可量怛薩阿竭無師薩芸若，不可議、不可稱，是故般若波羅蜜不可量究竟。何等般若波羅蜜安隱究竟無有與等者？怛薩阿竭誰能過者，是故般若波羅蜜無有與等者究竟。何等般若波羅蜜無有邊究竟？無有邊怛薩阿竭無師薩芸若，是故般若波羅蜜無有邊究竟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怛薩阿竭無師薩芸若，不可計、不可量、無邊？」

佛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可計，諸法亦不可計，諸法了無所法，正是中不可計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可思，諸法亦不可量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邊，諸法亦無有邊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邊幅了不可得，諸法邊幅了不可得。用何等故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邊幅，諸法無有邊幅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邊幅了不可得無有盡處，諸法邊幅了不可得無有盡處？用何等故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諸法了不可得，邊幅無有盡處時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空處可計盡不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空不可計盡。」
佛言：「諸法不可計、不可稱、無有邊幅，用是故，怛薩阿竭法如是比，不可計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。怛薩阿竭發心起學，不可計、不可稱、無有邊，本無心無念。譬如空無心無念，有心有念因隨是生死無有邊。怛薩阿竭法如空無有邊，是法如空不可計，作是說不可計、不可稱、無有邊。」
佛說是經時，五百比丘僧、三十比丘尼，皆得阿羅漢，六十優婆塞、三十優婆夷，皆得須陀洹道，三十菩薩皆逮得無所從生法樂，皆當於是婆羅劫中受決。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極大安隱究竟。」
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極大安隱究竟，薩芸若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悉從是經出。譬如遮迦越王所當為者，一切傍臣所有郡國人民皆屬王，亦無所復憂。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，若諸法，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，皆是經所立。」
佛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受不入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薩芸若道，不受不入。」
須菩提問佛言：「何等薩芸若不受？何等薩芸若不入？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見若羅漢所入處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見，天中天！不見是法我所入處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須菩提！我亦不見怛薩阿竭所入處。如我怛薩阿竭無所入，薩芸若無所入處。」
愛欲天子
梵天子俱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般若波羅蜜甚深難了，過去佛時所作功德，是輩人於是間聞深般若波羅蜜信者，正使三千大千國土人，一切所當為者皆信，皆信已來行過一劫，於是深般若波羅蜜中樂一日念，無量深出彼德有餘。」
佛語愛欲天子、梵天子：「正使復有人聞深般若波羅蜜，以得證，決所信樂過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輩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皆前，以頭面著佛足，繞三匝而去，却行久遠，乃旋各歸天上，歌歎佛說功德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有菩薩信深般若波羅蜜者，從何所來而生是間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信者，心無有疑，不厭、不喜、樂聞，念不欲遠離經師，譬如新生犢子心終不遠離其母，是菩薩從人道中來生是間，前世學人，今來復得深般若波羅蜜，便信樂不遠離也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有菩薩有時還其功德，若復從他方佛剎來，若供養佛，乃有從彼來生是間者無？」
佛言：「有，是輩菩薩於他方佛剎供養佛，復從彼來生是間，持是功德於是間便逮得深般若波羅蜜。若復有菩薩從兜術天上來生是間，或從彌勒菩薩聞是深經中慧，今來生是間，持是功德今逮得深般若波羅蜜。若復有菩薩前世佛時，聞深般若波羅蜜不問中慧，來生是間，聞深般若波羅蜜心便有疑，不信樂，不問中慧。何以故？前世有疑故。若復有菩薩，前世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問中慧一日二日三日若至七日，持是功德，今復逮得深般若波羅蜜，常樂聞喜問信受。若復有菩薩，有時欲聞般若波羅蜜，或不欲聞，其心亂數數轉，如稱乍低乍仰，是輩人適學未發故，使少信不樂得深般若波羅蜜，便厭不欲學棄捨去，如是終不成就，墮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譬喻品第十二

佛言：「譬如大海中船卒破壞，知中人皆當墮水沒死，終不能得度。是船中有板若檣，有健者得之，騎其上順流墮深得出，知是人終不沒水中死也。何以故？用得板檣故。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羅蜜，不學漚恕拘舍羅，是菩薩便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羅蜜，學漚恕拘舍羅，是菩薩終不中道懈惰，過出阿羅漢、辟支佛道去，正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中住。譬如有人持坏瓶行取水，知是瓶不能久，當道壞。何以故。瓶未成故。若有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羅蜜，不學漚恕拘舍羅，是菩薩終不能逮薩芸若，便中道厭却，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譬若有人持成瓶行取水，知當安隱持水來歸至也。何以故？其瓶已成故。若有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羅蜜，學漚恕拘舍羅，知是菩薩終不中道懈墮休止恣心，正上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譬若大海中有故壞船不補治之，便推著水中，取財物置其中，欲乘有所至，知是船終不能至，便中道壞，亡散財物。若有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得深般若波羅蜜，不學漚恕拘舍羅，知是菩薩中道厭、便亡失名珍寶，

更棄大珍寶去。何所為大珍寶？佛是也。是菩薩便中道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譬若有黠人，拖張海邊故壞船補治之，以推著水中，持財物置其中，便乘欲有所至，知是船不中道壞，必到所至處。若有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學深般若波羅蜜漚惏拘舍羅，知是菩薩終不中道懈惰，正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中住。何以故？是菩薩一心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故，終不復墮羅漢、辟支佛道中，正向佛門。譬若有人年百二十歲，老極身體不安，若病寒熱寢臥床褥，此人寧能自起居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能也。何以故？是人老極無勢力故，正使病愈，由不能自起居行步。」
佛言：「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不得學深般若波羅蜜漚惏拘舍羅者，終不能至佛，當中道休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何以故？不得學深般若波羅蜜漚惏拘舍羅故。」
佛言：「但是人風寒病愈身體強健，意欲起行，有兩健人各扶一掖各持一臂，徐共持行。其人語病者言：『安意莫恐，我自相扶持在所至到，義不中道相棄。』如是人能到所欲至處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有信樂、有定行、有精進，欲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深般若波羅蜜，學漚惏拘舍羅，是菩薩終不中道懈墮，能究竟於是中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分別品第十三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阿闍浮菩薩學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言：「當與善知識從事，當樂善知識，當善意隨般若波羅蜜教。何等為隨般若波羅蜜教？是菩薩所布施，當施與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莫得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何以故？深般若波羅蜜、薩芸若無所著。若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、智慧，當持是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莫得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何以故？薩芸若無所著，無得樂阿羅漢、辟支佛道。阿闍浮菩薩稍入般若波羅蜜中如是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謙苦，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佛言：「菩薩謙苦，安隱於世間護，為世間自歸，為世間舍，為世間度，為世間臺，為世間導。何等為菩薩為世間護？死生勤苦悉護教度脫，是為世間護。何等為世間自歸？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為世間自歸。何等為世間舍？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得怛薩阿竭名時，為世間說經無所著，是為世間舍。何等為無所著？色無著無縛，是色無所從生、無所從滅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，諸法亦無著無縛如是。何等為世間度？是色非色為度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是識非識為度，度為諸法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度為諸法得阿惟三佛。何以故？無所著耶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無所著菩薩為謙苦，念法不懈，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因說經，是亦為世間度。何等為世間臺？譬若水中臺，其水兩避行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兩斷，如是斷者諸法亦斷，設使諸法斷者，是為定，是為甘露，是為泥洹，菩薩念法不懈得阿惟三佛，是為世間臺。何等為世間導？菩薩得阿惟三佛，便說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說諸法空，是亦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，諸法空，諸法無有想，諸法無有處，諸法無有識，諸法無所從生，諸法空，諸法如夢，諸法如一，諸法如幻，諸法無有邊，諸法無有是，皆等無有異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誰當了是耶？」佛言：「菩薩求以來大久遠，乃從過去佛時於其所作功德以來，如是輩人乃曉知深般若波羅蜜耳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謂求以來大久遠？」
佛言：「去離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復有，爾乃曉知是深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菩薩為世間導耶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得阿惟三佛，為不可計阿僧祇人作導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為謙苦，是為摩訶僧那僧涅？為般泥洹不可計阿僧祇人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為謙苦，是為摩訶僧那僧涅，是故為僧那僧涅無縛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縛，亦不於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亦不於薩芸若，諸法無縛，是故為僧那僧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求深般若波羅蜜，不當索三處。」
佛言：「何因緣菩薩求深般若波羅蜜，不當索三處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亦不可有守者，亦不無守者，從般若波羅蜜中為無所出法，守般若波羅蜜為守空，守般若波羅蜜為守諸法，守般若波羅蜜為守無所有，守般若波羅蜜為守無所著。」
佛言：「在般若波羅蜜中者，當知是阿惟越致菩薩，於深般若波羅蜜中無所適著，終不隨他人語、不信餘道，心不恐畏、不懈怠，從過去佛問是深經中慧，今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心續不恐畏、不懈怠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有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，心不恐畏、不懈怠，何因緣當念般若波羅蜜中觀視？」
佛言：「心向薩芸若，是為觀視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何謂心向薩芸若？」

佛言：「心向空，是為觀薩芸若，觀薩芸若是為不觀，不可計薩芸若，如不可計色為非色，如不可計痛痒思想生死識為非識，亦不入亦不出，亦不得亦不知，亦不有知亦不無知，亦無所生亦無所敗，亦無所作者，亦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，亦無所見亦無所在，如是不可限空，不可計薩芸若，不可計無有作佛者無有得佛者，無有從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中得佛者，亦不從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得佛也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曉難了難知。」
佛語諸天子：「深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曉難了難知。怛薩阿竭安隱甚深是經，悉知阿惟三佛無有作，阿惟三佛亦無有阿惟三佛，是經如空甚深，無有與等者，如諸法無所從來無所從去。」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等白佛言：「諸世間人希有信是深經者，世間人所欲皆著，愍念之故，當為說是深經耳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諸天子！世間人希有信是深經者，所欲皆著，憫念是世間人故，當為說深經耳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本無品第十四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諸法隨次無所著，諸法無有想如空，是經無所從生，諸法索無所得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弟子須菩提所說如是，怛薩阿竭教但說空慧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諸天子！隨怛薩阿竭教。」
諸天子問佛：「何謂怛薩阿竭教？如法無所從生，為隨怛薩阿竭教乎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諸天子！諸法無所從生，為隨怛薩阿竭教。隨怛薩阿竭教是為本無，本無亦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從去。怛薩阿竭本無，諸法亦本無；諸法亦本無，怛薩阿竭亦本無，無異本無如是。須菩提隨本無，是為怛薩阿竭本無，怛薩阿竭本無住如是，須菩提住隨怛薩阿竭教，怛薩阿竭本無無異，本無無異也，諸法是無異無異。怛薩阿竭本無，無所罣礙，諸法本無，無所罣礙。怛薩阿竭本無，諸法本無礙，一本無等，無異本無。無有作者，一切皆本無，亦復無本無。如是怛薩阿竭本無，不壞亦不腐，諸法不可得。須菩提隨諸法教，怛薩阿竭本無，諸法本無，等無異，於真法中本無。須菩提隨怛薩阿竭教，怛薩阿竭本無，無有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諸法本無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。須菩提隨怛薩阿竭教，怛薩阿竭本無，過去本無，當來本無，今現在怛薩阿竭本無，等無異，是等無異為真本無。菩薩得是真本無如來名，地為六反震動。怛薩阿竭說本

無，須菩提隨怛薩阿竭教。須菩提不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如是須菩提為隨怛薩阿竭教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是本無甚深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是本無甚深，甚深！」
當說本無時，二百比丘僧皆得阿羅漢，五百比丘尼皆得須陀洹道，五百諸天人皆逮無所從生法樂，於中立六十新學菩薩皆得阿羅漢道。
佛言：「是六十菩薩過去世時，各各供養五百佛，布施求色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求色，禪不知空離空，不得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，今皆取阿羅漢道，菩薩有道得空、得無色、得無願，是菩薩不得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，便中道得阿羅漢道不復還。譬若有大鳥，其身長八千里、若二萬里，復無有翅，欲從忉利天上自投來下至閻浮利地上。未至，是鳥悔，欲中道還上忉利天上，寧能復還不耶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能復還。」
佛言：「是鳥來下至閻浮利地上，欲使其身不痛，寧能使不痛不耶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能也，是鳥來其身不得不痛，若當悶極若死。何以故？其身長大及無有翅。」
佛言：「正使是菩薩如恒中沙劫，布施求色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求色，禪亦不入空，不得深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，起心欲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中道得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是菩薩於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所持戒、精進、三昧、智慧，聞佛薩芸若，皆念求色，是為不持怛薩阿竭戒、精進、三昧、智慧，不曉知薩芸若，但想如聞聲耳，便欲從是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會不能得，便中道得阿羅漢、辟支佛道。何以故？不得深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如佛所說，念中慧菩薩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，便得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若有菩薩莊嚴事，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，當黠學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。」
愛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難曉難了難知，欲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難得也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曉難了難知，如我念是中慧，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易得耳。何以故？無所有，當何從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諸法皆空，索之了不可得，當作阿惟三佛。索法無所得，無有作阿惟三佛，亦無有得阿惟三佛者。若有聞諸法空，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易得耳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如須菩提所說者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難得也。何以故？空不念我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法空設易得者。何以故？如恒沙菩薩悉皆逮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云何，舍利弗！用色逮乎？不也。離色法逮乎？不也。痛痒思想生死識逮乎？不也。色本無寧逮不？不也。色本無有法逮不？不也。痛痒思想生死識本無寧逮不？不也。離識本無有法逮不？不也。是本無使逮不？不也。離本無有法使逮不？不也。設是法不可得，何所法使逮者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說法，無有菩薩逮者。佛所說三有德之人，求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，是三不計三，如須菩提所說為一道耳。」
分漫陀尼弗謂舍利弗：「須菩提說一道，當問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須菩提所說一道，我用是故問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云何，於本無中見三道不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見也。何以故？從本無中不可得三事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本無一事得乎？不也。云何，於本無中可得一道不？不也。設是諦不可得者，故復說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。為如是說，道本無，無有異。若菩薩聞本無心不懈怠，是菩薩會當得佛也。」
佛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說，皆持佛威神，使若說是耳。菩薩聞本無等無異，心不懈怠，會當得佛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何等為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等為成就於菩薩？」佛言：「一切人皆等視中，與共語言當善心，不得有害意向，常當慈心與語，不得瞋恚，皆當好心中心，菩薩當作是住。」
道行般若經卷第五

道行般若經卷第六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阿惟越致品第十五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阿惟越致菩薩當何以比？當何以觀其行？當何以相？當何從知是阿惟越致菩薩？」
佛言：「阿惟越致菩薩，如逮得禪者不動搖，如羅漢、辟支佛地、佛地，是佛地如本無終不動。佛說本無，聞不言非。空是中本無入本無，是所本無如本無，亦不言非。如是入中，入中以聞是本無，以若轉於餘處聞心終不疑，亦不言是，亦不言非，如是本無如本無住。其所語不輕，所言不說他事，但說他正，他人所作不觀視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。阿惟越致終不形相沙門、婆羅門面類，不祠祀跪拜天，不持華香施於天，亦不教他人為。身不生惡處，不作女人身，當持十戒——不殺生、強盜、婬泆、兩舌、嗜酒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，不嫉妬、瞋恚、罵詈——不疑亦不教他人為，身自持十戒不疑，復教他人守十戒，於夢中自護十戒，亦復於夢中面目見十戒。阿惟越致心學諸法，皆安隱為世間人說經，持深經授與，令得分德住，悉致願使得經，令用分德住。阿惟越致聞說深經時終不疑，不言不信，亦不恐懼，所語柔軟，微妙至密。少睡臥行步出入，心安諦無亂，時徐舉足蹈地，安隱顧視。所斐服衣被淨潔，無垢坋無[虫*蚤][虫*瑟]，身中無八十種虫。所有功德稍稍欲盛滿，心極清淨悉受得之，其功德過出於世間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心清淨？當何以知之？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所作功德轉增多，其心極上，自在無所罣礙，悉逮得其功德，是心甚清潔，清潔過於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上。如是阿惟越致，有來供養者，不受用喜，一切無慳貪。說深經時，未嘗於中有厭極也。正在智中深入，若餘所欲有問深經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羅蜜為說之；其有他道所不能正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羅蜜為正之；從是經中所出法，悉持無常之事相語之；諸世間經書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深般若波羅蜜為解之。用是故，弊魔來到是菩薩所，便於邊化作大八泥犁，其一泥犁中有若干百千菩薩化作是，以便指示之言：『是輩皆阿惟越致菩薩，從佛受決，以今皆墮泥犁中。佛為授，若泥犁耳。設若作阿惟越致受決菩薩者，若當受疾悔之言：「我非阿惟越致。」若悔之言爾者，便不復墮泥犁中，當生天上。』」

佛言：「設是菩薩心不動轉者，是阿惟越致。弊魔復化作其師，被服往到菩薩所詭語：『若前從我所聞受者，今悉棄捨，是皆不可用也。若自悔過，受疾悔之。隨我言者，我日來問訊汝，不用我言者，終不復來視汝。若莫復說是事，我不復欲聞，是故說是皆非佛所說，餘外事耳。汝今更受我所語，我所說皆佛語。』」

佛言：「菩薩聞是言，其心動轉者，不從過去佛受決，未上菩薩舉中，未在阿惟越致地。設是菩薩心不動轉者，知是深經空所致。作是思惟，終不信他人語。譬若比丘得阿羅漢，不復隨他人語，悉明見經中證，是為空所致，終不可動，如阿羅漢、辟支佛道所念法，終不可復還。是菩薩為在阿惟越致地住，正住，向佛門，終不可復還，是為極度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。復有弊魔化作異人，往到菩薩所作是語：『若所求為勤苦耳，不求佛法也。若空負是勤苦，為用是勤苦之難為求乎？若在惡道中以來大久，適今得為人，汝不當於是中思惟，不當自患厭耶？當復於何所更索是軀？汝何不早取阿羅漢道，用佛為求之？』是菩薩心不動轉者，知是阿惟越致。弊魔不能動轉捨去，更作方便，化作若干菩薩在其邊住，因指示言：『若見不耶？是悉菩薩，皆供養如恒中沙佛，以皆與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醫藥悉具足，皆從如恒中沙佛受行法問慧，當所施行，如法住、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是學、作是受、作是行，悉以尚不能得佛。若學以來甫爾，當何因得佛？』菩薩聞是言，心不動轉者，弊魔復捨去不遠，復化作諸比丘示之言：『是悉阿羅漢，過去世時皆求菩薩道，不能得佛，今皆取阿羅漢已，如是比丘當何從得佛？』菩薩聞是語心不動轉，當覺知魔為。」

佛言：「作是學、作是求、作是行，於是深般若波羅蜜中住，心不動轉者，如是比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。」

佛言：「菩薩當作是學、作是求，護是教、受佛教，當念行於他方。聞魔語如是，心不動轉、不可移，覺知魔為。菩薩作是學不得佛者，佛語為有異。佛語終不欺也。弊魔復往到菩薩所，作是詭嬲言：『佛如空，是經不可得邊幅，不可得極，是經中我悉知已，皆空耳。若為是中勤苦若不？當覺知魔為此事，魔作是經，云何欲於中欲得作佛？是非佛所說。』菩薩當諦覺知是魔所為，菩薩作第一禪、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三昧，越阿惟越致，不隨錄是四禪，是所禪作三昧越用人，入欲中故禪三昧，是菩薩終不隨禪教，其功德極過禪上去。有共稱譽名字者不用喜，不稱譽者亦不用作憂，其心終不動亂，常念世間人。善出入行步坐起，常端心正志，少婬意。在家者與婦人相見，心不樂憙，常懷恐怖。與婦人交接，念之惡露臭處不淨潔，非我法也，盡我壽命不復與相近，當脫是惡露中去。譬若有人行大荒澤中，畏盜賊，心念言：『我當何時脫出是阨

道中去？』當棄遠是婬泆，畏懼如行大荒澤中，亦不說其人惡。何以故？諸世間皆欲使安隱故也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，其福具足得之，是皆深般若波羅蜜威神力，使作是念。是菩薩，和夷羅洹化諸鬼神隨後，亦不敢近附，菩薩終不失志，心不妄起，身體完具，無瘡癩，極雄猛，終不誘他人婦女。若有治道符祝行藥，身不自為，亦不教他人為，見他人為者心不喜也。終不說男子若女人為事，亦不說非法之事，亦不生惡處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用何等故名為阿惟越致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不與國王若世俗城郭聚落會人從事，不與盜賊若軍師兵刃從事，不與男子女人從事，不與餘道人若祠祀諸鬼神酒肉穀食從事，不與香及燒香若繒綵利業調戲從事，不與海中若諸所欲從事，不與弊惡無反復好鬪亂人者從事，但與深般若波羅蜜從事，心終不遠離，薩芸若常在中。不志常行中正，無不行時。常稱譽賢善者上頭，常隨善知識，不與惡知識相隨，常求佛法，願欲生異方佛剎。用是故，常與佛相見供養之。從欲處、色處、空處，從彼間來生中國，常於善人黠慧中生，在工談語曉經書家生。常不好豫世俗之事，生不犯法，常在大國中生，未常在邊地生也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用是故名為阿惟越致菩薩，終不言我是阿惟越致，亦不言我非、亦不疑我非阿惟越致地，亦不言我是阿惟越致地。譬若有人得須陀洹道，在其地終不疑魔事，適起即覺知，魔稍稍來不聽隨。在阿惟越致地，終不疑不懈怠。譬若有人作惡逆，盡其壽命，心終不可轉使作善不念惡，是惡心至死終不休。是菩薩住中正，在阿惟越致地，心不可移動，十方終不能復轉其心，自有道地，終不疑無阿羅漢、辟支佛，心不念佛難得，心大無有極，安隱堅住其地，無有能降之者。作是住，無有能過是黠者。用是故，弊魔大愁毒，言：『是菩薩心如剛鐵不可轉。』便復更作佛形，往語菩薩言：『若何不於是間取阿羅漢證？若未受決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不得是比、不得是相，菩薩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如是尚不得佛。若當何因得之？』」
佛言：「設是菩薩聞魔語，若心不動者，是菩薩從過去怛薩阿竭受決，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故覺知魔作佛形像來言，是非佛也，魔耳。欲使我心搖，我心不可動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心不可動轉者，從過去怛薩阿竭受決，已授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住阿惟越致地。何以故？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故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悉得法者、悉行中正，當代不惜身命，是菩薩一切法悉受得之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所有法悉得持護。用是故，當為不惜身命，未常懈怠，無有厭時。怛薩阿竭及諸弟子說經時，

心終不疑，亦不言非佛說。聞說深般若波羅蜜，終心不有疑，亦不言非。如是菩薩逮無所從生法樂，於中立持是，功德悉具足。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是為阿惟越致菩薩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怛竭優婆夷品第十六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阿惟越致菩薩極從大功德起，常為菩薩說深法教入深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若乃內菩薩使入深，何等為深？空為深，無想、無願、無識，無所從生滅，泥洹是為限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泥洹是限，非是諸法。」
佛言：「諸法甚深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甚深。何等為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甚深？如本無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本無，爾故甚深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難及也，天中天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妄消去便為泥洹。」
佛言：「甚深與般若波羅蜜相應，當思惟念，作是住學，如般若波羅蜜教，菩薩隨是行，當思惟念，如中教應行一日，是菩薩為却幾劫生死。譬如婬泆之人，有所重愛端正女人與共期會，是女人不得自在，失期不到，是人寧有意念之不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人有念，思想當到，欲與相見坐起宿止言語。」
佛言：「其人未到之間，能有幾意起念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意甚多，甚多！」
佛言：「菩薩念深般若波羅蜜，如是一日心不轉者，却生死若干劫。菩薩學般若波羅蜜，如中教、如中所說思念，隨是行一日，為却惡除罪；若有菩薩遠離深般若波羅蜜，正使布施如恒中沙劫，不如是菩薩隨深般若波羅蜜教一日，其功德出彼上。若復有菩薩壽如恒中沙劫，并持前所布施與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，不得深般若波羅蜜；若復有菩薩隨深般若波羅蜜中行如中教，其功德出彼上。若復有菩薩壽如恒中沙劫，布施如前，持戒具足；若復有菩薩求深般若波羅蜜，從念起說經，其功德出彼上。若復有菩薩持經布施，其功德轉上，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菩薩持經布施，以來深入是中隨是教，其功德出彼上；若復有菩薩以經布施，不深入是中，轉不及也。若復有菩薩持經布施，復深入是中，未常有離時，為般若波羅蜜所護，其功德甚多甚多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所識、有著者，此二何所功德為多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所識，若求深般若波羅蜜，樂於空，樂無所有，樂盡，樂無常，念是為不離般若波羅蜜，如是菩薩得功德不可計阿僧祇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不可計復言阿僧祇，有何等異？」
佛言：「阿僧祇者，其數不可盡極也；不可計者，為不可量計之，了不可得邊崖。爾故為不可計阿僧祇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佛說不可計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計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汝所問者，有何因使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可計、不可量？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何等為不可量？」
佛言：「於空中計之，為不可量，無想、無願計之，如是不可量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空計是，法不可計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我常不言諸法空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怛薩阿竭所說法悉空。」
佛言：「諸法悉空，不可盡、不可計。經無有各各慧，無有各各異，怛薩阿竭但分別說耳。空不可盡、不可量，是想、是願、是識、是生、是欲、是滅、是泥洹，隨所喜，作是為說，作是現示，作是為教，怛薩阿竭所說如是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難及也，天中天！經本空耳。云何復於空中說經，是經不可逮。如我了佛語，諸法不可逮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諸法不可逮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諸法不可逮空耳，是為不可逮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佛說本無不可逮，願解不可逮慧有增有減。」
佛言：「不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若有不可逮慧有增有減，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不增不減。若不增波羅蜜者，菩薩何因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何緣得阿惟三佛？設不減波羅蜜者，菩薩何因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何緣近阿惟三佛坐？」
佛言：「是不可逮慧不增不減，菩薩求深般若波羅蜜若守者，如是漚恕拘舍羅菩薩不念檀波羅蜜增，亦不念減，復作是念，但名檀波羅蜜所布施念，持是功德施與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施如是，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菩薩求般若波羅蜜若守者，得漚恕拘舍羅，不念般若波羅蜜有增有減，是但名為般若波羅蜜，求之若守者，發心念，持是功德施與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等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佛言：「本無是也。是本無不增不減，常隨是念不遠離，是即為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坐不可逮法、不可逮慧。若般若波羅蜜皆不增不減，菩薩念是不遠離，為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持初頭意，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持後頭意近之。」
佛言：「初頭意、後來意，是兩意無有對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後來意、初頭意無有對，何等功德出生長大？」
佛言：「譬如然燈炷，用初出明然炷？用後來明然炷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非初頭明然炷，亦不離初頭明然炷，亦非後明然炷，亦不離後明然炷。」
佛問須菩提：「云何，如是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菩薩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亦不離初意得，亦不用後意得，亦不離後意得也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是為得阿惟三佛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阿惟三佛甚深是因緣，菩薩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亦不離初意得，亦不用後意得，亦不離後意得也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心前滅後復生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。」
佛言：「心初生可滅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可滅。」
佛言：「當所滅者，寧可使不滅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。」
佛言：「本無，寧可使住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欲住本無，當如本無住。」
佛言：「設令在本無中住，寧可使發堅固不？本無寧有心無心？不離本無寧有心不？見本無不？作是求為深求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天中天！作是求為無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，亦不可見。」
佛言：「菩薩求般若波羅蜜，為求何等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求空。」
佛言：「設不空，為求何等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為求想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去想不？不也，是菩薩為不去想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作是求忘想。何以故？求想盡者，設想滅者，即可滅也，便得阿羅漢，是為菩薩漚恕拘舍羅不滅想得證，向無想隨是教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若有菩薩有三種事，向三昧門，守三昧門：一者空，二者無相，三者無願。是三者有益於般若波羅蜜，不但晝日益，夜夢中亦當復益。何以故？佛說晝夜夢中等無異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若有菩薩晝日有益於般若波羅蜜，夜夢中亦復有益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若夢中有所作，寧有所得不？佛所說經，如夢中所有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夢中所作善，覺大喜為益，夢中所作惡，覺不喜為減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設於夢中殺人其心喜，覺以言：『我殺是人快乎？』如是云何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[ 歹* 占] ，爾皆有所因緣，心不空，爾會有所因緣，若見若聞若念為因緣，爾故知耳。從是中令人心有所著，令人心無所著，是為不忘，爾皆有所因緣故。」舍利弗言：「所作皆空耳，何因心有所因緣？」須菩提言：「想因緣，是故心因緣從是起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菩薩夢中布施，持是施與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如是有施與無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彌勒菩薩近前在，旦暮當補佛處，是故知當從問。」
舍利弗白彌勒菩薩：「我所問，須菩提言：『彌勒菩薩能解之。』」
彌勒言：「如我字彌勒當解乎？當以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解慧乎？持是身解耶？若空若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解慧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無力當所解，是法了不見也，亦不見當所解者，是法了不見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彌勒菩薩所說為得證？」
彌勒言：「不也，我所說法不得證。」
舍利弗便作是念：「彌勒菩薩所入慧甚深。何以故？常行般若波羅蜜以來大久遠矣。」
佛問舍利弗：「云何，若自見作阿羅漢時不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見也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不作是念：『我受決是法，當於中得阿惟三佛，亦無有得阿惟三佛者。』菩薩作是行，為求般若波羅蜜，終不恐我不得阿惟三佛，隨是法中教，求般若波羅蜜，用是故我無所畏。菩薩至大劇難虎狼中時終不畏怖，心念言：『設有啖食我者，為當布施行檀波羅蜜，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願我後作佛時，令我剎中無有禽獸道。』菩薩至賊中時終不怖懼，設我於中死，心念言：『我身會當棄捐，正令我為賊所殺，我不當有瞋恚，為具忍辱行羼提波羅蜜，當近阿惟三佛。願我後得佛時，令我剎中無有盜賊。』菩薩至無水漿中時心不畏怖，自念言：『人無德，使是間無水漿。願我後得阿惟三佛時，使我剎中皆有水漿，令我剎中人悉得薩芸若八味

水。』菩薩至穀貴中時心不恐怖，自念言：『我當精進得阿惟三佛，使我剎中終無穀貴，令我剎中人在所願所索飲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食飲。』菩薩在疾疫中時，心念言：『我終無恐懼，正使我身死是中，會當行精進得阿惟三佛，令我剎中無有惡歲疾疫者，必當降伏魔官屬。』」

佛言：「菩薩聞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却後大久遠乃得佛者心不恐怖，從本際起意學以來用不為久也。譬如人意一轉頃耳。何以故？無有本際故。」

佛說是時，有優婆夷從坐起，前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長跪白佛言：「我聞是不恐不怖，必降恐怖之處，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阿惟三佛已當說經。」

佛笑，口中金色光出，優婆夷即持金華散佛上，持佛威神，華皆不墮地。阿難從坐起，更斐袈裟，前為佛作禮，長跪問佛言：「佛不妄笑，既笑當有所說。」

佛言：「是怛竭優婆夷却後當來世名星宿劫，是中有佛名金華佛，是優婆夷後當棄女人身，更受男子形。却後當生阿閦佛剎，從阿閦佛剎去復到一佛剎，從一佛剎復生一佛剎，如是無終極。譬如遮迦越王從一觀復遊一觀，從生至終足不蹈地。是優婆夷從一佛剎復到一佛剎，未嘗不見佛。」

阿難心念：「如阿閦佛剎諸菩薩會者，是為佛會耳。」

佛知阿難心所念，佛言：「是諸菩薩會者，悉度生死已。是優婆夷後當作金華佛，度不可計阿羅漢令般泥洹。是時佛剎中無有禽獸盜賊，無有斷水漿，若穀貴、病疫者，其餘惡事悉無有。」

阿難問佛：「是優婆夷從何佛已來作功德？」

佛言：「乃昔提和竭羅佛所作功德，初發意求佛。提和竭羅佛時，亦復持金華散佛上，願言：『持是功德施與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。』」

佛言：「如我持五華散提和竭羅佛上，即逮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，授我決言：『却後無數劫，若當為釋迦文佛。』是優婆夷，爾時見我從佛授決，其心亦念：『我亦當授決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如是菩薩受決。』」

佛語阿難：「是怛竭優婆夷於提和竭羅佛所，初發起本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是怛竭優婆夷所求已度？」

佛言：「已度。」◎

道行般若經卷第六

道行般若經卷第七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守空品第十七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何等為入空？何等為守空三昧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觀，當作是觀，一心作是觀不見法，如是不見法，於法中不作證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佛所說不於空中作證，云何菩薩於三昧中住，於空中不得證？」
佛言：「菩薩悉具足念空不得證，作是觀不取證，作是觀觀入處，甫欲向是時不取證，不入三昧，心無所著，是時不失菩薩法本，不中道得證。何以故？本願悉護薩和薩故，為極慈哀故。自念言：『我悉具足於功德，是時不取證。』菩薩得般若波羅蜜，獲得極大功德，悉得智慧力。譬若人能勇悍却敵，為人極端正猛健，無所不能，能曉兵法，六十四變皆知習之，為眾人所敬。若有所至處，無不得其力者。有所得者轉分布與人，其心歡欣。若有他事，與父母妻子俱去，過大劇道厄難之中，安隱父母，語其妻子言：『莫有恐懼，當俱出是難中。』既出，得送父母妻子歸鄉里，不逢邪惡到家，莫不歡欣者。何以故？用是人勇悍多智慧黠健故。是菩薩行極大慈，心念十方薩和薩，是時持慈心悉施人上，是菩薩過阿羅漢地，出辟支佛地。於三昧中住，悉愍傷薩和薩無所見，於是中不取證，入空中深不作阿羅漢。菩薩作是行時，為行空三昧，向泥洹門不有想，不入空取證。譬若飛鳥飛行空中無所觸礙，菩薩行甫欲向空，至空向無想，不墮空中，不墮無想，悉欲具佛諸法。譬若工射人射空中，其箭住於空中，後箭中前箭，各各復射，後箭各各中前箭，其人射欲令前箭墮，爾乃墮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為漚惙拘舍羅所護，自於其地不中道取證，墮阿羅漢、辟支佛地，持是功德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功德盛滿便得佛。為菩薩於經本中觀，不中道取證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謙苦作是學，不中道取證。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悉為護薩和薩，守空三昧向泥洹門，心念分別。何等為分別？守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願三昧，是為分別漚惙拘舍羅，使是菩薩不中道取證。何以故？漚惙拘舍羅護之故，故心念一切薩和薩。持是所念故，得漚惙拘舍羅，不中道取證。若菩薩深入觀，守空三昧向泥洹門，無想三昧向泥洹門，無願三昧向泥洹門，

用是故分別久遠已來人所因緣想中，求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說經，當使遠是因緣，守空三昧、守無想三昧、守無願三昧，向泥洹門，皆不中道取證。菩薩如是念久遠人，呼常有想，常有安想，常有我想，常有好想，各各本。我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，用人故為說經，使斷有想、有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，悉斷求。云何斷？是常無常，是樂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醜。菩薩自心念：『為得漚恕拘舍羅，守空、守無想、守無願三昧，向泥洹門，不中道取證。』若有菩薩心念：『人發遠已來，求因緣，求想，求欲，求聚想，求空想，求是想，皆現在。』菩薩言：『我一切欲使世間無有是，用是念人故得漚恕拘舍羅，是法觀空、想、願、識，無所從生齊限，是菩薩不中道取證，法當作是知。』云何菩薩求般若波羅蜜，當曉習於法中，心當何緣求，心當云何入，守空三昧、守無相三昧、守無願三昧，向泥洹門，皆不中道取證。守無識三昧，守無所從生三昧，是菩薩不得決故，守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願三昧、無識三昧、無所從生三昧。念是三昧竟，有來問者，不即持不可計心為解者，知是非阿惟越致菩薩。何以故？阿惟越致心無央數悉知，用是比行不具足，知是菩薩未得阿惟越致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若有菩薩能解是者，便為阿惟越致。」

佛言：「聞深般若波羅蜜，若不聞能解者，即是阿惟越致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可計人求菩薩道，少有能解者。」

佛言：「能解者以受決，以於是功德中，極姝所知法者，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，諸天、阿須倫、龍、鬼神所不及，是為阿惟越致相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遠離品第十八

佛言：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夢中菩薩摩訶薩不入阿羅漢地，不入辟支佛地，不樂索其中，亦不教他人入其中，心亦不念般若中諸法，夢中視，不般若中為證，心悉常在佛。如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當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夢中與若干百弟子共會，在中央坐；不可數千弟子，不可數百千弟子共會，在中央坐說經；與比丘僧相隨，最在前頭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說經悉見。亦復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當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夢中在極高虛空中坐，為比丘僧說經，還自見七尺光，自在所變化，於餘處所作，為如佛說經，菩薩摩訶薩於夢中作是。亦復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當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夢中不恐不怖不難不畏，夢中若見郡縣，其中兵起展轉相攻，若火起，若見虎狼師子及餘獸，若見斷人頭者，如是餘變化大勤苦者，多困窮者，飢者渴者，都以厄難，悉作是見，其心不恐不怖不驚不搖。於夢中見，以覺即起坐，作是念：『如夢中所見，都是三處，我作佛時悉為說經遍教。』亦復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當知是阿惟越致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何從知是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成作佛時，其境內一切無有惡心？是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夢中若見畜生相噉、人民疾疫時，其心稍稍生，逮得是願，作是念：『我會當作佛，如我作佛時，使我境界中一切無有惡。』用是故知。亦復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當知是阿惟越致相。諸惡悉除賜，亦復是，須菩提！阿惟越致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是菩薩摩訶薩於夢中覺已，若見城郭火起時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於夢中所見，用是比、用是相見不怖，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。』菩薩摩訶薩如是，是為阿惟越致相。『持是比、持是相行具足，是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。今我審應審至審，是所向者，當無異今是城郭火起，用我故，悉當滅，悉當消，悉當去，不復現。』」

佛言：「假令火賜滅已、賜消已、賜去已，知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受決已，過去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，授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知是阿惟越致相。假令火不滅、不消、不去，知是菩薩摩訶薩未受決。設火神燒一舍置一舍，復越燒一里置一里，知是，須菩提！其家人前世時斷經故所致，是輩之人所作宿命悉自見，宿命所作惡於是悉除賜，從是以來斷經餘殃悉盡，是宿命惡悉消。如是，須菩提！知是菩薩摩訶薩未得阿惟越致、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用是比、用是相行具足，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視，持是比、持是相，當為說令知之。或時，須菩提！若男子、女人為鬼神所下，若為所持，是彼菩薩作是念：『或我受決，如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授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念悉淨潔故。設我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所念皆淨潔，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却阿羅漢心，却辟支佛心。設却阿羅漢心以，設却辟支佛心以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會當作佛，不得不作佛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作佛者，十方阿僧祇剎現在諸佛，無不知者、無不見者、無不證者。今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悉知我所識念，我審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審如我所語，審如我所為，審如我所言，是鬼神當用我故去。』便告言：『是男子、女人，何等鬼神所取持乎？』鬼神即為去。設是不去者，是菩薩摩訶薩說是時，當知，須菩提！是菩薩摩訶薩未受

決，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不授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其人審至誠者，弊魔往到是菩薩摩訶薩前住，作是語言：『若本作是住，若本字某，若以受決。』欲以亂之。是菩薩當說是語：『時我是真者，鬼神當隨我語，我審受決，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審如我至誠者，是鬼神即當去。』是弊魔便作是念：『我當使鬼神去。』何以故？弊魔極尊有威神，鬼神不敢當。魔作是念，鬼神用魔威神故便捨去。如是菩薩作是念：『用我威神故，鬼神即去耳。』」

佛言：「不知用魔威神故去也，是彼菩薩摩訶薩以自謂審然，便自貢高——輕易人，形笑人，無所錄，語人言：『我於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受決以，其餘人悉未受決。』用是故自可、自貢高，反瞋恚起，恚怒稍稍增多，則離薩芸若大遠，失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智。是輩菩薩無有漚恕拘舍羅，瞋怒更生，起是兩地，當墮阿羅漢地，若墮辟支佛道地。是輩，須菩提！持不成，是菩薩摩訶薩當覺知魔為。捨善知識去，亦不與善知識語，亦不與善知識從事，亦不錄善知識，用是故知為魔所固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當知魔為。何以故？當覺是事，知魔來在菩薩前，魔時時變服，往作是語言：『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授，若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本字某，若母字某，若父字某，若兄字某，若姊字某，若弟字某，若親厚字某，若知識字某，若父母兄字某，若七世祖父母字某，若母外家字某，若父外家字某，若在某城生，若在某國生，若在某郡生，若在某縣生，若在某鄉生，若常軟語，若今作是語，若乃前世時亦復作是軟語，或時高才。』便復隨形，言：『若前世時亦復高明，或見自字，或見乞食，或時一處飯，或時就飯者，或時先噉果菜却食飯，或時在丘墓間，或時路靖，或時在樹間止，或時有受請者，或時不受請，或時少多取足，或時麻油不塗身，或時語聲好，或時巧談語。』魔見如是，因底詭言：『若前世時亦復巧談語如是，若前世時施行法亦復如是。何以故？若前世時淨潔行今還得，若前世時行淨潔故，功德所致，今若還是功德耳。若前世時某家子，若種姓亦復字某，前世有是行，若今世亦復淨潔得是。』彼菩薩心便作是念想：『我得無爾乎？』是弊魔便復作是語言：『若以受決阿惟越致，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若授決已，用是故若得淨潔。』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我所說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，持是比、持是相、持是行用占之，我所說者不具足，得反自用是，當知是菩薩輩終不成就，當知為魔所壞。何以故？用是比、用是相，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，知是了不得用，魔說其功德故，說其字故，是輩菩薩摩訶薩聞

魔所語，心歡欣，自謂審然，便行形調人，輕易同學人，自貢高。彼菩薩用受是字故，便失其本行，墮魔羅網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用受是字故，菩薩摩訶薩不覺魔為，反自呼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魔復作是語言：『若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若作佛時當字某。』是菩薩聞是字，心中作是念：『我得無然乎？我亦先時念如是，我本作是生意，以我本作是念已。』」
佛言：「是菩薩如是於智中少，是菩薩無有漚恕拘舍羅，反作是念：『是所言我字當作佛時，亦如我先時所念，我定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字如是。』」
佛言：「如魔所教，若魔天共作，是比丘為魔所迷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我所署菩薩，用是比、用是相，我不教令作是為，我所教了不得，亡是比、失是相，反用是字，故自意念：『我是阿惟越致。』便輕餘菩薩，用是輕易故離佛，遠離薩芸若，遠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智，遠是漚恕拘舍羅，亡以般若波羅蜜，亡以善知識，以更得惡知識，是菩薩會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。若後大久遠勤苦能復求佛者，用般若波羅蜜恩故，當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自致作佛。」
佛言：「爾時發意受是字時，不即覺，不即改，不即悔，如是當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。」
佛言：「若有比丘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復他事，所犯毀是禁，不復成沙門，不復為佛子，是壞菩薩輩，罪過於比丘四事法。是菩薩言：『我於某國某郡某縣某鄉生。』作是意生念時，其罪最重，當作是知。置是四事重法，是為五逆惡，當意生是念時，其罪重。是菩薩用受其字故，意信，生是念故，其罪大，當作是知。如是，須菩提！用是字故，為魔入深罪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遠離之德菩薩摩訶薩，弊魔復往作是語言：『遠離法正當爾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稱譽。』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我不作是說遠離，教菩薩摩訶薩於獨處止、於樹間止、於閑處止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遠離何所？復有異遠離乎？亦不於獨處止，亦不於樹間止，亦不於閑處止，何等為異遠離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正使各各有阿羅漢隨是行念，各各有辟支佛隨是行念，各各有菩薩摩訶薩城外行遠離，各各行菩薩摩訶薩，一切惡不得犯，各各行菩薩摩訶薩，若當於獨處止，若於樹間止，若於閑處止，了了行菩薩摩訶薩是遠離法。我樂使作是行，不使遠行絕無人處於中也。菩薩摩訶薩持是遠離，當晝夜行，當了了行，是故菩薩摩訶薩遠離於城傍行。持是比菩薩摩訶薩當各各行，若於獨處止，

若於樹間止，若於閑處止，各各行菩薩摩訶薩，我所說遠離法如是。爾時弊魔，當往教行遠離法語言：『若當於獨處止，若於樹間止，若於閑處止，當作是行。』是菩薩隨魔教，便亡遠離法。魔語言道：『等取阿羅漢法，作是念無有異，當隨是行，辟支佛道作是念無有異，亦當隨是行，菩薩道作是念無有異，亦當隨是行，般若波羅蜜難了知入中，若當作是行捨般若波羅蜜。』」

佛言：「是菩薩所願未得，反隨其行，於法中未了知，是菩薩摩訶薩反自用是，當輕易餘菩薩，自念：『誰能過我者。』輕易城傍行菩薩。城傍行菩薩，了了淨潔，心無所念，不入阿羅漢法中住，不入辟支佛法中住，所有惡心不受，禪悅棄定，於三昧中悉逮得，所願悉具足度。」

佛言：「是無有漚恕拘舍羅菩薩，正使於百千由旬空澤中，在其中行，禽獸所不至處，賊所不至處，羅剎所不至處，在彼間止，若百歲、若百千歲、若百千萬歲，正使復過是，不知是遠離法，會無所益。是遠離菩薩不具足，自念自用悉得，以了不自知為亡也。自用在遠離中立，是為兩舌耳，不得遠離也。我不喜是菩薩心爾也，我所道遠離菩薩摩訶薩不爾也。是所遠離不具足知，於是遠離中了不得，如是為三遠離耳。如是弊魔便往飛在虛空中立，作是語：『善哉，善男子！是真遠離法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說，正當隨是遠離行，如是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』是菩薩聞是語喜，便從遠離起去，往到城傍遠離菩薩所，是菩薩比丘成就有德人也，反往輕言：『若所行法，非也。』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仁者中，有了了隨行菩薩摩訶薩，反呼非，中有反行反呼是，不當敬者而敬之，當所敬者反瞋向，語是菩薩言：『我行遠離，有飛人來語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若審是遠離法，正當隨是行。」用是故我來相語耳。今若當隨我所行，如我所行無有比，若有城傍行，誰當來語若，誰當來告若善哉？』」

佛言：「是菩薩有德之人，而反輕如是。須菩提！菩薩當作是知，如擔死人種，無所復中直反呼，是菩薩有短，是為菩薩怨家，是為厭菩薩，以是為天上天下之大賊也；正使如沙門被服，亦復是賊無異也；於菩薩有德人中，亦復是賊也。是曹輩，須菩提！不當與共從事也，不當與共語言也，亦不當恭敬視也。何以故？多瞋怒起，敗人好心。是輩人也，當作是知。何所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不捨薩芸若？不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是所菩薩摩訶薩不捨薩芸若故，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為一切護薩和薩。是彼壞菩薩輩，不當與從事，不當敬，不當與會。所當護法，一當自堅持，常當急持淨潔心立，心所狎習，常當諦持，常當正心，常當怖畏勤苦處，無得入其中，無得入三處，是彼壞菩薩輩，所在彼處，常當持慈心

向，常當哀之令安隱，愍傷之、慈念之，常當自護自念：『使我無得生是惡心，一切使我心無瑕穢，我設有是不善，疾使我棄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所有行極上，當作是知。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善知識品第十九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在事，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是彼當與善知識從事，恭敬承事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菩薩摩訶薩善知識，當何以知之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佛天中天，是菩薩摩訶薩善知識；若有說般若波羅蜜者，教人入是經中，是菩薩摩訶薩善知識；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善知識。當作是知。六波羅蜜是舍怛羅，六波羅蜜是道，六波羅蜜是護，六波羅蜜是一，六波羅蜜是將，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皆從六波羅蜜出；甫當來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皆從六波羅蜜出；今現在十方阿僧祇剎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亦皆從六波羅蜜出，成薩芸若。皆於四事中取道，用四事護薩和薩。何等四事？一者、布施於人，二者、歡樂於人，三者、饒益於人，四者、等與。是為四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是故為舍怛羅，是故為母，是故為父，是故為舍，是故為臺，是故為度，是故為自歸，是故為導，是故為六波羅蜜，是故為薩和薩之度。何因菩薩摩訶薩學六波羅蜜？用無有極處人民故，悉欲斷其根，是菩薩摩訶薩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學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何所是般若波羅蜜相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無所罣礙是般若波羅蜜相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所相得般若波羅蜜，如是相得諸法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無所有相得般若波羅蜜，是所相得諸法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諸法各各異，諸法各各虛空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是所相各各虛空，是為般若波羅蜜相，諸法各各虛空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是所相般若波羅蜜各各虛空，隨是相諸法各各虛空。」
須菩提問佛：「正使，天中天！諸法各各虛空，何緣人民欲生無有盡時，各各無有減時，各各無有盡處時，虛空無有增時，虛空無有息時，各各虛空無有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不從是中各各虛空，是法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云何，天中天！是法當何以知決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爾須菩提！晝夜人民欲得是因致是，作是求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晝夜人民欲得是因致是，作是求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若見我欲得是空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不？須菩提！自作是得是空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中天！空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但用是故，欲得是因致是，人民用是故勤苦，無有解已時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天中天極安隱人民，欲得是因致是，勤苦無有休息時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人民所欲故便著，當作是知。人民所生本從是生，從是中無可取，無可取者不作是得，是了無所有。如是，須菩提！無有減盡時，從是中了無有生增益者。作是曉知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作是曉知者，菩薩摩訶薩為不求色，不求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作是曉知，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，為悉等行，諸阿羅漢、諸辟支佛所不能及，有德之人所行道，是彼極過上，是所得愛無有能逮者。是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念：『得般若波羅蜜已，當作是行。』菩薩摩訶薩晝夜行，疾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閻浮利人民及四面，蜎飛蠕動悉令作人，各各得人道已，皆令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以發意索佛道，各各盡壽作布施，持是布施施與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菩薩摩訶薩作是布施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如是菩薩摩訶薩得般若波羅蜜已守一日，正使最後守一日，如般若波羅蜜中教，作是念行，其福過彼上。或時菩薩摩訶薩得般若波羅蜜已，如是法作是念行，是都盧於眾中極尊。何以故？其餘人無有能及是慈者，捨諸佛，是菩薩摩訶薩無有與等者。是善男子深入知中，曉了是智悉具足，悉見世間勤苦者，爾時極大愍傷，念眼徹視見不可計人民，悉具足無有懈時，用不懈故得是行。當爾時極大感念，悉念薩和薩，不用是相住，亦不用餘住是所。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其智極大明，雖未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明如是。隨是行，一切剎土皆共尊舉，正上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終不逮，若受人衣被、飲食、床臥具、醫藥悉具足。是般若波羅蜜者，心在其中立，所受施悉除去，近薩芸若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所噉無有罪益，於薩和薩悉示道徑，無有邊，無有極處，悉明照；諸在牢獄中者，悉欲度脫；薩和薩悉欲示眼。是般若波羅蜜中法，當念行，當隨是教，用是念行，是般若波羅蜜有入中者，不動行，不搖行。何以故？隨是不動搖行，莫念想，莫得作異念持短入般若波羅蜜中，當作是行，晝夜入般若波羅蜜中莫懈止。譬若，須菩提！男子得摩尼珠，前時未得，却後得是摩尼珠，歡欣踊躍。得是摩尼珠已，却後復亡之，用是故大愁毒，坐起憂念想，如亡七

寶，作是念：『云何我直亡是珍寶？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欲索珍寶者，常當堅持心無得失薩芸若，常當入是中念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設使所念用身亡乎？云何菩薩摩訶薩念薩芸若不亡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設是菩薩摩訶薩作是知無為，不失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虛空，是般若波羅蜜亦不增亦不減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是般若波羅蜜虛空，云何生菩薩摩訶薩，般若波羅蜜成就其行，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佛言：「不也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亦不增亦不減。正使，須菩提！是經中說時，菩薩摩訶薩聞是亦不恐亦不怖，當作是知，是善男子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是般若波羅蜜為空行乎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有離般若波羅蜜行得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空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離空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敗色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敗痛痒思想生死識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離色頗所有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「離痛痒思想生死識頗所有行？」「不，須菩提！」
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見是法不——何所法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遍見不——見般若波羅蜜何所菩薩摩訶薩行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設使，須菩提！遍見不——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設使，須菩提！不遍見法有所生處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見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是菩薩摩訶薩逮無所從生法樂，如是樂悉具足，無所從生受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至處，無所復畏，悉作是護，菩薩摩訶薩作是求、作是行、作是力，為逮佛慧、極大慧、自在慧、薩芸若慧、怛薩阿竭慧。設見不得佛，佛語為有異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設使諸法無所從生，受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不也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見不——所當受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不見法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如是諸法，無無從中得。菩薩不作是念：『持是法當受決不受決。』」◎
道行般若經卷第七

道行般若經卷第八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釋提桓因品第二十

釋提桓因於眾中白佛言：「甚深般若波羅蜜，難了難知。是人民功德不小，聞是深般若波羅蜜，書者、持者、學者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云何，拘翼！閻浮利人民，是都盧皆持十戒悉具足，其功德寧多不？持是功德，百倍千倍萬倍億萬倍巨億萬倍，不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聞是般若波羅蜜書持學者。」
時坐中有一異比丘語釋提桓因：「出拘翼上去已，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乎？」
釋提桓因報是比丘言：「持心一反念，出我上去已，何況聞般若波羅蜜書持學者。聞般若波羅蜜，以隨是法，隨是法教作是立，都盧出諸天、阿須倫、世間人民上，都盧於諸天、阿須倫、世間人民中極尊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獨過諸天、阿須倫、世間人民上也，乃至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都復過是上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獨過阿羅漢、辟支佛上也，亦復至菩薩行檀波羅蜜，設無般若波羅蜜，無漚惙拘舍羅，亦復過是上。不獨過檀波羅蜜，亦復乃至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菩薩摩訶薩失般若波羅蜜，失漚惙拘舍羅，亦復過是上去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正使菩薩摩訶薩狎習般若波羅蜜中行，都盧合會諸天、諸阿須倫、諸世間人民，終不得勝是菩薩摩訶薩。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，如中所狎習般若波羅蜜，作是堅持，是菩薩摩訶薩疾近薩芸若，是菩薩摩訶薩離怛薩阿竭名不遠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護，離佛坐不遠，是菩薩摩訶薩所有懈怠不復生，是菩薩摩訶薩作是學為學佛，不學阿羅漢法，不學辟支佛法。當作是學菩薩摩訶薩，四天王當作問訊言疾學是，四部弟子當作所度，當於佛座上坐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作是學菩薩摩訶薩，四天王常自往問訊，何況餘天子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當念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行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或時世間所有勤苦之疾，是身了無有怨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」
阿難作是念：「是釋提桓因自持智說耶？持佛威神說乎？」
釋提桓因知阿難心所念，語阿難言：「持佛威神，我所說乎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阿難！持佛威神，釋提桓因所說乎？正是中，阿難！或時菩薩摩訶薩深念般若波羅蜜，行般若波羅蜜，行學般若波

羅蜜。當是時，三千大千國土中弊魔，一切心中皆愁毒，欲共壞亂是菩薩摩訶薩，自共議言：『當何以使是菩薩便中道取證阿羅漢、辟支佛道，莫使成作佛？』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貢高品第二十一

佛語阿難：「菩薩隨時欲學般若波羅蜜，隨法欲行般若波羅蜜，是時一佛界中魔，各各驚自念言：『欲使菩薩中道得阿羅漢果，莫疾使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疾使得佛。』
「復次，阿難！弊魔愁毒為憂，見菩薩習行於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是時諸弊魔四面放火風，恐怖是菩薩，若令畏懼，衣毛當起，使心一反，亂念轉復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魔不遍行亂菩薩，若有行亂者，有不行亂者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何等菩薩為魔所亂？」
佛語阿難：「若有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不樂者，弊魔便行往壞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心狐疑者，自念：『若有無有耶？』如是，阿難！菩薩為弊魔所得便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菩薩遠離於善師，是菩薩所聞般若波羅蜜深事不欲聞也，亦不了也，亦不知也，何因守般若波羅蜜？用是故，阿難！是菩薩弊魔所得便者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若有菩薩與惡師從事，用是故，弊魔得菩薩便。是菩薩言：『正是我所喜師也，當成我所願，餘多有菩薩非我善厚也。』用是故，弊魔便復得菩薩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時，教餘菩薩：『用是為學，用是為寫，我尚不了其事，汝能了耶？』若有時菩薩與異菩薩轉相輕易言：『我所行是也，汝所行非也。』爾時諸弊魔歡欣踊躍，是時弊魔便作異被服像來，歎菩薩言：『汝於某國生某種姓家。』是菩薩聞是語，便輕易餘成就不貢高菩薩。是貢高菩薩功德薄少，無阿惟越致相也。是菩薩於阿惟越致中功德少，自貢高，輕餘菩薩言：『卿不及我所行。』用是故，弊魔大歡欣言：『今泥犁、禽獸、薜荔墮者不少。』弊魔當復增其念，所語所說，多有信用者，聞之者無不隨其言者，作是學者瞋恚益增，心所作為顛倒。用是故，身口心所作為輕反。用是故，其人在泥犁、禽獸、薜荔中罪益增。用是故，弊魔大歡欣踊躍無有極。若求菩薩道家，與求羅漢道人共諍，爾時弊魔自念：『菩薩離薩芸若遠，離遠亦不大遠。』菩薩又與菩薩共諍，爾時弊魔念言：『兩離佛遠。』」
佛語阿難：「未得阿惟越致菩薩，與阿惟越致菩薩共諍，罵詈阿惟越致菩薩。是菩薩罵，以隨心所念，轉懷怨恨，心一轉念，聽却一

劫。菩薩雖有是惡念，不捨薩芸若，却無數劫極，甫當更復從發意起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心所念惡寧可得中悔不？當乃却就爾所劫乎？」
佛語阿難：「於我法中，廣大極可得悔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若有菩薩念惡有恨，自歡欣，復語他人，是人不可復使悔也。若有菩薩若罵詈瞋恨，自念：『咄！我所作無狀。』後終不敢復作是。復自考責：『人道難得，用是故，悉當忍於人？何況乃當與人共諍言乎？我當為十方人作橋，令悉蹈我上度去。我有是意，寧當復與人共諍耶？住立當如聾羊，諸惡悉當忍，諸惡心不當犯。我作佛時悉當安十方人得般泥洹，我不復與人共諍，瞋恚於人，為用羅漢道故。』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菩薩、菩薩自相與共止，法當云何？」
佛語阿難：「菩薩、菩薩轉相視，當如視佛，心念言：『共一師、共一船、共一道，是所學，我亦當學。』如是若有餘菩薩欲喜學羅漢、辟支佛道，若與從事，設有是人者，我不與從事；其有世世欲求佛道者，當與相隨如是學，為共一法學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學品第二十二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學無常為學薩芸若？學無所生為學薩芸若？學去離婬為學薩芸若？學滅為學薩芸若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汝所問：『學無常為學薩芸若？』者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是怛薩阿竭本無，隨因緣得怛薩阿竭，本無字寧有盡時不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不，佛言不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為學薩芸若，如是學為學般若波羅蜜，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陀，為學力，為學無所畏，為學諸佛法。菩薩學如是者，悉行諸學法。菩薩摩訶薩作是學，魔及魔官屬不能中道壞；菩薩如是學，為疾得阿惟越致；菩薩如是學者，為疾近佛樹下坐；菩薩如是學，為悉學佛道；菩薩如是學，為習法也；菩薩如是學，為極大慈哀。如是為學等心。菩薩學如是，三合十二法輪為轉；菩薩學如是，為學度滅十方天下人；菩薩學如是，為學甘露法門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不懈怠人乃能學是，作是學為學十方天下人道。菩薩學如是者，不入泥犁、禽獸、薜荔中；菩薩學如是，終不生邊地；如是學，不復生愚癡貧窮中；如是學，不復盲聾瘖痾歐；如是學，為不毀十戒；如是學，為不隨解除卜 問；如是學，遠離不持戒人。菩薩如是學，不願生尼惟先天上。何以故？菩薩有漚恕拘舍羅故，般若波羅蜜何等漚恕拘舍羅？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漚恕拘舍羅，

持漚恕拘舍羅，滅神入禪，不隨禪法。菩薩學如是，為得淨力，為得無所畏力，為得佛法淨力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佛所有諸法本皆淨，何等為菩薩得法淨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學如是，為學無所得淨法諸法淨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悔不厭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未得道者愚癡，不曉是法，不見是事，菩薩用人故常精進，人見我亦當効我精進，用是故，菩薩得力、精進、無所畏。菩薩作是學，悉知十方天下人心意所念，無能過者。譬如地出金銀。少所處出耳。如是，須菩提！少所人隨般若波羅蜜法教學。譬若，須菩提！少所人索遮迦越羅處，索小國王多。如是，須菩提！少所人隨般若波羅蜜法教學，從是中多索阿羅漢、辟支佛者；有初發意菩薩，少有隨般若波羅蜜教者；既有學般若波羅蜜，少有得阿惟越致者。菩薩當作是念：『我當力學慕及阿惟越致。』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行般若波羅蜜，不持瞋恚意向人，不求他人短，心無慳貪，心不毀誡，心不懷恨，心不懈，心不迷亂，心不愚癡。時菩薩學般若波羅蜜時，諸波羅蜜皆悉屬。學般若波羅蜜為照諸波羅蜜，為悉入諸波羅蜜，學般若波羅蜜，為具足餘波羅蜜。譬如人言：『是我所便，外著十二品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學般若波羅蜜皆悉屬。譬如，須菩提！人死時命盡，身諸根悉滅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學般若波羅蜜，為學諸波羅蜜皆悉屬。菩薩欲學度諸波羅蜜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欲學般若波羅蜜，為學無極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一佛界中所有人寧多不？」
須菩提報佛言：「甚多。」
佛言：「若有菩薩供養一佛界中乃爾所人，供養自盡壽命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甚多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不如菩薩守般若波羅蜜如兩指相彈頃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般若波羅蜜極尊，用是故疾得佛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為十方人中獨尊，給施十方貧窮孤獨者，欲求佛境界者，欲得佛智慧所樂者，欲得如師子獨鳴者，欲得佛處者，悉欲得是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者，為悉學餘法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為復學阿羅漢法耶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雖知阿羅漢法，不樂行、不學阿羅漢所作功德，云何當得也？阿羅漢所行，菩薩悉知，不學、不行、不於中住。菩薩作是學，天上天下無有能過者，悉過阿羅漢、辟支佛上，如是為近薩芸若。菩薩作是學，不離般若波羅蜜遠也，為行般若波羅蜜。菩薩作是學，於薩芸若法中不增不減，離阿羅漢、辟支佛道。菩薩若

復作是念：『持是般若波羅蜜，當得薩芸若。』有小想為不行般若波羅蜜，亦不有般若波羅蜜之相。當持得薩芸若，亦無念，亦無見，亦無所想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時釋提桓因在大會中坐，作是念：「菩薩行，十方天下人無有能過者，何況自到至佛乎？十方人道難得，既得壽為安隱，有一發意行佛道者難得，何況至心行佛道者乎？欲為十方天下人作導首，是人難得。」
是時釋提桓因化作文陀羅華，取持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說：「行菩薩道者乃向佛道乎？所願悉成，為近為悉護，作是行者為悉成佛，諸經法、薩芸若經法、怛薩阿竭經法，悉具足，阿惟越致經法亦爾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人有至心索佛，於是法中一反念終不遠。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我欲使人於法中益念不厭生死之苦，一切天上天下為苦，用人故悉當忍勤苦之行。心作是念：『諸未度者悉當度之，諸未脫者悉當脫之，諸恐怖者悉當安之，諸未般泥洹者悉皆當令般泥洹。』」
釋提桓因問佛言：「新發意菩薩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得何等福？隨次第上菩薩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得何等福？乃至阿惟越致上至阿惟顏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得何等福？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須彌山稱之尚可知斤兩，從勸助代初發意菩薩歡欣，其福不可量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一佛境界尚可稱知斤兩，阿閦浮菩薩行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其福無有科限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一佛境界中諸海所有水，取一髮破為百分從中取一分，以一分之髮取海水盡，尚可數知幾渧，阿惟越致菩薩行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其福不可數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阿僧祇佛剎所有境界虛空持一斛半斛，一斗半斗，一升半升，尚可量空知幾所，阿惟顏菩薩行勸人、助其歡欣，其福不可極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為魔所亂，聞是不助歡欣，魔官屬人聞是不助歡欣者，從魔天上來下，聞是不助歡欣者。何以故？若有意索佛者，為壞魔境界也；有發意索佛者，當助其歡欣，是為壞魔境界。心不離佛，不離經，不離比丘僧，如是當助其歡欣。」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如釋提桓因所言，助其歡欣者為近佛，用是助歡欣之功德，世世所生處，為人共欲得供養，未嘗有聞惡聲時，不恐

當歸三惡道，常生天上，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如是人助菩薩歡欣者，為悉施護十方人。何以故？初發意菩薩稍增自致至佛，成就作佛已，當度脫十方天下人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心譬如幻，何因當得佛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汝寧見幻不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不，化幻亦不見。幻心離化，幻離幻心，雖離是，見異法，當得佛道不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不見亦不離，化幻離幻，心亦不見，當得佛，亦無法，亦無見，當說何等法耶、得不得乎？是法本無，遠離亦本無，若得若不得，本無所生，亦無有作佛者，設無有法，亦不得作佛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設爾般若波羅蜜離本無對，法離本，亦無對，亦無證，亦無守，亦無行，亦無有法當有所得。何以故？離般若波羅蜜本無形故，本無遠離，何因當於般若波羅蜜中得佛？佛者離本無所有，何所本無所有當得佛者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如須菩提所言離，今般若波羅蜜無所有，離本薩芸若無所有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雖離般若波羅蜜本，本亦無所從生。須菩提！當作是思惟，深入守，是故離本無所有得作佛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雖知離本般若波羅蜜無所有，是為不守般若波羅蜜，不具足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得作佛也。」
佛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言，不用得般若波羅蜜故得佛也，亦不用離無離得作佛，亦不可離般若波羅蜜得作佛，不得般若波羅蜜者，不得作佛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甚深難及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汝所言：『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甚深難及。』菩薩所言勤苦行、深奧之法，不在取泥洹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是所說事，菩薩不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亦無有作證者，亦無般若波羅蜜中得證者，亦無有經法得作證者。菩薩聞是，不恐不怠不難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雖作是行，亦不見行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雖近作佛亦不見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遠離羅漢、辟支佛，亦不見亦不念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譬如空中無念若有近若有遠。何以故？空本無有形故。行般若波羅蜜，無有離佛遠、離佛近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無有形故。譬如幻師作化人，化人不作是念：『師離我近，觀人離我遠。』何以故？化人無有形故。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不作是念：『羅漢、辟支佛道離我遠，佛道離我近也。』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無有形故。譬如影現於水中，不作是念：『何因影現於水中？』若所有近者不念言近，若遠者亦

不念言遠。何以故？影無有形故。般若波羅蜜如是，亦無是念：『羅漢、辟支佛道為遠耶？佛道為近乎？』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無有形故。般若波羅蜜，敵無所愛，敵無所憎，怛薩阿竭所有、無所著、無所生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亦無所生、亦無所著。譬如怛薩阿竭化作人，不作是念：『羅漢、辟支佛道離我遠。』亦不言：『佛道離我近。』何以故？化人無有形故。般若波羅蜜亦不作是念：『羅漢、辟支佛道離我遠。』亦不念：『佛道離我近。』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無有形故。譬如工匠黠師剋作機關木人，若作雜畜木人，不能自起居因對而搖，木人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動搖屈伸低仰，令觀者歡欣。』何以故？木人本無念故。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隨人所行悉各自得之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形亦無念。譬如造作海中大船，所以者何？作欲度賈客。船亦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度人。』何以故？船本無念故。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隨人所行悉各自得之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形、亦無念，亦如是。譬如曠野之地，萬物百穀草木皆生其中，地亦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生也、不生也。』般若波羅蜜生諸經法，亦不念言：『從中生與不生。』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本無形故。譬如摩尼珠悉出其寶，般若波羅蜜悉出其經法分別教授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日照於四天下，其明亦不念言：『我當悉照。』般若波羅蜜悉照諸經法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水無所不至，水亦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有所至。』般若波羅蜜悉至諸經法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風無所不至，風亦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有所至。』般若波羅蜜成就諸經法亦如是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須彌山巔以忉利天為莊飾，須彌山亦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上治忉利天莊嚴。』般若波羅蜜成就薩芸若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大海悉出諸珍琦寶物，海水不作是念言：『我當從中出珍寶。』般若波羅蜜悉出生諸經法亦如是，雖爾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念。譬如佛出生諸功德，悉覆輩，等心加於十方人，般若波羅蜜成就於諸經法亦如是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強弱品第二十四

舍利弗問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為高行耶？」須菩提報言：「我從佛所聞事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為無高行也。」
若干百千愛欲諸天，作是念：「當為十方人發意為菩薩道者作禮。何以故？行般若波羅蜜不中般泥洹故。如是菩薩為勤苦行，不於是法中墮落取證。」

須菩提語諸天言：「雖不中道墮落取證，是不為勤苦。勤為十方不可計阿僧祇人被法鎧，度令得泥洹，是乃為勤苦之難。是人本無，本無索不可得也。如是菩薩作是念：『為欲度人，度十方人為欲度空。』何以故？空亦無有遠，亦無有近，亦無所有，用是以菩薩勤苦行，索人本無有，欲度人為度虛空，被德鎧，用人故被德鎧，欲過度人，是故菩薩為被德鎧。如佛所說，人無有本。曉知人本無所有，是為度人。菩薩聞是不恐不怖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離人本無本無，離色本無色，離痛痒思想生死識本無識，離諸經法本無諸經法。菩薩聞是不恐不懈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何因菩薩不恐不懈？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本無故不恐，本淨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本無有所因，懈亦復無有。菩薩聞說是不懈，不恐不怖，是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菩薩行是時，諸天皆為作禮，諸梵天皆為作禮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不但諸天、諸梵天為菩薩作禮，上至阿會亘彼立、阿波摩那、阿會波羅，及上至阿迦膩吒諸天，皆為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禮，十方不可復計阿僧祇現在諸佛，悉念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悉共擁護，知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阿惟越致。恒邊沙佛剎其中所有人，悉使為魔，一魔者化如恒邊沙人，悉使為官屬，設使爾所魔，各各乃爾所官屬，欲共害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不能中道壞，不能中道得便。菩薩有二事法行般若波羅蜜，魔不能中道使得便。何謂二事？一者、諸經法視皆空，二者、不捨十方人悉護。是為二事。菩薩有二事諸魔不能動。何謂二事？一者、不失本願，二者、十方諸佛悉護視。是為二事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諸天往至菩薩所，問訊深經之事，諸天讚歎善之：『今作佛不久。』當隨是法教立，既隨是法教立者，諸有困苦者皆得護，諸未得歸者為得自歸，為人故作法舍，無目者使得黠目。隨是般若波羅蜜法教立者，十方不可復計阿僧祇現在諸佛，悉共擁護行般若波羅蜜者，諸佛各各於其剎四部弟子中，說是菩薩功德，各各讚歎善之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譬若我今讚歎說羅麟那杖那佛。」

佛復言：「今我剎界中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十方諸佛今亦讚嘆說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亦復如是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諸佛悉讚歎諸菩薩如是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賜讚歎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有行菩薩道未得阿惟越致者，諸佛亦復讚歎。」

須菩提復問佛：「何等為行菩薩道為佛所讚歎？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有菩薩隨阿閦佛前世為菩薩時所行，及羅麟那杖那佛前世為菩薩時所行，有菩薩隨是教，用是故，十方諸佛讚是菩薩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諸經法，信本無所從生，是菩薩尚未得無所從生法樂，於中立信，諸法本空，是菩薩尚未得阿惟越致，信諸經法本無如泥洹，是菩薩尚未得入阿惟越致地，隨是法教立，疾得阿惟越致。有應是法行者，是故十方諸佛共讚歎是菩薩。菩薩為度阿羅漢道地、辟支佛道地，向佛道地。若有菩薩應般若波羅蜜行者，為諸佛所讚歎，知是菩薩不久在阿惟越致道地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，信不狐疑。菩薩作是念：『如佛所說諦無異。』是菩薩却後當復於阿閦佛所聞是般若波羅蜜，及餘菩薩所聞亦復爾。作是信般若波羅蜜者，以為在阿惟越致地立。若有聞般若波羅蜜信者，其德甚大不小，何況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法教立者，隨是法教立者，為疾入薩芸若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設離本本無法不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何所法說有說經者？」

佛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言：『設離本本無法不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亦無有法說經者？』是本無無本，何所有於本無中立無者，有本無有當得佛者，亦無有本法有作佛者。本無無有，說經者亦不可得。」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甚深，菩薩勤苦行乃自致成佛。何以故？無有字法無所得在本無中立者，亦無有法當作佛者，亦無有說經者。菩薩聞是，不恐不怖不疑不厭。」

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：「如釋提桓因所言，菩薩勤苦聞深般若波羅蜜，信不狐疑不厭。」

須菩提報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諸經法皆空，何所有狐疑厭者？」

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說，一切為說空事，為悉無所著。譬如射虛空了無所著，須菩提所說經亦如是了無所著。」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我所說，為隨佛法教耶？為有增減乎？」

佛語釋提桓因：「拘翼！如佛所說，法教等無異，如須菩提所說但說空事。須菩提亦不見般若波羅蜜者，亦不見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亦不見得佛者；亦不見薩芸若，亦不見得薩芸若者；亦不見怛薩阿竭，亦無有得怛薩阿竭者；亦不見無所從生，亦不見無所從生證得之者；亦不見十種力，亦無有索十種力者；亦不見四無所畏，亦不見索四無所畏者。經法本淨，亦無所得。須菩提隨無所得教立，如是須菩提隨無所得教立者，是菩薩為行般若波羅蜜百倍千倍萬倍。須菩提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捨置佛道地，眾羅漢、辟支佛道地，不及是菩薩道地，欲為十方天下人持尊，當隨佛法教立如是。」

是時忉利天上數千萬天，持化作文陀羅華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說諸天言：「我曹亦當隨法教立。」
時坐中百六十比丘，起整衣服為佛作禮，作禮已，各各手中有化文陀羅華，持是華散佛上，散已作是說：「我曹亦當隨法教立。」
是時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，其明至十方佛剎悉為明，其明還遶佛三匝從頂上入。阿難從坐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長跪問佛：「佛不妄笑，既笑當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百六十比丘及諸天，當於是波羅劫中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漚辰那拘尼摩。作佛時，比丘僧數各各等，壽命亦各各等，其壽各十萬歲，隨次稍稍作佛，作佛時各各盡世，雨五色華。」◎
道行般若經卷第八

道行般若經卷第九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語阿難：「作是立者，無有能過。菩薩作是立為如佛立，作是立無有為作師者，是為薩芸若立。欲作是立者，當隨般若波羅蜜教。有應是般若波羅蜜行者，當知是人從人道中來，或從兜術天上來，是人或從人道中聞般若波羅蜜，或從兜術天上聞，或從人道中行，或從兜術陀天上行。何以故？佛般泥洹後，般若波羅蜜若於十方見，若於兜術天上見，有行是般若波羅蜜若書者，諸佛悉視護之。是菩薩復轉教人，勸樂合偶，知是菩薩供養若干佛以來，不於羅漢、辟支佛品中作功德，知是菩薩供養若干佛以來，學是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。若有受般若波羅蜜，若有學，若有持，若有解中事，若有隨，知是菩薩如面見佛無異。是菩薩不止亦不誹謗般若波羅蜜，知是菩薩供養若干佛以來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雖有人於佛所作功德，持用求羅漢、辟支佛，會當得佛無異。若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常當遠離羅漢、辟支佛道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持是般若波羅蜜囑累汝。阿難！我為汝所說經，捨置般若波羅蜜摩訶漚恕拘舍羅及諸摩訶惟曰羅，我每所說餘經汝所受，設令悉散悉亡，雖有是，其過少耳。汝所從佛受般若波羅蜜，設散設亡，其過甚大不小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復囑累汝般若波羅蜜，受學持法，當諦學，悉具足受，悉念持書，字令正無缺減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經身等無異。阿難！當作是念：『般若波羅蜜莫使缺減。』何以故？今佛現在，有慈心佛恩德，欲報佛恩具足供養者，汝設有慈心於佛者，當受持般若波羅蜜，當恭敬作禮供養，設有是行，汝悉為供養佛報恩，以汝為恭敬過去當來今現在佛已，汝慈孝於佛，恭敬思念於佛，不如恭敬於般若波羅蜜，慎莫亡失一句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囑累汝般若波羅蜜以為信，若有不欲離於佛、離於經、離於比丘僧，亦不欲離於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者，不當遠離般若波羅蜜，是佛所教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若有受般若波羅蜜持護，是為持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教法。何以故？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，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。菩薩欲得佛道者，當學六波羅蜜。何以故？六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母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囑累汝六波羅蜜，六波羅蜜者，佛不可盡經法之藏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，皆從六波羅蜜出生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汝日日教人，盡一佛境界中人，汝悉教令得阿羅漢道。雖有是教，尚未報佛恩，不如具足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。汝所教人悉使得阿羅漢，此所作功德，持戒、精進、守道，雖教乃爾所人，其福寧多不？」
阿難報佛言：「甚多，天中天！」
佛語阿難：「不如持般若波羅蜜具足為菩薩說，雖不能多，一日可，雖不能一日，食時可，雖不能食時，為說須臾間可，其福勝度爾所阿羅漢。菩薩摩訶薩自於般若波羅蜜，念思惟其中事，菩薩雖思惟其中事，得其功德，出眾阿羅漢、辟支佛上去。雖思惟其中事，會當得阿惟越致，設不中道還。」
說般若波羅蜜時，四部弟子，及諸天、阿須倫及鬼神，一佛境界中，持釋迦文佛威神，一切悉見阿閦佛，及見諸比丘不可計皆阿羅漢，諸菩薩亦無央數，以後不復見。
佛語阿難：「譬如見國中人，不復見阿閦佛及諸菩薩、阿羅漢諸經法，索眼不見亦如是。法不見法，法不念法。何以故？諸經法無念不見，亦無所益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諸經法皆空，無所持，亦不可念。譬如幻師化作人，諸經法亦如是，無念亦無痛。何以故？無形故。菩薩作是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作是學，為學般若波羅蜜，悉欲得六波羅蜜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作是學，在諸學中最尊無有及者，百倍千倍萬倍，是為安十方天下。作是學者，困厄苦者悉護視，是為隨佛法學，是為隨佛教。有應學是者，持手舉一佛境界，移著還復他方剎土，以其處人無有覺知者。」佛語阿難：「佛從是般若波羅蜜中學成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，無所罣礙諸智慧法，悉從般若波羅蜜具足成。欲得般若波羅蜜限者，為欲得虛空限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不可盡，十方之事可計，般若波羅蜜事不可計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般若波羅蜜事不可計不可盡，般若波羅蜜本淨。何以故？過去不可復計佛悉從其中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羅蜜亦不增亦不減；甫當來不可復計佛悉從般若波羅蜜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羅蜜亦不增亦不減；十方今現在不可復計佛悉從般若波羅蜜成就得佛，般若波羅蜜亦不增亦不減。是故般若波羅蜜不可盡，虛空亦不可盡。」
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不可盡品第二十六

是時須菩提作是念：「佛所說般若波羅蜜事甚深，是須菩提當作是問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般若波羅蜜不可盡，譬如虛空亦不可盡。菩薩當何因思惟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色不可盡，當作是思惟般若波羅蜜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可盡，當作是思惟般若波羅蜜，十二因緣不可盡，當作是思惟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當作是思惟般若波羅蜜，菩薩當作是思惟十二因緣，適得其中。菩薩初坐樹下時，不共法思惟十二因緣，是時薩芸若智慧悉具足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思惟十二因緣不可盡，作是思惟者，出過羅漢、辟支佛道去，正住佛道。菩薩不作是思惟行般若波羅蜜，及思惟十二因緣不可盡，設不作是思惟者，便中道得羅漢、辟支佛。菩薩不中道還者，用思惟般若波羅蜜，思惟行摩訶漚恕拘舍羅故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思惟視十二因緣不可盡，作是視十二因緣，所視法生者滅者皆有因緣，法亦無有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緣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見色，不見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見佛境界，無有所因法見佛境界，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。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爾時魔大愁毒，譬如父母新死啼哭愁毒憂思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魔愁毒如是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一魔愁毒耶？餘魔復愁毒乎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一佛境界所有魔，各各於其所止處不安。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時，菩薩應行如是者，諸天、阿須倫、龍、鬼神、人若非人，不能害菩薩。若有菩薩欲得佛道者，當行般若波羅蜜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為行檀波羅蜜具足，行尸波羅蜜亦爾，行羼提波羅蜜亦爾，行惟逮波羅蜜亦爾，行禪波羅蜜亦爾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具足行漚恕拘舍羅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若有魔事起，即覺使不至。菩薩悉欲得諸漚恕拘舍羅波羅蜜者，當行般若波羅蜜，當守般若波羅蜜。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守般若波羅蜜，爾時菩薩思惟十方不可計阿僧祇現在諸佛，諸佛本行菩薩道時，悉從般若波羅蜜出生。菩薩作是念：『如諸佛悉得諸經法，我悉當得。』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作是思惟念，如兩指相彈頃，若有菩薩布施具足如恒邊沙劫，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彈兩指頃。菩薩如是行者，為住阿惟越致地，是菩薩為諸佛所念，菩薩終不還餘道，會當得佛，終不歸三惡道，是菩薩未曾離諸佛時。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如兩指相彈頃間，功德如是。何況一日守般若

波羅蜜者，行當如是揵陀訶盡菩薩。揵陀訶盡菩薩，在阿閦佛剎最尊第一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隨品第二十七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何因隨般若波羅蜜教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諸經法無有能壞者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虛空不可盡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五陰本無形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四大本無形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沙羅伊檀六事大虛空無形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發心行佛道無有與等者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發心行願甚廣大，菩薩等心於十方人無有極，佛有四事不護，各各異端無有極，菩薩隨道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菩薩為諸天、阿須倫、龍、鬼神、甄陀羅、摩睺勒、人及非人，作不可計之覆護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十方天下人呼為是我所非我所悉斷之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虛空之中音響無形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譬如大海水不可斗量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譬如須彌山巔珍寶各各別異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釋梵各自有教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譬如月盛滿姝好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譬如日明所照悉至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經法但有字耳，無有處所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般若波羅蜜本無形但有字耳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般若波羅蜜本無所從生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般若波羅蜜等無有異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幻化及野馬但有名無形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地水火風是四事無有極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佛身相本無色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佛境界各各虛空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佛諸經本無說無教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譬如眾鳥飛行空中而無足跡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生死根，波羅蜜力，諸覺禪棄脫三昧定，入禪具足，悉脫愛欲，臨作佛時乃得行是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經法無有極不可盡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經法無所從生，無所因出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臨作佛時諸經法悉具足成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泥洹虛空無所有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經法本無淨適無所因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佛所作為變化無有極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一切無有索菩薩過者，亦無有得佛過者，脫無央數人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諸

佛說經法行道如是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佛所教化等無有異，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當作是隨、當作是念、當作是入、當作是視，去離諛諂、去離貢高、去離強梁、去離非法、去離自用、去離財富、去離僥倖、去離世事，棄身不惜壽命，適無所慕，但念佛所行事安隱。菩薩行能如是者，得佛不久，悉得薩芸若功德不久。如是輩菩薩，不當字菩薩，當字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故。若有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甫當來世為得佛字。佛在者亦當隨般若波羅蜜教，佛般泥洹後亦當隨般若波羅蜜教，當如是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薩陀波倫菩薩品第二十八

佛語須菩提：「疾欲得佛者，索般若波羅蜜，當如薩陀波倫菩薩。於今在上方，過六百三十億佛國，佛名揵陀羅耶，其國名尼遮揵陀波勿，薩陀波倫菩薩於彼間止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薩陀波倫菩薩本何因緣索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乃往久遠世有菩薩，名薩陀波倫，為前世施行功德所追逮，本願所成，世世作功德所致，前世以供養數千萬億佛。時菩薩臥出，天人於夢中語言：『汝當求索大法。』覺起即行，求索了不得，其意惆悵不樂；欲得見佛，欲得聞經，索之了不能得，亦無有菩薩所行法則。用是故，甚大愁憂啼哭而行。譬如人有過於大王所，其財產悉沒入縣官，父母及身皆閉在牢獄，其人啼哭愁憂不可言。薩陀波倫菩薩愁憂啼哭如是。時忉利天人來下在虛空中，觀見菩薩日日啼哭，天人見菩薩至心啼哭，天人即於菩薩父母兄弟親屬交友中，字菩薩為薩陀波倫。
「是時世有佛，名曇無竭阿祝竭羅佛，般泥洹以來甚久，亦不聞經，亦不見比丘僧。時薩陀波倫菩薩於夢中，忉利天人語言：『前世有佛，名曇無竭阿祝竭羅。』
「是時菩薩於夢中聞佛名即覺，覺已即大歡喜踊躍，即棄捐家，入深山中無人之處，棄身無所貪慕而大啼哭，自念言：『我惡所致，不見佛、不聞經、不得菩薩所行法。』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啼哭，時便聞虛空中有聲言：『善男子！可止，莫復啼哭。有大法名般若波羅蜜，若有行者，若有守者，得佛疾。汝當求索是大法，汝聞是法若行若守，佛所有功德汝悉當得之；得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汝悉當得之；汝悉當持經法教十方天下人。』

「薩陀波倫菩薩問虛空中聲：『當何因緣得般若波羅蜜？當到何方求索？當何等方便得之？』
「虛空中聲報菩薩言：『從是東行莫得休息，汝行時莫念左、莫念右，莫念前、莫念後，莫念上、莫念下，莫念行，行時莫念恐怖、莫念喜，莫念食、莫念飲，莫念坐、莫念行道、莫念中止，莫念婬、莫念怒、莫念癡，莫念守、莫念有所得，莫念內、莫念外，莫念色、莫念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莫念眼、莫念耳、莫念鼻、莫念口、莫念身、莫念心意，莫念地水火風、莫念空，莫念人、莫念我、莫念命，莫念有空、莫念無空，莫念行菩薩道，莫念有經、莫念無經，莫念生天上、莫念生世間，莫念菩薩善、莫念菩薩惡，一切所向念悉斷遍無所著。從是東行悉斷念已，作是行不缺者，令得聞般若波羅蜜不久。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，索般若波羅蜜如是，得般若波羅蜜，隨其教者得佛疾，作是精進行者，當疾得佛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聞虛空中教聲，大歡欣，當隨天人之教。虛空中聲復報言：『莫失是教。』作是語已，便不復聞聲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聞是教法，倍踊躍歡欣，隨是教即東行，心適無所著。行中道，作是念：『去是幾所乃當得般若波羅蜜？』作是念已住復大啼哭。
「薩陀波倫菩薩作是啼哭時，上方虛空中化作佛，在空中立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如若所索者甚難，如汝作是精進者，今得般若波羅蜜不久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叉手仰向視化佛，身有金色，身放十億光炎，身有三十二相，見已大歡欣，叉手白化佛言：『願佛為我說經法，我從佛聞經，聞經已，諸佛所有經法我皆欲悉得之。』
「是時化佛語薩陀波倫菩薩：『受我所教法，悉當念持之。諸經法本無，恐懼本淨，無端緒住。諸經法一切無所罣礙，本端無所因住。諸經法本無，所因端緒無所說住。諸經法無所說教，如虛空無形，本無端緒，如泥洹無有異。諸經法如泥洹無有異，無所從生，無形住。諸經法無所從生無形計，如幻無形，如水中見影。諸經法如水中影現，如夢中所見等無有異。諸經法如夢中所見，等無有異，佛聲音都盧見如是，當隨是經法教。善男子！當作是守念。從是東行索般若波羅蜜，去是間二萬里，國名揵陀越，王治處其國豐熟，熾盛富樂，人民眾多。其城縱廣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寶作城，其城七重，其間皆有七寶琦樹，城上皆有七寶，羅縠緹縵以覆城上，其間皆有七寶交露間垂鈴，四城門外皆有戲盧，遶城有七重池水，水中有雜種優鉢蓮花、拘文羅華、不那利華、須揵提華、末願揵提華，皆在池水中生間。陸地有占匐華，如是眾華數千百種。其池中有眾雜琦鳥鳧鴈鴛鴦異類琦鳥，數千百種。池中有七寶之船，

其人乘船娛樂戲池中。城中皆行列五色幢幡，復懸五色幢幡，復有羅列雜色華蓋，城中街巷各各周遍。譬若忉利天上帝釋宮殿，懸幢幡音樂之聲，數千百種日日不絕。譬如忉利天上難檀桓戲盧，其中有音樂之聲，快樂不絕，其城快樂亦復如是。其城中無有異人，皆是菩薩，中有成就者，中有發意者，皆共居其中，快樂不可言。其中所有服飾，玄黃琦珍不可復計。其國中有菩薩，名曇無竭，在眾菩薩中最高尊，有六百八十萬夫人采女共相娛樂。揵陀越國中諸菩薩，常共恭敬曇無竭，為於國中央施高座，隨次轉下施座，中有黃金座、白銀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座皆有雜色文繡綩綖，座間皆散雜種香華，座上皆施雜寶交露之蓋，中外周匝皆燒名香。曇無竭菩薩常於高座上，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，中有聽者，中有書者，中有學者，中有諷者，中有守者。汝從是去到揵陀越國曇無竭菩薩所，自當為汝說般若波羅蜜，當為汝作師教汝。何以故？前數千億世常為汝作師，是汝本發意時師。汝往至師所時，若見若聞，莫得說其短亦莫念其短，汝設見，慎莫疑慎莫怠。何以故？汝未曉漚恕拘舍羅，當諦覺魔事。善男子！慎莫隨，魔教莫用。師在深宮尊貴教，敬當如敬佛無有異。當用經法故，莫念財利貪意心念，所有者當施與師，當樂好恭敬於師。作是行不缺者，今得聞般若波羅蜜不久。』

「爾時，薩陀波倫菩薩從化佛聞是教，即踊躍歡欣，用歡欣踊躍故，即得見十方諸佛三昧。爾時十方諸佛皆讚歎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我曹本為菩薩時，用精進故，得聞般若波羅蜜便成就得薩芸若，亦復當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事不共。我曹爾時亦復得是三昧，爾時諸佛亦復讚歎我曹如是，汝行亦當復如我曹，作是行者菩薩所有功德，汝悉當具足得之。』

「薩陀波倫菩薩從三昧覺，作是念：『諸佛本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』作是思惟已，便復舉聲大哭，復作是念：『諸佛教我至曇無竭菩薩所。』薩陀波倫菩薩便從是去。中道得一國，國名魔所樂國，薩陀波倫菩薩便於城外園中止宿，自念：『佛經實難得，何況乃聞耶？我當供養盡力於師。今我一身加復貧窮，亦無有珍琦好物及華香持用供養於師，如我無所有者，請且自賣身，持用供養於師。』作是念已即入城街里，街里衒言：『誰欲買我者？』

「時魔在城外戲，與五萬婇女共遊戲，遙見菩薩聞自衒賣聲，魔即自念言：『是薩陀波倫菩薩自賣身，欲供養曇無竭菩薩持用索佛。是人當出我境界，脫人眾多。今我且壞乎？令一國中男女，當不見其形、不聞其聲。』
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賣身不售，便自宛轉臥地啼哭，大呼：『欲自賣身持用供養於師，了無有買者。』
「是時釋提桓因遙於天上見薩陀波倫菩薩精進乃爾，自念言：『我當下試之，知為至誠索佛，不但諛諂。』是時釋提桓因來下化作婆羅門，問薩陀波倫言：『善男子！何其勤苦乃爾乎？用何等故宛轉啼哭？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言：『不須問。』
「道人婆羅門如是問至三：『所欲勅使願相語，我欲相佐助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言：『道人欲知者，我自賣身，欲供養於師故。』
「婆羅門語薩陀波倫菩薩：『卿欲供養於師故。』
「婆羅門語薩陀波倫菩薩：『善男子！今我欲大祠，欲得人血，欲得人肉，欲得人髓，欲得人心。卿設能與我者，我益與卿財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大歡欣報言：『願相與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即取刀自刺兩臂，血大出，持與之；復割兩髀裏肉，持與之；復自破骨，持髓與之。適復欲自刺胸時，樓觀上有長者女，遙見之，傷愍哀之。時長者女與諸伎人婇女五百人，相隨來至薩陀波倫菩薩所，問言：『善男子！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，何以故自割截其身體？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女言：『我欲供養於師故，用是故，出血出肉出髓欲賣，持欲供養於師。』
「是時長者女問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設供養於師者，能得何等福？師名為誰？在何方止？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女言：『師在東方，師名曇無竭，當為我說般若波羅蜜。我聞者當行守之，當用疾得佛，我身當得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十種力、四事不護、四事無所畏、十八事不共，當得法輪轉，當度脫十方天下人。』
「是時長者女語薩陀波倫菩薩：『如善男子所言，天上天下無有比。汝莫自困苦乃爾，我自與汝金銀珍寶琦物。我自與五百婇女相隨行，我亦欲自供養曇無竭菩薩，復欲聞經。』
「是時婆羅門語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如是精進難及。欲知我不？善男子！我是天王釋提桓因，故相試耳。欲求索何等願，我悉與卿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天王釋言：『欲哀我者，使我身體平復如故。』菩薩身體即平復如故。釋提桓因即自去。
「是時長者女語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共歸至我父母所，索金銀珍寶琦物，并報父母去。』薩陀波倫菩薩即隨至父母舍。

「女歸以具為父母說是事，父母即報女言：『汝所說甚快，難得聞。我亦復欲與汝共行，自惟年老不能自行，汝所欲得便自說。』
「女言：『我欲得金銀珍寶琦物。』
「父母言：『女自恣取之。』
「女便自取金銀雜寶珍琦好物，盛搗栴檀名香及餘雜碎諸寶蜜香甚多，以五百乘車載自重，五百侍女自副。是時五百侍女皆行報長者女父母：『欲侍貴女隨菩薩行。』報已即相隨俱行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與五百女人輩，稍引導而去。遙見犍陀越國有幢幡，譬如忉利天上懸幢幡，遙聞犍陀越國音樂之聲，復遙見揵陀越國，城上皆有七寶緹縵七重，其下有七寶交露七重，一重間者皆懸鈴，城外周匝遶有七寶樹七重，城外皆有戲盧，男子女人遊戲娛樂其中——中有乘車伎自樂者，中有步行伎自樂者——香風四散分布四出，無不聞者，譬如天香，用是故名為揵陀越國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皆遙見如是。見已，皆大歡欣踊躍，自念言：『我曹義不可於車上載，當下步入國耳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共從西城門入。薩陀波倫菩薩入城門裏，遙見高臺，雕文刻鏤金銀，塗錯五色玄黃，光耀炳然，臺四面四角，皆反羽向陽，懸鈴旗幡，音樂相和。遙見已，問城中出人：『是何等臺，交露七寶服飾姝好乃爾？』
「其人報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賢者不知耶？是中有菩薩，名曇無竭，諸人中最高尊，無不供養作禮者。是菩薩用般若波羅蜜故，作是臺，其中有七寶之函，以紫磨黃金為素，書般若波羅蜜在其中，匣中有若干百種雜名香。曇無竭菩薩日日供養，持雜華名香，然燈懸幢幡，華蓋雜寶，若干百種音樂，持用供養般若波羅蜜。餘菩薩供養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。忉利天人晝夜各各三，持文陀羅華、摩訶文陀羅華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如是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聞是大歡欣，踊躍無極，俱往至般若波羅蜜臺所，持雜華雜香散般若波羅蜜上，持金縷織成雜衣，中有持衣散上者，中有持衣作織者，中有持衣榻壁者，中有持衣布施者。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已，便行至曇無竭菩薩高座大會所相去不遠，遙見曇無竭菩薩在高座上坐，為人幼少，顏貌姝好，光耀明照，為數千巨億人中說般若波羅蜜。
「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見曇無竭菩薩已，皆大歡欣踊躍，持雜種華香散曇無竭菩薩上，復持若干種寶散其上，復持數百種雜色珍寶衣以上菩薩，為曇無竭菩薩作禮，遶八百匝已作是言：『我曹亦當復逮得尊經，亦當復如是。』
「爾時曇無竭菩薩持深經好語，語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言：『多賀來到，得無疲倦。他所勅使、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難。我是度

人之師，適無所愛惜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白曇無竭菩薩言：『我本索般若波羅蜜時，於空閑山中大啼哭，於上虛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身有千億光耀炎出，是時化佛嗟嘆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人索般若波羅蜜，當如是也。」便語我言：「去是東出二萬餘里，其國名揵陀越，廣縱四百八十里，珍寶交露服飾，譬如忉利天上殿舍，有菩薩名曇無竭，於人中最尊，常反覆教人。汝往至彼間，當得聞般若波羅蜜，前世數千巨億萬世常為汝作師，是汝本發意時師。」是時聞師名聲，大歡欣踊躍，不能自勝，用歡欣踊躍故，即得悉見十方諸佛三昧。是時諸佛悉讚歎我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索般若波羅蜜當如是。我曹本索佛時，索般若波羅蜜如是，得般若波羅蜜者自致得成佛如是。」佛為我說經已，便不復見。我自念言：「佛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」持是事，師願為我解之，佛為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』
「爾時曇無竭菩薩報言：『賢者善聽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言：『諾！當善聽。』
「曇無竭菩薩報言：『空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無想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無處所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無所從生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無形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幻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野馬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夢中人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泥洹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想像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佛亦如是。無有生、無有長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無所適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虛空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經果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本端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欲知佛亦如是。』
「爾時薩陀波倫菩薩聞佛深事法，如是比，不可計，不可念，不可量，此大法如是。爾時即於坐上得六萬三昧門。何等為三昧門？無處所三昧，無恐懼衣毛不起三昧，脫諸魔中不恐懼三昧，脫於愛欲之本三昧，脫出格戰離患三昧，不可計向入三昧，譬如大海水不可量多慧所入三昧，在須彌山功德莊飾三昧，五陰六衰無形觀三昧，入諸佛界三昧，悉見諸佛三昧，菩薩守道三昧，諸經法本無形見說三昧，珍寶莊飾三昧，悉學珍寶入三昧，悉念諸佛三昧，菩薩上高三昧，真阿惟越致及法輪為轉三昧，莊佛功德三昧，無瑕穢悉及淨三昧，所聞眾事如大海三昧，無所護無有過三昧，樂經音聲遍三昧，經法章顯其幡三昧，怛薩阿竭身無形入三昧，諸經法無形遍視三昧，菩薩印三昧，怛薩阿竭目見三昧，照明諸境界佛界所願具足

三昧，解十方人難三昧，臨成佛莊嚴三昧，種種雜華異色三昧，多珍寶三昧，法輪常轉三昧，諸音聲遠聞入要三昧，入十方人本三昧，諸三界悉遍至三昧，成諸功德三昧，無有能過六波羅蜜三昧，菩薩坐樹下時壞餘外道羅網三昧，怛薩阿竭現飛三昧，不可復計功德度莊嚴三昧，諸珍寶智慧功德三昧，薩芸若地三昧，悉淨因三昧，悉遍照三昧，悉入十方人生死之根智慧出中三昧，過去當來今現在悉等三昧，如是比等。薩陀波倫菩薩得六萬三昧門如是。爾時曇無竭菩薩起入宮。

道行般若經卷第九

道行般若經卷第十

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曇無竭菩薩品第二十九

「是時，薩陀波倫菩薩安隱從三昧覺起，并與五百女人，共至曇無竭宮門外，門外立自念言：『今我用經法起來，師入在內，我義不可臥、不可坐，須我師來出上高座說般若波羅蜜，爾乃坐耳。』及五百女人亦皆効薩陀波倫菩薩立。
「是時曇無竭菩薩適教殿中諸女，說經道已，沐浴澡洗已，更著新衣，上般若波羅蜜之臺坐思惟，種種三昧悉入，如是七歲不動不搖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亦復常經行七歲不坐不臥。七歲已後，天人於上虛空中語之言：『却後七日，曇無竭菩薩當從三昧起。』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聞天人語聲，自念言：『今我當為師施座掃灑令淨。』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共到說經處，至已特為曇無竭菩薩施高座，時五百女人各各自取著身衣布著座上。
「是時弊魔自念言：『未嘗有是，未嘗見是。是薩陀波倫菩薩為曇無竭菩薩施高座，持用恭敬索佛道，精進勇健無有休懈，得道者出我界，度脫人不可計。今我且中道壞之。』
「是時弊魔悉壞諸菩薩所坐座，皆令曲戾，雨沙礫石荊棘枯骨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見座曲戾污泥不淨，自念言：『今曇無竭菩薩當坐說經，及諸弟子皆當來聽，今我曹當更掃除整頓坐席。』即共掃除整頓諸座已。自念言：『今地大有土塵，恐來坌師及諸菩薩，當共灑之。』周行索水，不能得。何以故？弊魔所作。自念言：『今我曹索水了不能得，當自取身血灑之耳。』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各自取刀處處刺身出血，持用灑地，用慈孝於經法故。
「是時釋提桓因自念言：『世間乃有是人耶？精進恭敬慈孝經師故。』是時釋提桓因到薩陀波倫菩薩所，嗟歎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賢者精進誠難及，用精進慈孝於師故，今聞般若波羅蜜不復久。賢者！他所勅使願相語，有是曹人者，我曹悉當護之，所欲得者悉當與之。』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我欲所得者，釋提桓因自當知之。』
「是時釋提桓因，即化地悉使作琉璃，其上有金沙。釋提桓因使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身體完健平復如故。於坐四面化作琉璃池

水，周匝池邊皆有珍寶欄楯，及七寶池陛，俠陛兩邊皆珍寶之樹，若干百種羅列姝好。
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為諸菩薩儲水。天文陀羅華、曼殊顏華、摩訶曼殊顏華、都雨種種華，凡四千石。釋提桓因持用與薩陀波倫菩薩，語之言：『持是華供養般若波羅蜜，及散曇無竭菩薩及諸菩薩上，及天衣五百領曇無竭在座上坐，持是上之。』薩陀波倫菩薩即悉受之，便為祝願。

「是時曇無竭菩薩七歲以後，從三昧覺起，到高座上，并與四萬億菩薩共坐，有於前坐者甚眾多。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俱皆散華，并持栴檀搗香、蜜搗香，雜碎珍寶，都持散曇無竭菩薩及諸菩薩上，前持頭面著足已，遶三匝却住，以微意視曇無竭菩薩。

「是時曇無竭菩薩，都大會壁方四十里，滿其中人。是時曇無竭菩薩四向視諸來會者，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用欲得經法故，即為薩陀波倫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言：『善男子！且聽。諸經法悉等，般若波羅蜜亦悉等如是。諸經法本端不可計如是。怛薩阿竭智慧無所罣礙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罣礙如是。譬如幻人無形，般若波羅蜜亦無形如是。譬如風無所罣礙，般若波羅蜜亦無罣礙所有如是。本端不可計，般若波羅蜜亦不可計如是。一切我所悉斷本淨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無如是。譬如夢中與女人通視之本無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無如是。所名本無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無如是。阿羅漢、泥洹、空無所生，般若波羅蜜亦空、無所生如是。怛薩阿竭般泥洹本等無有異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等無有異如是。譬如然火，火即時滅之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般若波羅蜜本無從來，去亦無所至如是。譬如夢中見須彌山本無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無如是。譬如佛現飛，般若波羅蜜現無所有如是。前於愛欲中相娛樂計之無所有，般若波羅蜜計之亦無所有如是。人名及聲無所有，怛薩阿竭亦無所有，於前見者念所作因見，般若波羅蜜念所作本無所有如是。譬如幻師化作象本無所有，般若波羅蜜亦本無所有如是。譬如虛空適無所住，般若波羅蜜亦適無所住如是。譬如幻師學無所不至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不至如是。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亦不可合為一，般若波羅蜜無過、現當作是知。名本無形字無有形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不至，亦無所不入，亦無所至，亦無所入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空無所有故。譬如虛空，無所不至，無所不入，亦無所至，亦無所入。何以故？空本無色，般若波羅蜜如是。般若波羅蜜如是。般若波羅蜜者，亦入於地、亦入於水、亦入於火、亦入於風、亦入於空，亦入於彼、亦入於此，亦入於色、亦入於痛痒、亦入於思想、亦入於生死、亦入於識，亦入於人，亦入於壽命，亦入於生，亦入於有德、亦入於無德，亦入於欲、亦入於不欲，亦入於有、亦入於無，亦入於想、亦

入於無想，亦入於願中、亦入於無願中，亦入於無生中、亦入於不生中，亦入於日月、亦入於星宿，亦入於阿須倫、亦入於龍、亦入於鬼神、亦入於揵陀羅、亦入於迦留勒、亦入於甄陀羅、亦入於摩睺勒、亦入於羅剎、亦入於鳩垣，亦入於薜荔、亦入於禽獸、亦入於泥犁，亦入於蜎飛、亦入於蠕動、亦入於蚑行、亦入於喘息，亦入於貧賤、亦入於富貴，亦入於賢者、亦入於仙人，亦入於須陀洹、亦入於斯陀含、亦入於阿那含、亦入於阿羅漢、亦入於辟支佛、亦入於菩薩，亦入於佛，亦入於泥洹、亦入於四意止、亦入於四意斷、亦入於五根、亦入於五力、亦入於七覺意、亦入於八道，亦入於有智、亦入於無智，亦入於十種力、亦入於四無所畏，亦入於佛經、亦入於世間經，亦入於巫祝、亦入於不巫祝，亦入於宿命，亦入於所行，亦入於展轉生死中，亦入於勤苦、亦入於不勤苦，亦入於自在、亦入於不自在，亦入於度脫、亦入於不度脫，亦入於好中、亦入於不好中，亦入於善中、亦入於不善中，亦入於黠中、亦入於不黠中，亦入於明中、亦入於不明中，亦入於過去、亦入於當來、亦入於今現在，亦入於可見、亦入於不可見，亦入於教、亦入於法，亦入於有、亦入於無所有，亦入於一切有形、亦入於一切無形。』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如是比，曇無竭菩薩為薩陀波倫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所入處，如是說晝夜七日。是時人聽經，呼如飯時頃。何以故？曇無竭菩薩力恩。是時薩陀波倫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，大歡欣踊躍，及五百女人共持天衣及八百石雜寶，供養上曇無竭菩薩。釋提桓因持天摩訶文陀羅華，散曇無竭菩薩上，及散諸菩薩上，持用增益功德。是時一佛境界中一切樹木——藥樹果樹，諸雜寶樹——悉傾曲躬，為曇無竭菩薩作禮。天雨蜜香之華，其華之香聞一佛界中，一切人聞此華之香，各各遙見曇無竭菩薩在高座說經，并復見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，一切人心皆柔弱歡欣，皆遙為曇無竭菩薩作禮，其國中悉震動。是時數千巨億萬人悉得無央數經法，不可復計菩薩皆得阿惟越致。

「長者女及五百女人，白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我曹輩願為師作婢，願持身命自歸，願為師給使，共持五百乘車珍寶所有以上師。何以故？今師為我故甚勤苦，我曹持師以當佛無有異。我曹蒙大恩，乃得聞尊經好語。既聞經已，無有狐疑大如毛髮。今我曹持身為師給使，如是數千億萬劫，尚未能報須臾之恩，用得聞尊經故。』
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悉受五百女人，及五百乘車珍寶既受，用道德故既受已，薩陀波倫菩薩欲持上師，白曇無竭菩薩言：『願持身自上，及五百女人、五百乘車珍寶以上大師，哀我曹輩，願當受之，當使我曹得功德。』

「是時曇無竭菩薩欲使薩陀波倫菩薩成其功德故，悉受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車珍寶。既受已，復持反遺薩陀波倫菩薩，即自言：『持五百女人為汝給使，及五百乘車珍寶。』
「是時，忉利天上諸天人，各各而嗟嘆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薩陀波倫菩薩所有者悉施與師，是意難得。』是時數千巨億天人，共來到曇無竭菩薩所聽經。
「是時薩陀波倫菩薩大歡欣踊躍，即於坐上得六萬三昧門。何等為三昧門？願樂三昧，威儀三昧，勸德三昧，月盛滿三昧，日光焰三昧，怛薩阿竭行三昧，悉念佛三昧，菩薩所生三昧，樂智慧三昧，度脫堅住三昧，諸境界中無所住三昧，國土種種嚴入三昧，怛薩阿竭相無相入三昧，十方人無形印封三昧，怛薩阿竭出坐三昧，無所畏樂三昧，棄捐珍寶三昧，怛薩阿竭力莊嚴三昧，諸經法悉明樂三昧，說無所從來解事三昧，淨如梵人三昧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悉等入三昧，本端當來端無所住三昧，莊嚴佛藏三昧，佛音聲響悉成三昧。如是三昧得六萬門。
「薩陀波倫菩薩從三昧覺，得智慧力，悉入諸菩薩經法中。薩陀波倫菩薩白曇無竭菩薩言：『師願說佛音聲，當何以知之？』
「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倫菩薩言：『賢者明聽！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，有木、有柱、有絃、有人搖手鼓之，其音調好自在，欲作何等曲。賢者欲知佛音聲亦如是。菩薩有本初發意，世世行作功德，世世教授，世世問佛事，合會是事乃成佛身，佛音聲亦如是。其法皆從因緣起，亦不可從菩薩行得，亦不可離菩薩行得，亦不可從佛身得，亦不可離佛身得。賢者欲知佛身音聲，共合會是事乃得佛耳。復次，賢者！譬如工吹長簫師，其音調好與歌相入，簫者以竹為本，有人工吹，合會是事其聲乃悲。成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身，不以一事，不以二事成，以若干百千事，若世世作功德，本願所致，亦復世世教人，用是故成佛身相及諸好，悉見如是。譬如佛般泥洹後，有人作佛形像，人見佛形像，無不跪拜供養者。其像端正姝好，如佛無有異，人見莫不稱歎，莫不持華香繒綵供養者。賢者呼佛，神在像中耶？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言：『不在中。所以作佛像者，但欲使人得其福耳。不用一事成佛像，亦不用二事成，有金有黠人，若有見佛時人，佛般泥洹後念佛故作像，欲使世間人供養得其福。』
「薩陀波倫菩薩報師言：『用佛般泥洹後故作像耳。』
「曇無竭菩薩報言：『如賢者所言，成佛身亦如是，不用一事，亦不用二事，用數千萬事。有菩薩之行，有本索佛，時人若有常見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變化飛行，及成諸相好。成佛如是。

「『賢者復聽！譬如鼓，不用一事、不用二事成，有師、有革、有桴、有人擊之，其聲乃出。賢者欲知佛，不用一事二事，用若干千眾事乃成之。有初發意，有六波羅蜜行，曉知本無，本無無所從生之事，坐於樹下降伏於魔，諸經法悉曉知如幻無有異，用是故成佛身。

「『賢者復聽！譬如畫師，有壁、有彩、有工師、有筆，合會是事乃成畫人，欲知佛身，不用一事成，用數百千事。菩薩有本行布施，有持戒不犯十事，常隨善師，常等心念十方人，無有能壞者，世世見佛，聞菩薩行事堅持不忘，世世不諛諂常行至誠，賢者欲知成佛身如是。

「『賢者復聽！譬如阿迦膩吒天上天人所止觀殿，光耀悉照天上端正姝好，如天上殿舍，亦不自作，亦無有持來者，亦無有作者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因緣所生。其天人本作功德所致，用於此間布施故，得生其上，在殿舍中解止，用是故，其人得宮觀。賢者欲知佛身，因緣所生，用世間人欲得見佛故，其人前世有功德，其人遠離八惡處生，其人黠慧信於佛。賢者欲知成佛身，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無有作者，亦無有持來者，本無有形，亦無所著，如阿迦膩吒天上宮殿。佛所以現身者，欲度脫世間人故。

「『賢者復聽！譬如山中響聲，不用一事，亦不用二事所能成，有山、有人、有呼、有耳聽，合會是事乃成響聲。賢者欲知成佛身，如是無有形，亦無有著，因緣所生，世世解空，習行空，一切生死無死生為因緣，佛智悉曉本無死生，本亦無般泥洹者。佛作是現世間、作是說，賢者欲知佛身如是。

「『賢者復聽！譬如幻師化作一人端正姝好，譬如遮迦越羅無有異。所語，眾人聞之無不歡欣。人有從索金銀珍寶者，皆悉與之。有所愛重被服，人索者悉與之。王在眾人中坐起行步皆安詳，人有見者莫不恭敬作禮者。幻人不用一事二事成，有幻祝，有聚會人，隨人所喜各化現，中有黠者同知是為化人作，是現化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，知之本空化所作，黠者恭敬作禮不著。賢者欲知成佛身如是，因緣所作，用數百千事乃共合成，有菩薩之行，有功德、有勸助德，令十方人使安隱，具足菩薩願者，欲知成佛身者如是。賢者欲知佛為人故，分布經無數授與人，各各使行禪三昧思惟分別，為人說經各各使學。如是諸天人民聞之，莫不歡欣。中有自貢高者，中有不知慚者，中有婬亂者，中有慳貪者，中有強梁者，中有自用者，中有喜鬪者，中有不用諫者，中有為婬怒癡所覆者，中有行惡不可計者，佛在眾人中央端正姝好，坐起行步安隱，佛眾惡已盡，但有諸德，佛皆使人得安隱，佛亦自行佛事，佛本自空無所著，如幻人所作。菩薩現身如是端正姝好，雖見之不著，亦無諸想

之意，雖知之無所有，恭敬作禮供養無極。賢者欲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諸佛，皆從數千萬事各各有因緣而生。菩薩當作是念，當作是習，當作是守，菩薩作是行得佛疾。』

「是時曇無竭菩薩說佛身時，四萬八千菩薩即解得盡信之行，百億菩薩悉得諸陀隣尼法；二百億菩薩得無所罣礙，問皆能報；四百億菩薩皆得阿惟越致菩薩；八萬億菩薩皆得阿闍浮行住法。是時天文陀羅華、摩訶文陀羅華，雨散曇無竭菩薩及諸菩薩上。曇無竭菩薩持威神，都盧一佛之界，諸有音樂皆自作聲，數千萬天人從空中散天衣，雨曇無竭菩薩及諸菩薩上，諸天於空中作音樂，共樂曇無竭菩薩，諸天衣皆行列覆一佛界中，天燒蜜香遍至，其分散亦悉遍至，一佛界中地悉動，諸菩薩悉見十方無央數佛。是時諸佛悉遙讚歎曇無竭菩薩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』

「是時，諸佛授薩陀波倫菩薩訣：『當作佛時，汝却後當來世，作佛名迦摩迦提陀頗羅耶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。汝作佛時，正當號如是。時五百女人，却後稍稍皆當作佛。』

「如是曇無竭菩薩世時，五百女人即化作男子，後世世生者常不離諸佛國。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人，世世常高才，常當教天下人。」

佛語須菩提：「若有菩薩在事欲得佛者，若見現在佛，若佛般泥洹後，欲索般若波羅蜜者，常精進，常當恭敬於般若波羅蜜，當如是薩陀波倫菩薩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囑累品第三十

佛以手撫阿難肩三反，佛語阿難：「我囑累汝是般若波羅蜜，諦持諦念。阿難！是般若波羅蜜以相累，常持諦了了，取字諦了了，念書作字莫使缺減，諦視書莫左右望，一切恐是有難，諦是經中莫令字少。我累汝阿難是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是經，阿難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無有盡經藏，是經鎮諸法，悉從是經中出諸所有。阿難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所為人民說經，所出不可計經卷，種種異慧，若干種經卷，所見人民，若干種所喜，各各隨所行，人民道經所入慧所說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所說，是一切皆從是般若波羅蜜藏中出諸所有經法。阿難！若干種所見相，種種所行，若干種根，若干種黠，若干種癡，若干種慧，人民輩所求盡所求慧，怛薩阿竭悉都盧。阿難！悉從般若波羅蜜中出，悉知曉如是。阿難！般若波羅蜜是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母，是諸慧明，是我身，皆從是中出，從是中生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汝敬我所語、敬我法，若敬愛承事我，汝自敬身於佛，汝有慈於佛，汝有孝於佛，一切恭敬於佛所，汝持是慈孝恭敬於般若波羅蜜中。如是，阿難！汝恭敬於是中，悉為供養諸佛已，持是累汝。阿難！汝所當作者悉為已，汝身亦有慈，口亦有慈，心亦有慈，汝有孝於佛，不言無有孝；汝常得佛時，不言不得時；汝常如法，不言不如法；汝心常淨潔無瑕穢，汝見佛不言不見佛，汝如是，悉為報佛恩已。我語汝，阿難！是般若波羅蜜從中亡一字，汝捨汝擬不書，汝虛，以無有慈孝於佛所，汝以不復見我。阿難！汝以不復恭敬於佛。阿難！汝以不復隨佛教。阿難！汝以不復承事用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汝所恭敬於佛以來，為了無復有供養佛，設從是般若波羅蜜中，亡一句一言若擬置，以為背佛恩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是般若波羅蜜，汝諦受諦念，用慈孝於佛故，承用教故，都盧是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佛天中天所施教，用是供養，若於薩和薩為極大慈，具諸菩薩當視如見佛，當恭敬諸佛法。汝以親近持佛藏，作是諦念：『於是般若波羅蜜，當諦取，莫得失一字。』佛般泥洹後，汝當護是經莫令減少，當持授與菩薩摩訶薩是諸佛經藏。阿難！我手付汝，汝當持授與菩薩摩訶薩持是。阿難！菩薩所作功德，勤苦死生牢獄悉破壞，諸無知者為繫著悉得救解，諸魔官屬無不降伏，諸所欲法悉除去，正上佛坐，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以成佛道，諸人民無目者愚癡者悉當開解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正第一大道無有兩正，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慧，是為般若波羅蜜決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我般泥洹後，都盧三千大千國界其中人民，汝悉教入經法中，悉令成就得阿羅漢道，日日教乃爾所人，如是一劫若百劫，悉為說經令般泥洹。雖爾，汝常不具足承事我，汝不如持是般若波羅蜜中一句教菩薩學，如是為具足承事佛已，為具足供養。」

佛言：「我今於是稱譽汝，囑累般若波羅蜜，至一劫百劫不能竟，我今麁演說耳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我今問汝，汝當說。」佛從袈裟中出金色臂，舉右手著阿難頭上，摩阿難頭，持手著阿難肩上，語阿難言：「云何，阿難！汝慈於佛不？」

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，自當知。」如是至三。

佛復問阿難：「云何，阿難！汝孝於佛不？」如是復三。

阿難言：「佛天中天，自當知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阿難！汝有慈於佛，所以為報佛恩。阿難！汝極尊般若波羅蜜致重敬，慈於是句，心所念句，當令了了分明心所念，餘悉棄之，一切心於是中。書具經正字頭角所，持時學時，當諦授

與菩薩摩訶薩，與好長素卷，善書令經上下句相得，書時當得好筆書好素上，當自歸承事作禮供養，好香成搗雜香澤香繒綵華蓋旗幡，悉如天上所有香，著油麻中，所淨潔油麻好燈炷，自歸頭面著地，却然燈炷，加敬作禮承事。」

佛說是般若波羅蜜時，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在眾弟子央坐。

佛年三十得佛，十二月十五日過食後說經。佛說經已，諸弟子、諸菩薩，諸天、諸阿須倫、諸龍鬼神諸人民，皆大歡欣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道行般若經卷第十

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.tw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投入歷代重要佛典的數位化工作，逐步建置CBETA 電子佛典集成，保存大量的珍貴佛教文獻，促進佛典流通與應用。

在數位化過程中，我們考證修訂佛典用字，並整理新式標點，確保文獻可信、清楚、易讀。CBETA 電子佛典已成為許多人日常使用的公共資源，相關成果亦獲得國際學界的肯定。CBETA 不僅持續提升文獻及資訊服務的品質，也密切關注最新的資訊人文技術，提供與時俱進的更新。

近年來，隨著閱讀習慣與知識傳遞方式的改變，CBETA 開始導入 AI 技術，回應現代人對於讀經的理解需求。透過語意搜尋與 AI 翻譯等新功能，降低現代人閱讀古漢文佛典的門檻，讓原本想親近卻不知從何入手的讀者，能夠更容易理解佛法義理，並將佛法運用於日常生活。

為了提供高品質的電子佛典，CBETA 有許多看不見、卻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與技術投入。我們非常需要您穩定而長期的支持，幫助我們持續推動這些工作。

我們不只保存佛典，我們更致力於讓現代人願意親近佛典、應用佛法。誠摯邀請您以行動支持 CBETA，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佛典、體會佛法的美好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
—— CBETA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